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八十一
清・同治五年刻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存誠齋文集
慎思居存稿

（合訂本）

撰著不詳
湯修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桴詠齋文集

曾紀澤署檢

同治五年春刊

於皖江藩署

序

蘭覩皖學得與何小宋方伯為寮友辱以同館之誼相見觀其政事文章尺步繩趨常恐稍有越畔心服其學有本原久之始知其出於尊人雲晐先生教也後以花間補讀圖請題先生賜以長句豪情揮灑神駿似少年爰脩後進禮晉謁蒙不以為庸下而鄙棄之傾懷談藝推愛如素識者出存誠齋文集見示屬為校勘反覆讀之始知向以學業文詞相推者猶未足盡先生也先生抱經濟才少日讀書研究經史尤留意於韜略作宰西川歷任繁劇於山川形勢阨塞之區悉心措置所至吏民愛之權屏山時猓夷

叛廣設方略捕獲殆盡窮遠野夷滋事承檄往討率兵至西昌平之悉降其衆集中於論蜀西南徼地理民俗指畫大勢籌所以綏來而絕後患者惓惓三致意焉上官重其才而不能盡用其言及方伯貴遂就養皖城年將八十神明不衰手一編終日危坐不輟興酣手挽強弓發矢命中見者咸歎爲具文武才以不竟其用爲可惜不知先生以爲官無論高卑但得施展所學有裨於國計民生即足償平日讀書之志乃者出其緒餘培養令子爲　國家重臣澤及天下其有益於世者顧不重且大哉至文之出入唐宋大家沛然西注有磅礴無前之概見識之超特氣度之

閎遠亦時時見於議論卓然傳世無疑無俟鄙人之揚扢而以淺見寡聞如蘭者綴名簡末附之以傳亦厚幸也夫

同治丙寅二月既望愚姪姚江朱蘭拜譔

序

昔昌黎韓子以文雄於時其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小大與聲之高下皆宜昌黎之論善矣而非其至也文章之道發於性情根於學術理足而氣輔之斯爲至耳香山何小宋方伯封翁雲畡先生少而好學老而彌篤筮仕西蜀以經術飾吏治卓然有聲尤長於折獄積年疑案一鞫即服稱爲神明公暇輒手一編寒暑不輟時以其緒餘發爲文章隨其意境所至不拘一格各盡其妙沛乎若層波之赴壑也飄乎若晴雲之裊空也悅悅乎若雲車風馬倏忽而有無也彬彬乎又若曳裾鳴珮相周旋也洋

洋乎渢渢乎如瓊璈玉管金石並奏而五音六律還相爲宮也淵乎寂乎若深林落日悄無人跡又若幽蘭生於空谷不言而自芳也如遊名山然朝暮而景百變得毋靈氣往來之所爲也乎然其指陳之剴切斷制之精嚴敘述之婉摯論據之堅確則非深明道要洞達治體者不可以强能然則先生之文其殆主於理勝而非徒求之於氣歟抑又聞先生精通韜略西蜀邊境猓夷時出爲患郡邑苦之先生權篆屏山甫兩月卽以計擒斬數十人並奸民之爲賊諜者猓夷讋服不敢復犯咸豐中甯遠野夷叛所屬之越巂冕甯西昌焚掠數百里大府檄提軍率大兵進剿越

覓而以西昌屬先生剿治分兵不逾千人先生冞入險阻擒其巨憝餘皆投戈乞降先生諭以禍福爲立約十二章而去西昌無事至今賴之嘗援考古今兵略撰武備輯要一書自兵機陣勢及風角鳥占靡不具載簡而賅博而精蓋有文事必有武備先生足兼之矣壬戌之冬先生就養來皖濬以年家子獲拜謁階下先生不鄙棄之鐫誨備至又出所著存誠齋文鈔授之讀且命爲序濬愚且陋不足窺見先生之萬一又不敢以不文辭重違長者之命爰舉所聞師友論文之旨並及先生爲政之方略使人讀先生之文者知文章根於學術而反求於窮理養氣之本庶有

當於先生之意否耶

同治四年仲夏之月年愚姪閩縣陳濬謹識

序

予與小宋方伯同官皖江性情既洽蹤跡漸親見其持躬清而近情馭吏寬而不弛不事矜張百廢具舉起家文學侍從雖老於吏事者咸相顧驚詫自以為不及心竊異之時封翁雲畡先生就養在署暇嘗修子姪禮晉謁先生年已七十有五精神視履如四五十許人曾官蜀中四十餘年循良之譽至今嘖嘖在人口間為談官蜀時吏事興革利弊與夫形勢險易阨塞之故如燭照數計娓娓不倦尤精孫吳之學每以不獲請纓為憾嘗云苟有以軍事相委者猶能據鞍顧盼效趙充國馬伏波之所為夫乃歎先生

經濟之才之大雖不竟其用而方伯熟聞庭訓用以造福東南固有所受之也先生性躭著述老而彌勤因請讀所著存誠齋古文十二卷則又與先生所談及方伯所施於政事者若合符契此豈先生一家之言哉固天下後世凡爲政者所欲紬繹諷誦奉爲圭臬者也是宜急付手民以廣其傳吾知先生之造福於將來者更未有艾矣

同治丙寅四月愚姪新建吳坤修謹序

評語

捧讀大集議論崇閎文情斐亹有韓潮蘇海之觀兼貫茂董醕之妙具此長才定遇知已佇見展施素志惠濟蒼生可預卜也豈久屈百里者哉亟宜付梓以廣其傳

紫垣潘時彤

長於持論而一規於正洋洋灑灑振筆疾書含經茹史準情酌理善溯古人未發之蘊而補其遺無偏頗之見無依傍之習具此長才可以作史

禪生王濟宏

論傳則胎息馬班記叙則肩隨韓柳根據前賢而不落窠

曰兼綜衆說而自出機杼蓋見理眞持論粹運以妥帖排奡之筆故能無窮出淸新言人所不能言而適如人意所欲言必傳無疑

雨農馬恩溥

古文體例最嚴非胎息元氣者不能作作亦不工學者率爾操觚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溥書鞅掌中久已成廣陵散矣合觀大集無體不具如綏邊策奏諸作洋洋千言馬伏波之聚米爲山也其尙論古人處九目元如炬眞有合於記序用斂筆論辨用縱筆之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解人不當如是耶壯悔小倉而外又當別樹一幟拜服之至

衡農錢召棠

存誠齋文集卷一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瓊璐珂同校

秦論

秦之亡具載史策而賈長沙三論言之已詳茲不備論請論其興夫春秋戰國時諸侯之彊固莫秦若也人咸知其彊而莫知其所以彊說者謂地阻崤函雄關百二帶河被山沃野千里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進則可戰退則可守此秦之所以彊歟此知其末而未探其本者也地利固戰守之助也然使無賢君哲士經營於其間亡且可立待安望興乎若秦果以地險致彊當子嬰之時何陳涉以一匹

夫奮身畎畝攘臂振袂而起子嬰已銜璧於軹道耶當是時雄關沃野豈異疇昔哉胡前以區區千里之地鞭笞天下而有餘後混一海宇以六合爲家八藪爲囿奄有華夏臣妾萬國制一匹夫而不足耶無他仁與不仁得士與失士故耳不仁則天下叛之仁則天下歸之拒諫則士去之禮賢則士附之國家理亂興亡視此而已昔晉世受秦德而晉以怨報之是晉固秦仇也魯僖公十三年晉洊饑丕豹請伐之秦穆曰其君是惡其民何辜於是輸之粟雍絳相望命曰泛舟之役而晉勿德復屢侵秦已而晉又饑秦復恤之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於戲秦穆之言藹然仁者

之言也湯之遺葛奚以異此當孟明之虜於晉也穆公贖
而歸之迎而勞之引咎自責增德脩政故孟明卒報晉於
彭衙封殽骸而還君子曰于以釆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穆公有焉昭王之見范雎也長跽三請尊爲仲
父故雎教以遠交近攻之策始蠶食諸侯日益彊大惟秦
能尊賢禮士也故四海英彥歸之者衆於是百里奚蹇叔
公孫支接軫而來穆公以之并國數十稱霸西徼商鞅來
於魏孝公以之闢地千里民殷國富惠王用張儀舉三川
吞九夷諸侯連衽而朝頃襄用白起六國不敢陳兵函谷
蔡澤相而燕太子入質王翦將而一天下成帝業所用之

人才雖優劣不同而其君之能下士則一此秦之所以興也果以險云乎哉迨始皇幷天下心滿氣驕以爲天下莫已若也於是遠正直邇邪諂建阿房築長城竭天下之財拂天下之情焚書坑儒欲驅而歸於愚不知賢哲天生未可愚也滅先王之道欲天下之人不知桀紂爲非不知桀紂之道不可以治天下也箝天下之口欲人不敢揭己過不知已過不聞政事不可問也嚴刑峻法以威天下之衆使畏威懾伏不知畏懾之極反爲我讐也卒至天怒於上民怨於下二世不能矯其失又從而繼之窮奢極欲誅戮忠良當此之時非無一二深知遠慮之士但言未終而身

巳膏斧鑕故皆重足結舌莫敢抒其盡誠然所以不遽亡者以始皇之餘烈猶在也及子嬰之際土崩之勢巳成雖有聖智亦難善其後矣再傳而亡不亦宜乎吁國家興亡其在仁與不仁得士與失士乎

吳越論

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余讀吳越春秋觀其敬怠之際興亡修短係之嗚呼書言固可忽諸闔閭襲位雖不以正然逆取順守任用伍員孫武上下　德遂致富强滅勁楚破越於夫椒北威齊晉幾成霸業何其盛哉夫差承祖父餘烈始痛先人之亡尙勤國政早朝晏罷旰食宵衣使人呼名以自警故能南報越稱霸中原闢地千里臣妾句踐越之不亡者若髮使晚節末路始終無怠任用乃祖舊臣旁求俊良委國以聽吳祚其可量哉乃狃於常勝輕肘腋讐仇之勁越而遠事齊晉濫用其鋒外結四鄰之釁

内饕府庫之積又驕盈汰侈築姑蘇之臺殫民之膏疲民之力奪民之時招民之怨當是時道死巷哭者溢道衢罔或之卹百姓能爲之同仇乎子胥忠臣也賜之屬鏤公孫聖直臣也膏於鐵鎚惟奸佞是親聲色是好臣工能爲之戮力乎此自儆以授越也滅吳者非越也吳也非句踐也夫差也其自剄於秦餘杭山也非不幸也宜也當吳之亡也犀甲吳鉤猶是爭長中原之故器也壯士健馬猶是爭長中原之故旅也非小弱也然一　財墜地者上下心離也周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其是之謂乎勾　踐始臣僕於吳棲身會稽執廝養之事供賤隸

之役屈身辱行處之恬然及幸脫虎口卽登進賢良范蠡文種計硯曳庸苦成皐如扶同之徒復同心戮力內修厥德外勤厥政緩刑薄賦恤凶賑困實府庫墾田疇君臣臥薪嘗膽者二十有一年卒滅吳湔會稽之恥跨有江淮南連閩越西威強秦將卒戒其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允常之德仗天之祜以摧吳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愼之哉始終之際敬愼如此而後人復能恪守先訓奮發以繼前烈故稱霸數十年至楚威王始滅之興亡修短之間豈有數乎敬與怠爲之也然句踐天資刻薄功高不賞致范蠡有五湖之遊文種有狗烹之悲遂爲漢明作偏眞忍心

人哉

百里奚論

百里奚秦之賢相也其未遇也卑躬折節與庸人等及其相秦穆也秦以之富彊益國十二闢土地千里三納晉君一定荆楚遂覇西戎爲天下雄以六國十倍之地不敢西窺奚亦能矣哉然奚固虞人也始仕虞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虞虢固輔車相依者也虢亡而虞滅可翹足而待矣當是時宮之奇諫不聽曰虞不臘矣遂舉族行奚獨默然蓋知虞公難以口舌爭也雖然君子身居草野心不忘君昔齊欲伐魯孔子憂之迺使子貢說吳伐齊魯患以解豈孔子不足法歟况春秋之時諫無專官雖士

庶工賈咸得獻其忠愛之忱使奚當時能剴切強諫幸而虞公聽之是以一言而安父母之邦也即不幸而虞公不聽吾言亦足不朽吁予既奇奚之才偉奚之勳而於此又不能無憾於奚也已或曰百里奚楚人也仕於虞

季札論

上古立賢中古立長立嫡是立賢長與嫡皆先王之禮也禮之所在君子踐之不必過爲名高故季歷傳位聖人未嘗非之也義之所在君子行之似尤不必過爲名高故堯繼摯帝聖人尤無有非之者何則禮所在卽義所在也君子奚讓焉聖人奚非焉吳王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札賢父欲立之札辭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遂止當時之讓義也蓋樊長也嫡也重天倫也讓可也讓祭眛也亦曰長也天倫也讓亦可也迨眛卒天倫父命以長以賢當立者惟札也固辭

何也使札果立也闔閭窺竊之心未敢萌也何也必曰是固吾先祖之所欲立也前數君之所固讓也且賢與長也篡弒之事必不敢爲也僚之所以弒也曰非長也非賢也篡弒之所由起也嗚呼既弒其父又殺其子一門之內干戈相向備極凶殘闔閭何其忍哉然啓之者札也嘗札之出使而歸也未知悔與否也其讓也自爲謀則得矣使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再傳而亡社稷邱墟太伯仲雍之鬼不得血食若爲國謀則計未始非失也雖然太伯仲雍以讓位而逃若札者所謂無忝爾祖者非耶天下後世之爭攘篡奪者視札能無愧耶如札者殆與夷齊並傳可也

淮陰侯論

何子夜讀忽廢卷太息有客款扉而入曰子何讀而歎乎曰淮陰侯韓信傳也客曰淮陰以不世之才建不朽之勳裂土分茅名垂終古烏乎歎子得毋以其不克終臣節而不足之耶曰否淮陰短於智余是以歎客曰子何言之謬乎當漢楚爭鋒羣雄競起信以數萬之衆轉鬬中原虜韓魏舉燕代復引罷敝之師不終朝破趙數十萬衆於井陘旗幟東指又下齊七十餘城以項籍之勇喑嗚叱咤萬人皆廢而信敗之如拉朽使到於烏江曾未兩年滅六國埽蕩羣雄奄混一寰區於漢高之手竊以爲不智者未能若

定也子得毋謬乎何子曰嘻淮陰將略殆上儕孫吳下視頗牧求之古良將誠未易多得若智則未可與言也夫明哲足以保身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大智容貌若愚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淮陰不知此致身隕鐘室赤及三族烏得智蒯通曰勇力震主者危功高天下者不賞旨哉斯言使淮陰智如范蠡子房明急流勇退之義功成身退何至身名俱隕哉又使淮陰智如守信汾陽解兵柄辭高位以消高祖之疑謙恭遜讓以避同 癸之讒未必不如蕭曹之克保令終也淮陰不

知此始下齊遂有假王之請此召禍一也及克趙高祖方圍困滎陽成皋間淮陰不知勤王致高祖自稱漢舍人馳入趙壁奪其印符此召禍二也傲慢足以喪身矜盈足以取禍當雲夢被擒困處長安因論兵猶曰臣多多益善陛下不過將十萬無論才高招忌而揚已抑君爲其上者孰能堪此此召禍三也諸侯驕人則失國大夫驕人則失家樊噲雖出身微賤亦元勳也見淮陰傴僂磬折而淮陰睥睨自若且曰生乃與噲等伍此召禍四也其徙封楚也出入陳兵自招物議此名禍五也有此召禍之道五且值高祖忌刻殘忍之主烏得不身喪名辱此余所以長太息也

客曰淮陰之被禍也史實言其叛反叛伏法宜也子以殘忍咎高祖又得毋謬乎何予曰噫此固燭影斧聲千古疑案非予所知也善哉孟子之言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豈足盡憑信哉況其間之黨同伐異賢愚或出於愛憎是非遂陷於疑似昔陳壽撰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壽向其子索米千斛許立佳傳子弗與傳遂不立壽父為馬謖參軍謖誅壽父亦髡遂議武侯不長於將略吾知古人以無米而不傳者未必獨儀廙以私怨受訾者亦不獨武侯也在明者察之而已夫人生古人之後事非當時目擊然而剖判隱微古人不得逃吾之鑒者察其言行心迹可得

而知也淮陰不叛其證亦有五當淮陰虜魏舉趙破燕乘勝而東田齊以亡所向無前當是時漢楚皆在其掌握之中信如果反必於此時與楚連衡爲鼎足之勢信不爲此其不反一也及高祖數奪其精銳蒯通知功高之不賞也遂假相背以動其心剴切敷陳而淮陰不爲動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何忍負之卒不聽蒯通之策遂破楚此不反二也及天下既定徙王於楚有告其反者高祖因僞遊雲夢以禽之夫人心虛則生疑當高祖提兵南下之際信如果反必發兵以拒高祖而信曾拒之乎是無反狀也使信有反心耶亦必託病不朝以瞻動靜豈肯自投

羅網哉而信僞託病不朝否是無反心也反狀未形反心未露謂之曰反不亦冤乎此不反三也高祖忌信才久欲殺之信果反雲夢之役焉能貸其死乃僅械至京師置之閒散誠以殺之無名不得不貸之也此不反四也若言陳豨拜鉅鹿守辭信信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中庭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云云者莫須有之說也夫反叛何事也使豨果信腹心則直與之言可矣何必問使豨非信腹心則信何敢言且何敢問乃問而後言雖至愚必不爲此謂信爲之乎況既辟左右則仰天而歎之言又奚從而知之此不反五也蓋楚人之上反狀於前舍人弟之告變於

後皆高祖呂后陳平張子房輩羅織而成者也且史亦曷嘗言信眞反哉始言信自度無辠纔言辟左右仰天而歎隱約其辭使後世庶幾知信之冤此太史公苦心營搆之文也且信臨終歎曰吾悔不用蒯通計則信初無反狀且無反心亦已明矣史若直書其冤是暴君惡也從而書之曰反者爲君諱也故余讀書至此不禁廢卷長太息也雖然其矜功伐能禍實自取太史公謂信能謙恭遜讓持滿戒盈勳可上比伊呂血食後世斯言洵哉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故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

淮陰不務此致身名俱隕惜乎余是以歎其不智也客起
唯唯而退

張耳陳餘論上

張耳陳餘當時所謂賢者也因暴秦之資各有大志一言投契遂訂刎頸交人且謂二子患難與共生死不渝矣乃不旋踵乘時爭權遂成寇讎勢不兩立必甘心而後已世人不求其心迹判其曲直而并責之卽史遷傳贊亦無所可否余是以備而論之當章邯王離圍趙於鉅鹿兵數十萬聲勢甚盛陳餘本非傑出之才以數萬烏合之衆軍其北安敢輕嘗其鋒卽使餘能奮身赴難爲耳捐軀徒死何益於趙固不如堅壁相持爲趙聲援以俟鄰國兵至之爲得也而耳乃數誚讓餘責以共死豈情也哉迨燕齊楚救

趙師至耳子敖亦將代眾陳於其側皆作壁上觀莫敢先發盡邯本秦名將其眾復數倍於諸侯故敖以父子之親亦未敢妄探虎口何者以徒死無益故耳幸而項籍以楚師破邯軍趙圍始解耳不責其子之坐視輒復讓餘是以其子所不能而望於其友也此曲在耳餘以耳不諒已怒而遂印綬於耳非其本心也而耳惑於客言徑取而佩之并領其眾此又曲在耳楚滅秦分封諸侯耳王常山羽以餘未隨入關無功於楚僅封以三縣爵列侯位在耳下餘益怒然此乃羽爲政非耳沮之也怨羽不怨耳可也羽論功行賞非獨薄餘也并不怨羽可也而餘遷怨於耳矣假

師於齊襲破耳於常山矣且并其地矣使耳不能自脫殆
不免矣此曲在餘耳因國破杖策歸漢漢二年高祖欲東
擊楚求助於趙餘是時已王代而留身相趙因謂漢使者
曰殺耳乃從漢知不可以口舌爭求似耳者殺之以示餘
餘始發兵後覺耳不死復背漢是餘之心必甘心於耳而
後已也此又曲在餘使高祖當日從餘之請耳早齎恨於
地下矣原耳之過止於望餘奢而妄責之及聽客言不讓
而受其印綬耳初無殺餘之心也而餘懷挾前郤旣滅其
國復必欲寘之死不已甚乎泜水之報耳未足深責也餘
自取之也史遷謂餘好儒術吾未之信也嗚呼二人者眞

刎頸交哉

張耳諫餘論下

夫小人之交勢危則合利在則爭其始合者僞也欲樹黨也二人素有時譽秦購之急遂借亡命爲里監門里吏以過笞餘餘欲起殺吏耳躡足使受笞吏去且怨之曰曩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乃欲死一吏乎餘然之不以爲忤蓋是時在患難中前盟猶未寒也及鉅鹿之圍兩相尤怨此時二人之心始攜貳矣及耳受其符印其郤已成矣餘之殺機已伏於此矣迨餘襲常山且要漢殺耳耳之殺機亦伏於此矣使耳當讓符之時能自謝過而固反之交猶可合也卽不然因羽分封諸侯耳能力爲餘求王以謝前愆

則前郤亦可泯也常山之襲要漢之殺可以免也耳不爲此是爭利辜恩也又使餘當讓符之後與耳共事如初怨懟不介於辭色若無其事者然則是非有在也甯皮之封自揣無功不遷怒不修怨則始終可風也殺身之報斷不至是也而餘反之卒以修怨買禍何其愚哉然餘事趙始終一節國存則輔之國亡則死之亦有足多者

存誠齋文集卷二

香山何日愈子持氏著　男璟瓌琮瑚珊同校

讀蘇老泉上韓樞密書

宋太祖陳橋之役因將士黃袍加身而有天下故馭卒以恩寬仁以結之賞賚以悅之此一時之權宜耳非以爲不弊之法也嗣君不識此意未能潛易其失且奉爲故事嘗郊祀之期賜予無算動以億萬計夫恩頻則惠褻若輩小人習以爲常既無感恩之心且以朝廷爲畏已其氣益恣以驕外而郡守連師不能按內而京尹法司不能制何者惠褻故也老泉練達兵事目睹其弊故上韓樞密書諷其

斷斬立威可謂知矯弊救失者矣然當積罷之後病入膏肓非有術以潛移之則威未易立法未易行斷斬適足以速禍耳今有患癰於此投以解毒利導之劑使之內消者良醫也鍼砭攻伐者次也若掄劌控割瘡雖去而命亦隨之矣當其始若輩非敢遽驕且悍也其致之者有漸矣非如宋太祖之受恩即庸將撫馭乖方恩威不行仁厚者則狎昵市恩懦怯者則因循屈法悍將或藉彼眾以自重貪將或因侵削而姑容月漸歲漬遂成狂瀾之勢戢之之道無他在恩威並用寬猛兼施而已承積威之後宜先恩而後威承積罷之後宜先威而後恩先恩而後威者古有之

越王句踐是也越自棲會稽而後當灰燼之餘爲鄰威所刼士氣不振民生凋敝故勾踐安老懷幼問傷弔死寬仁厚澤結以恩信及德澤旣孚使不栽之以威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故伐吳之役四徙而四斬越遂以霸先威而後恩者古有之鄭公孫僑是也鄭當七穆之際族盛寵汰後僭無度世族之家恣於朝萑苻之盜橫於野罷敝已甚故國氏抑强鋤暴均伍田賦定制度鑄刑書峻法以懾之及威令旣行使不濟以寬譬彼防川決溢可俟[illegible]故以養以教以矜以恤鄭賴以安夫兵卽民也故治國之道可通於治兵當宋委靡不振之際士卒驕橫立威之論宜矣然威行

必須繼之以恩且威其士卒不若威其將校蓋卒衆而將寡卒類皆市井亡命若恩威未行遽繩以法則衆怨衆怨則變起裨弁受天子爵祿頂冠而束帶厠身士大夫之列馬之受銜勒者也上下之分悉於中揖讓之儀嫻於外且其數寡即使桀驁亦必不敢棄父母妻子舍軀命輒萌畔逆之心故雖以法繩之必無蕭牆之患而士卒見吾繩其上者必曰彼貴者也治我者也法猶不貸況吾儕乎將莫不悚然而吾懼知其吾懼也又於裨校卒伍中察其有微績及藝絕等倫凜遵法度者超擢而厚賚之婚喪不舉者賙邺之疾痛者藥餌之則衆又必欣然而吾愛矣始則畏

威而吾懼旣則戴德而吾愛則嚴師而慈母兼之矣必烏敢貳於是廉其尤不法者嚴繩一二人其次則月更而歲易之去其大慾則餘者無能爲已吾又功賞罪罰必明必信親上知方必告必誠如是則驕悍之風移於無形卽使之蹈鋒刃赴水火惟吾所命其孰敢違豈徒怵威奉法已哉然而非有驚世駭俗之術也亦曰寬猛恩威而已矣

四宜亭記

濰州從事公廨之東舊有臺高出牆垣前從事盧君旭林建亭其上日久坍塌予仍其舊而修之原額曰一亭蔣魯珍刺史題也夫亭名雖各殊要皆有所取義其取義約略有四或紀一時之事功或寄一已之懷抱或慕前哲於已往或觸景物於當前如歐陽永叔之豐樂亭蘇子瞻之喜雨亭記事功也韓魏公之狎鷗亭張山人之放鶴亭寄懷抱也襄陽之浩然亭荊州之峴山亭慕前哲於已往也與國之滄浪亭大明之晚香亭觸景物於當前也一之爲名似取杜子美乾坤一草亭意耳無甚嘉義予因更其名曰

四宜暇則攜漢書晉帖茶盌詩筒養拙其中聊寄觀魚射鴨之興夫人苟有以自樂雖斗室蝸廬篳瓢甕牖未始不怡然自得不然雖華構連雲絲竹盈耳猶戚戚終日也斯亭雖茨覆竹欄無赭堊髹彤之飾雲楶藻棁之華與古之采霞沉香涵碧綷雪諸名亭雖綺質各殊然幽潔爽塏前聳碧山後臨綠沼左倚蕉篁右蔭梅柳嘉木紛披鳴禽迭和足以陶情適意者未嘗不同也春則煦日融和百卉競放嫣紅駭紫芬芳襲袂則於挈酒賞花爲宜夏則綠陰交錯草木條暢南窗寄傲好風徐來則於披襟納涼爲宜時屆秋也銀漢皎潔蟾光入戶於是攜綠綺奏賀若歌聲嗚

鳴若出金石則宜玩月鼓琴時屆冬也瑞雪初霽啟軒遠矚一望遼廓羣山如玉琢瓊砌於斯時也與二三友生掃雪烹茗分韻白戰賦黃竹煨紫芋則又宜圍爐看雪予因易今名并援筆記之後之登斯亭者當亦有感於予言

明興獻王大禮論上

明世宗以興獻王之子奉太后詔入繼大統世宗欲報罔極隆其所生上父母尊號蓋人子之至情也但本生國號不宜去耳當時廷臣楊廷和何孟春等二百三十二人跪左順門而號建議謂宜叔興獻而考孝宗然稽之經傳及漢唐以來典禮均無皇伯皇叔之稱蓋昧於大體之兩全之術也夫孝者五帝三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孔子孟子所以立教垂法也使世宗如祖龍鄭莊不孝於其親則面斥廷爭雖如茅焦之死諫可也當時帝母章聖太后駕至通州聞稱號未定留不肯進世宗聞之涕泗橫頤敕慈聖太

后願自避位奉母歸藩嗚呼世宗不以天下忘其親可謂孝子矣此修齊之本也何非之有而議禮諸臣篤於小忠小義乎繼統繼嗣之文同聲附和豈以授天下之恩重生身父母之恩輕乎昔桃應問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將如之何蓋疑殺人者死天子之法也若寘而不問則天子之法亡問如律則父子之倫喪故有是問而孟子則曰舜竊負之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雖桃應之問與茲不同然而輕天下重父母則一也今若以得位故而棄其父母豈不與聖人之道刺謬乎昔者堯舉祖宗之天下授舜而不顧

舜亦受之而不疑夫堯以祖宗之故物棄而與之異姓豈不絶祖宗之大統乎然稱大聖者莫如堯蓋堯以天下爲公器不以爲私恩所以爲至聖也議禮諸臣若知以天下爲公器援兄終弟及之義世宗入繼大統則考興獻未爲非也以天下爲私恩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之文入繼孝宗亦未嘗不宜也張璁謂孝宗有武宗爲子强詞奪理也謂興獻止世宗一子世宗入繼則興獻之緒絶亦至情動人也然而主繼嗣者使孝宗有後而興獻無子則遂人情主繼統者使興獻有子而孝宗無後則乖天理均一隅之見非大中之道也伯孝宗非也叔興獻亦非也王道本

乎人情人情洽則道斯在矣當時若考孝宗而父興獻崇
以尊號曰本生皇父興獻帝本生皇母興獻太后立興獻
廟歲時伏臘祀以帝禮以一子為興獻孫使不至有子而
無後則人情天理兼盡而繼統繼嗣之道均無虧矣此兩
全之術也昔宋神宗無子養英宗於宮以為子當時兩制
官咸謂宜伯濮安懿王而中書省駁之歐陽公亦以稱皇
伯為違經棄禮欺天誣人無稽之臆說力詆其謬援引儀
禮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服可
降而名不可易又引唐開元宋開寶禮為人後者為其所
生齊服不杖期皆無改稱之文且歷朝自藩邸入繼亦無

皇伯皇叔之稱且謂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可抑而降其服余謂雖聖人復生不易其言矣豈廷和等俱未讀是議耶抑以爲不足法耶夫神宗曾養英宗於宮中繼嗣之義已昭著天下歐公尙以濮安皇伯之稱爲違經棄禮欺天誣人而孝宗之於世宗曾無鞠育之恩緣武宗崩而無子奉太后旨令其入繼大統耳廷和等若悲孝宗緒絕援爲人後之義亦安得薄所生而叔興獻乎是陷君於不孝也自古豈有無父之天子乎豈有不孝而可以君臨萬國者乎漢宣起自民間始稱其父悼考曰親嗣復改稱皇考哀帝亦尊定陶爲恭皇漢儒

未有非之者至立廟京師去定陶號乎晏師丹輩始起而爭之干亂大統之說盡指立廟京師亂昭穆之序及去定陶國號耳非論尊皇稱考之非也然余謂另立廟京師不在昭穆之列春秋時亭專祭於其廟亦孝子不匱之義未爲失也崇禎辛丑夏四月九廟災而興獻廟歸然獨存蓋天亦許其立廟京師矣漢宋議禮諸臣有兩統二父之說已誤於前後人安可再誤乎且定陶濮安均漢宋子孫哀帝英宗以孫繼祖隆其所生非異姓比不得謂之干亂不得謂之兩統也繼父假父也禮尚斬衰三年義同生父父之昆弟本非父也亦有伯父叔父仲父季父之稱彼無父

之實猶以父名今定陶濮安興獻皆眞父也有父之實反不得父名耶是親疏混淆也聖人之道當不若是此歐公所以有欺天誣人之譏也且生父降稱伯叔稽之經傳儀禮皆無其說此歐公所以有違經棄禮之譏也濮王之議司馬光王珪稱皇伯程明道謂宜稱皇伯父夫伯父卽伯也稱皇伯父與稱皇伯奚以異是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惜夫學術如溫公大儒如明道亦爲是論無怪廷和等之紛紛也

興獻王大禮論下

夫人心有所欲則其言私無所欲則其言公興獻議禮諸臣楊廷和何孟春秦金學姚夔毛紀喬等身爲大臣受孝武恩深其欲在報知遇豐熙謝蕡余翺楊慎馬理黃待等爵不甚顯其欲在邀名故薄所生而隆所繼張璁桂蕚厠身下僚其欲在於迎合干進陳洸豐坊緣事貶罷其欲在於復用故薄所繼而重所生其言各有所欲故均未合乎大公而豐坊請尊興獻爲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嚴嵩請祔太廟陳洸請去本生二字尤爲諛佞考璁蕚之議不過考興獻而伯孝宗及立廟京師耳而議禮者舍坊嵩洸而

重責璁萼所不可解者一也是時席書亦深是璁議楊一淸亦謂張生之言聖人所不易而議禮者又舍書一淸而專攻璁萼所不可解者二也方獻夫雖亦有考興獻之論而疏初未上乃萼錄而奏之耳是獻夫無干進之意究與璁萼同議所不可解者三也考禮記祭法舜郊嚳而祖顓頊夏郊鯀而宗禹殷郊冥祖契而宗湯周郊稷祖文而宗武皆崇其所自出宗其功德之盛隆然皆易姓受命而後行之今世宗爲憲宗孫入繼大統非易姓受命者比安得以興獻郊乎將置太祖於何地也於禮大謬禮有功德然後祖之宗之此所以示激勸其意深矣故殷太甲稱太宗

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漢高帝創業垂統故尊爲高祖文帝德洽寰宇故尊爲太宗武帝功在四裔故尊爲世宗光武起自民間克復舊物故尊爲世祖後世法之是皆嘗君臨天下功德昭垂而後能然今興獻未嘗身居九五廟號稱宗既宗之則不得不列於太廟是誠紊亂昭穆大統也坊嵩之說誠邪說也而當時議禮諸臣不深罪之何也凡國家舉動載諸簡策必須斟酌盡善足爲後世法者然後可行若逞一已之臆見快一時之私意乖三代之禮制紊歷朝之典章非所以垂後世也斯雖坊嵩小人邪說欲干進固寵而然亦廷和諸君子有以激成之也使廷和等

當時援入子之至情考孝宗而父興獻既不失繼統之義又不失孝子之心則世宗之意愜雖有邪說無由而起夫天下必有不及之說出然後有太過之論起而爭之衅雖起於璁萼而甚之者坊嵩洸也咎尤難辭矣而啟之者實廷和孟春諸君子也

書趙營平屯田第二奏後

屯田爲禦邊上策蓋變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也因兵以藝田因田以致穀因穀以生財因財以養士士卒無缺食之虞國家省供輸之費州郡免挽運之勞且奪敵人肥饒之地使其寄食他種我飽則彼饑我富則彼貧坐困敵人之術也非營平宿將老謀練達邊事計不及此但議盡罷騎兵留萬人屯田大費雖節奈敵騎何夫騎者軍中之武兵衝堅逐北之利器也故百騎走千人千騎走萬人尙攵均戰法以步戰騎八人當一騎敵以萬騎來法須卒八萬以禦之今屯卒止萬人敵騎若大至將何以待之且西北

諸國皆用騎善馳突即以中國之騎當之尙有不虞之慮況盡罷騎兵耶此善之未善者也若患騎兵費繁亦當留騎數千合與士卒雜作無事則植戈而耘有警亦足以護耕者且多數千人耕耨其所入亦足以贍其用即或不贍截長補短以步卒贏餘濟之步以養騎騎以護步不亦計出萬全耶

趙普論

普歷相兩朝天下乂安四海帖然雖曰太祖英明天授具遠撫長駕之才動合機宜太宗復能任用張齊賢呂端蒙正諸賢明良喜起都俞一堂而然當太祖之世寰宇未定豪傑割據藩鎮專擅猶沿李唐及五代之風而杯酒釋兵柄始寘諸州通判事得專達以分節鎮之權遏藩鎮鈇軏以文臣代之諸州郡稅賦悉輸入都獄囚奏聞而後定革專擅之獘泯僭竊之心解倒懸之急皆普謀也普亦能臣也然而學術不正奸回孤愎諂諛固寵瑜不掩瑕甚無足取普以起家書記受知太祖位極人臣獨掌綸扉其感遇

報恩當如何哉杜太后鑑周覆轍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此婦人一隅之見耳使太后預燭廷美德昭之飲恨而終必無是言而太祖孝友天賦不忍拂慈母意故慨然以位禪太宗此唐虞後一人而已豈能復望於太宗哉普如不能逆料太宗之背約不過不智耳其過小及揣知太宗有私子之心因立儲之間遂有太祖已誤陛下豈宜再誤之諷是普早知太祖之禪爲失策不以悟太祖而悟太宗何其奸回孤恩哉且太祖升遐時德昭固已壯且賢矣非周之乳臭晉之惠帝比也普如果忠即當面斥廷爭反覆敷陳以回太后意則廷美德昭得令其終矣而普既作誓書

於前抔土未乾即逢惡於後秦王之死普實陷之是負太后太祖且負秦王魏王也且成太宗有背母兄殺弟姪之名也當普受顧命時知違太后旨位不可保及立儲之間逆太宗意位更不可保普自籌之熟矣故阿諛取容以固寵榮爾然而奸回孤恩矣難逃後世之誅矣普旣知讀論語論語中豈有教不忠不孝不弟之文哉楊用修謂宋多奸臣始於趙普言雖過激足見普已見誅於前人矣

張居正論

蘇子由謂天下有權臣有重臣論之當矣蓋二者心迹迥殊而行常相似以一身係天下安危凡有利於國家者獨斷獨行威震其主雖萬口騰謗而不顧者重臣也伊尹周公國僑霍光之倫是也以喜怒爲威福以從違爲愛憎獨斷獨行威震其主雖萬口騰謗而不顧者權臣也盧杞王安石蔡京賈似道之徒是也重臣以天下爲已任其志在於利國禍福死生不與焉權臣視天下爲奇貨其志在於遂私禍福死生亦不與焉故二者行常相似而心迹迥殊然亦有介乎權重之間者張居正秉政十年搢紳側目物

議沸騰即後世士論亦多少之蓋以暴戾剛愎之性濟以嫉忌險很之心仇視骨鯁故不容於當時難見諒於後世者此也迹其所爲始與馮保謀退高拱繼則謀殺之遂有梃擊之案非葛守禮朱希孝白一清楊博等先後疏救拱幾不免又以私怨廢遼陽王攘其第宅怒洪朝選不從已以殺遼王遂欲殺朝選嘗與御史劉臺有宿憾亦搆殺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以劾居正奪情皆杖戍言官余懋學傅應貞鄒元標張四維以言事皆相繼斥逐石星詹仰嶽以直諒忤旨居正坐視不救朝端善類幾爲一空其擅威福陷忠直已不容於正人矣復信任奸邪諛佞

成風至疏稱元輔而不敢斥名人幾目爲勸進其不爲權奸者幾希然而請開經筵御門聽政進帝鑑圖說直講恆指陳大義時時規諫阻修兩宮以節財用罷南京織造以蘇民困請修累朝寶訓實錄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敬天法祖曰保民曰親賢戒逸遊正宮闈去奸邪慎刑獄納諫重農何一非朝政大端又賑蘇松淮鳳災謂與其濫濟緇黃孰若予吾赤子當是時外患不興四海晏然其功業有不可泯者即謂之重臣也可使其去暴戾恣睢之氣重公誼泯私怨登進賢良亦庶幾古大臣哉然其過若彼其功若此功終不蔽其過過亦不能掩其功殆

在權臣重臣之間乎至其卒後賈禍家貲籍沒奪官爵謚號昆弟子姪不合其終雖論者之過激亦居正有以自召之也士君子讀書委贄遭際得君如居正者未易一二數也而學術不純驕橫恣肆爲世大僇不亦惜夫

存誠齋文集卷三

香山何日愈子持氏著　男璟瓖　琮瑄瑚同校

尊立論

夫國家上尊號立儲君鉅典也聖人制綱常定名分叙彝倫也夫以朝廷之鉅典兼彝倫所關豈不重且大歟其舉措當何如也元武宗舍子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亦立弟文宗爲皇太子皆以其能攝國讓位也美則美矣然而父子兄弟之倫喪夫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綱常彝倫耳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三綱也天經地義也五帝三王之道也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今古共之父子兄

弟均天倫也然而尊卑有間矣禮父坐子立父前子名有君臣之義焉故禮稱父曰皇考尊之如君也兄弟之間雖有長幼之序然而侍坐肩隨有雁行之義焉故曰兄友弟恭言兄當視弟如友弟當敬兄以長也未聞兄爲弟綱也明乎不得與父子並論也武明之於仁文兄弟也以家禮論侍坐肩隨之義也以朝廷論臣之可也不得而子之也兄而子弟則弟必且父其兄寘父兄於何地也顛綱亂倫莫斯之甚如謂其能讓將遜之以國則兄終弟及亦古之義立爲太弟可也即不立爲太弟亦可也何必太子而後可以傳國也宋太祖嘗遜位於太宗初不過爲開封尹繼

封爲晉王而已未聞有立爲太子之說明世宗繼武宗而登大位亦未嘗立爲太子何也昉乎父子兄弟之倫三綱之義不可紊也可爲後世法也明景泰間英宗歸自沙漠居南內明史於每歲首書曰上皇在南宮蓋昉朱子唐書綱目帝在房陵之義也書法則是而稱謂則謬矣夫上皇者子爲天子尊父之稱也漢高祖登極尊太公爲太上皇後代因之明史雖缺太字然上皇之稱與太上皇何以異唐肅宗卽位靈武尊元宗爲上皇天帝朱子綱目亦祇稱爲上皇是太上皇上皇皆子尊父之稱景泰以弟稱兄安得輒加以上皇尊號耶至章綸疏竟稱英宗爲太上皇則

尤謬按唐堯嘗繼兄爲帝矣未有尊摯爲上皇之文宋太宗亦繼兄爲帝矣號太祖宋后曰開寶皇后亦無尊太祖爲上皇之說誠以綱常彝倫之間不可紊亂故耳明之尊元之立同一謬也或曰然則英宗將焉稱曰當稱其號曰

正統讓皇帝

送葉司馬之越巂序

昔名公有甘棠之詩張堪有岐麥之頌班定襄有神明之稱袁臨安有佛子之號廉范則歌稱來暮何武則民懷去思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嗟歎以爲數君子者苟非德澤漸漬何以能令士民歌詠盛德至於不忘使後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猶景仰不寘也葉雲陸司馬武林名下士也淹貫羣籍文章行誼爲名流所推許蔣礪堂潘芝軒兩相國尤禮重之故一時士林仰之若泰山喬嶽及出爲政長於治術所至有聲道光辛卯春由蒼溪宰拜會理州牧州爲西蜀邊徼舊稱難治司馬之剌是邦也甫下車卽興學校

布教化恤鰥寡鋤彊暴正已率物寬猛兼施期年而百廢俱興三稔成政其發奸摘伏明察如神故牧會理四年案無留牘豪猾斂跡每朔望課諸生必親爲批點剖析經義亹亹不倦會邑文風爲之振蓋以人心風俗爲已任也邑處萬山中道路崎嶇民艱跋涉某以爲言司馬卽慨然任之與某首先捐俸名工開鑿命某董其役父老聞之輸將恐後萬夫雲集閱四月而工竣蜿蜒五十里悉成坦途癸巳夏五月治南大橋河溢漂没田廬司馬捐錢三百緡命某賑恤存活甚衆甲午春大旱夏六月猶弗雨司馬與僚屬步禱烈日中甘霖立沛歲賴有秋是歲大府察才能薦

擢越嶲司馬越嶲古夜郎地也漢武開通西南夷始達中國自漢迄唐恆為邊患故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有明始內附設越嶲衛屬四川行都司

國朝改越嶲撫夷府寘通判治之地方八百餘里東界涼山北鄰邛筰南通爨僰西接西番猓夷數十種羊貪狼很常出剽掠壬辰冬土酋馬林叛煽誘洞蠻焚殺甚衆富林營遂成邱墟道光甲午

上命蜀帥桂涵討平之改通判為同知偏裨以下咸受節制位益尊權益重而責任益難矣大府知司馬經濟才略露章力薦故有是命某聞之私為

國家得人賀而會邑士庶聞司馬旌旆將發攀留不獲於是扶老挈幼送者繈屬於道司馬亦戀戀不忍去有舉觴而前者曰我有父母賴侯安之我有子弟賴侯教之我侯既去誰與嗣之又有舉觴而進者曰曰雨而雨侯實雨之曰暘而暘侯實暘之千倉萬箱侯實賜之又曰我有家室婦子熙熙我有田疇麥穗兩歧君子至止惠我無私胡然去我民如失哺安得我侯永作父母晉此康爵敢爲侯壽某曉之曰先生抱不世之才懷匡濟之略焉能鬱鬱久居此土且與其一邑稱生佛孰若一郡稱生佛也與其一邑戴福星孰若一路戴福星也公此行將且爲

國家作柱石建保障勳諸君被甘棠之澤者正未有艾也衆喜而退且屬某次其文而叙之異日采風者載諸循吏傳中使後之牧是邦者必有觀感而繼公之政有人矣故樂爲之敘焉

擬綏邊策奏

臣聞涓涓不壅將爲江河兩葉不除將尋斧柯蓋患生於所忽事當弭乎未然今者西蜀越巂馬邊雷波峩邊四廳猓夷負固爲患連歲擾邊屠戮人民擄掠牲畜不可勝計十餘年來徵調頻仍軍書旁午驛騷內地以全蜀之力制之屢出無功徒勞師旅糜國帑而寇氛益熾近者空巢而出狼奔豕突無復畏憚者何哉非

國家小弱

天庾不供也又非鍪甲不堅戈劍不利也乃往者徒事姑息軍令不行賞罰失當衆不用命而將弁復乏制勝之術

狃於積習堅持懷柔之議謂賞賚可以已患因循將事使賊寇得以窺我虛實也且夷性貪殘以擄掠爲生計以焚殺爲能事小出則小獲大出則大獲而官軍以其地險性頑艱於進勦每從而撫綏厚賚之是一出而二利備焉彼胡爲而不出哉且出則得賞不出則不得賞是我適招其出也故今日賞明日跳踉矣今歲款明歲背叛矣夫懷柔者治安之粱肉也經也征誅者治安之藥石也權也粱肉可用於平時藥石則施於有疾若疾病方作不延盧扁而藥餌之反啖以粱肉未有不加劇者也茲之懷柔曷以異此曩者馬林之敗尸橫數十里守備某全軍覆沒雷波之

圍屢瀕於危士卒戰歿者數千轟轟山之役陣亡者數百輜械多爲所奪馬日岡之警焚殺以千計其積年殘殺者無慮二萬邊民肝腦塗地道路梗塞若不於此時大彰天討數十年後醜類生齒日蕃歲比不登饑民從而蟻附之則有明奢安之禍恐復見於今日臣實慮之然而議者必謂四廳地處邊隅獺癬之疾耳不治便議者又必謂邊患之生振古已然蠢茲小醜何足勞師動衆徒縻供億寘之便臣竊以爲不然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今之醜夷敢於攻城圍邑抗拒我師其亦詩之謂霰矣夫四廳之勢瘡也不及其毒未盛腫未甚而治之必將至於潰爛血肉淋

癰而後已縱不至於戕生而四肢百骸悉關痛癢日夕呻吟元氣爲之潛喪若或變而爲癰疽或他疾緣間而起則性命繫之其爲禍豈小哉臣願

皇帝陛下赫然震怒選將治師寬以歲月輕爵祿以勵將士嚴賞罰以立恩威又

命威重大臣視師督戰有不用命者殺無赦恩威既行將士必奮然後分兵深入據其險要燬其積聚奪其農時離其羽翼不過歲餘邊地可平腥膻可滌既平之後誅其巨憝貸其老弱投丁壯於四裔郡縣其地此一勞永逸之策也臣謹按西南夷自漢武帝朝始通中國自是恆爲蜀患

蜀漢時雍闓以越嶲牂牁益州永昌四郡叛酋長孟獲助之武鄉侯諸葛亮以為非痛加懲創必患及腹心故不惜轉輸之費士卒之勞帥師十萬鑿山開道跋涉險阻深入不毛七擒七縱然後蠻夷讋服震懾天威邊境乂安者百有餘年至晉稍稍出擾王遜討之斂迹者亦百餘年唐德宗朝又肆侵掠韋皋撫牟尋通牂牁猓夷懼邊地復安有明又肆猖獗崇禎間命劉綎統重兵平之勒石紀功自是邊民得安枕而卧者將二百年此歷代征討之成效也至若台得其人亦可不煩師旅之勞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犯邊余靖撫桂林交趾不敢入寇范仲淹鎮延州則西

夏破膽朱燮元在貴陽則洞苗革面邊徼之理亂在得人
與否耳

陛下誠能

詔封疆大臣揆羅軼才破除資格遴賢能爲丞倅如其才
可充是選者雖卑末之員巖穴之士即起而任之重其威
權厚其稍祿使無掣肘顧忌之虞室家凍餒之憂然後限
以三年責其成功如其效則舉者與治者同遷如其不效
則舉者與濫者同斥誠如是而邊徼不治夷氛不息未之
有也伏念臣草茅下賤性復至愚朝無許史之援過懼邱
山之積豈敢高談世事自貽斧鉞之誅但念切同仇且待

罪邊鄙十有餘年凡夷番之情爲山川之險隘得而洞悉之謹擬綏邊十二策干犯
天威冒死上陳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一聯聲氣
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勢使然也峩越雷馬戎夷所以屢爲邊患者蓋四驅勢孤故也所謂孤者非漢弱而夷強也亦非夷衆而漢寡也乃邊民人心渙散勢分而不合戎夷得以肆其毒螯若使四廳之民聚族而居比屋而處雞犬相聞斥堠相屬雖猛如豺虎猶且避之況蠢類乎今使沿邊要隘處所五里一小堡十里一大堡大堡三百戶至四百

戶小堡一百戶至二百戶徙境內窮僻居民實之令各寘火器矛盾以自守兵民相資軍威自振夫五里一堡聲息相通緩急足恃一堡有警以連珠五炮爲號鄰堡聞炮留其堡衆十之三以自守出其堡衆十之七以相援或斷其歸路或首尾夾擊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寇將安逃乎寇見我聲氣聯屬如手足之相救數敗之後必當革面洗心埋首巢穴不敢復出爲患矣

一練團勇

聲氣既聯矣若不教以技藝擊刺之術譬驅市人而搏虎

非勝之道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昔李悝為魏文侯守上郡下令曰有狐疑之訟者決以射中者勝否則負於是民皆習射及與秦戰大敗之宋种世衡在青澗亦教吏民射雖僧道婦女咸使習之每親閱以銀為的中者與之已而中者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而小矣或徭役輕重亦使射中者得優處有過者亦然中者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范仲淹韓琦經略西夏夏人畏之有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之謠今考宋史不過立箭社耳宜變通其法城中建社四鄉鎮社各一村落小者則三五村共一社擇空閒地

爲射圃聘善射者一人爲社長武藝超羣者二人爲社副能書者一人爲社錄社長社副於三六日課之社錄紀其優劣一人技成教之十人十人技成教之百人百人技成教之千人千人技成教之三軍長者持矛戟短者操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執金鼓弱者給厮役智者爲謀主每季農隙有司親詣各社較閱一次有發必命中武藝精熟者受上賞次者減之以藝之高下爲賞之等差其不能者罰以水如貧不能置弓矢者有司籌給凡遇鼠牙之訟一倣李种之法即民間宴會賭酒摴蒱盧雉之戲亦令以射代又采武備全書州縣團練法訓以金鼓號令坐作進退之

節行之一年則民皆知戰民既知戰則民皆兵也無事則通力合作植戈而耕有警則拔堅執銳守望相助利一免徵調之煩利二節國帑之費利三省挽運之勞利四無遲誤之虞利五有此五利則團練實備邊之上策也

一明賞罰

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將帥之微權也若使無功而邀賞則小人懷倖進之心徒事奔競以爲夤緣可以致高位誰復肯舍軀命突鋒鏑爲國家効死者有罪不罰則軍令不行鼓之不進金之不退必坐失事機僨事莫大於此昔越伐吳凡三徙而斬十二

人故將士用命一戰而滅强吳楊素亦以此術佐隋高祖定天下漢來歙馮異每戰勝不自私輒奏賞有功上有所賜皆散之士卒故人樂爲之死宋岳飛自束髮從軍大小數百戰未嘗挫衂雖曰智勇絶倫亦由賞罰明也六韜曰賞罰明則士貪功素書曰善惡同則功臣倦又曰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幷賞貴小罰貴大賞小則恩下通罰大則威上行武經曰賞一人而三軍悅者功雖小人雖賤賞之罰一人而三軍震者爵雖尊位雖貴罰之若是則威立而令行無敵於天下矧么麽蠢類乎

一募勇敢

兵以勇敢勝以怯縮敗故一夫奮戈則百人辟易十人棄甲則萬衆崩奔凡用兵之道須選勇力絕倫敢死樂傷者聚爲一軍曰陷陣之士有輕高易遠趫捷善走者聚爲一軍曰電擊之士有困窮發憤欲快其志者聚爲一軍曰虎賁之士結以恩信厚其廩祿以備衝鋒刼襲之用故句踐之君子楊慶之突將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以此而戰何患無功

一輕爵祿

爵祿者

朝廷之所輕出諸其口而無窮性命者將士之所重一死

不可以復生苟上重其所輕而欲下輕其所重不亦難乎
然而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能輕五
等之爵懸千金之賞則又何功不成何戰不克哉故漢高
祖捐金行間而范增死裂土分封而項籍滅凡四廳將吏
皆當厚其犒祿使無內顧之憂如察其撫馭有方三歲無
警則超遷不次即賤隸僕夫有能斬將搴旗或出奇制勝
者皆待以異數如是則頑廉懦立邊鄙不安夷氛不靖未
之有也

一清邊界

疆界不分漢夷交接奸宄因之爲利此邊患所以不息也

欲塞其流孰若先絕其源當令畫界分疆植桱爲表下雷

霆之令嚴交結之禁如漢夷有越境互市者殺毋赦或吏

不及察能以越境告者賞誣則反坐

一豁耳目

夷性陰狡甚於鬼蜮其蜂屯蟻聚既有以備之矣至若數

十爲羣潛出剽掠倏淪形於豐林叢薄之間如貓之伺鼠

然覷行旅至近輒突起而邀之或暗施弧弩每出人之不

及防故莫不驚惶失措爲其所擄若焚燔草木使一望無

際則寇潛踪無所其衆寡虛實得以預悉而爲之防可禦

禦之不敵則避之鼠輩將無所施其技矣

一清肘腋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軍旅之事以秘爲寶苟先機一洩我兵未發而寇守禦已備矣我謀未行而寇險阻已據矣使其中更有能者必且反受其殃雖有精兵健馬利劒快戟奚益於用故專越嶲將弁向派熟夷以供樵牧灑掃之役此輩陽爲恭順而陰與野夷狼狽爲奸亟宜裁革以清肘腋之患即不肖胥吏兵役亦多與寇結凡我有謀賊莫不預知故師出無功皆若輩爲之也胥吏兵役雖難裁汰而去故易新行之以漸嚴爲之防亦清肘腋之一道也

一勤巡徼

民所以養兵兵所以衛民今越寓弁卒狃於積習惟躭逸豫夫畜猫所以捕鼠斷不以無鼠而畜不捕之猫養卒所以捕寇斷不以無寇而畜不捕之卒玆卒驕弁惰有警旣不能拔刀相援平時又不能先事預防徒糜

天儲殊非

國家設兵衛民之意宜令沿邊將校分番梭織巡徼旣可習其勤勞而賊寇知我戒備嚴密必不敢萌窺伺之心卽或竊發亦可隨時撲滅如有不任事者落兩職以觀後效能振刷者復之否則削籍

一任賢能

從來馭邊固賴有治術尤賴有治人術不自行得人而後行使有治術而無治人猶縶驊騮於空室而責其千里埋干將於豐城而欲其剸犀也苟得治人而行治術如使郢匠運斤無損傷之虞造父執轡無顛蹶之憂玆四廳夷寇出没無常數十年來殆無安歲蓋不得治術與治人故也若能破格任人豈患乏才能之士乎惟在封疆大臣能任與否耳

一專事權

漢朝州郡兵統於太守刺史故易於有功唐宋亦然自明

建國始分而二之郡縣專理民事兵權屬武弁故遇事多所齟齬士卒亦桀驁難制宜令四廳防兵歸丞倅管轄假便宜以專事權守備以下咸使聽命焉使無掣肘然後責其成功

一足經費

夫長袖者善舞多財者善賈勢使然也四廳召募士兵團練鄉壯修築城堡添置器械以及賞賚之費軍需之備均非徒手可能昔李牧鎮雁門五日一椎牛饗士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主計吏不問其出入故士爲之死得成不世之功今四廳每歲宜給邊費銀數千兩以備軍裝器械賞恤

硝磺之費俾得盡其長如虛縻

國帑地方不治者罪之至經始之際城堡營房所需不貲

命估計酌給

存誠齋文集卷四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瓌琮珦同校

孔子生考

世俗有以八月二十一爲孔子生者有以九月二十一爲孔子生者有以八月二十七爲孔子生者劉廣文以問余曰當孰從余曰按穀梁傳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已酉冬十月庚子二十一日左傳林堯叟註則作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二說者年日同而月不同何休註則又作巳卯歲考周靈王二十一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則襄公二十一乃已酉非已卯

也何註誤也家語云孔子三歲喪父而春秋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若然則孔子生又當在靈王十九魯襄二十年矣杜預於孔子卒下註云襄公二十二年生不詳月日五說者各有異同按綱鑑載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冬十一月而不言日與杜註合而史記鑑略諸書皆同竹書紀年周靈王十五年歲次甲辰數至二十一年恰是庚戌是孔子生於周靈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較爲可信何也史記綱鑑杜註鑑略四說若合符節也而庚戌之說又與竹書紀年暗合也穀梁林註亦誤也家語亦未可信也後之議者亦以爲襄公二

十一年日再食不應聖人生雖出臆說亦自有見蓋穀梁誤以靈王二十一爲魯襄二十一林註則誤於穀梁耳至孔子生之日史記綱鑑諸書雖不載而穀梁林註皆以爲庚子似非無據但二十一日之說謬耳按魯襄二十二年不實閏則十月二十七爲庚子何以知之是年十二月左氏書鄭游眅如晉未出境遭逆婦者奪之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杜註十二月無丁巳乃十一月十四日也以十一月十四丁巳逆數至十月二十七爲庚子是庚子乃十月二十七穀梁謂二十一庚子者誤也於史記綱鑑杜註鑑略諸書吾信其年於穀梁林註吾信其月及庚

子之說焉然周建子

國朝行夏時而建寅今之正月周之三月也今之八月周之十月也以八月二十七爲孔子生者是也謂八月二十一者宗穀梁之說也謂九月二十一者宗史記綱鑑林註諸說也皆非也姑書之以俟博覽君子採擇焉

答陳詔卿書

與詔卿足下別十有餘歲忽蒙賜書教督以奮發勉地功名殷勤甚厚僕雖不才敢不策勵以副厚望蓋長而無述汲汲以沒世君子是憂故功名事業志士所樂勉以垂不朽者也雖然人生際遇此中似有數存昔姜尚垂釣於渭濱傅說版築於傅巖甯戚飯牛於齊膠鬲漁鹽於市韓信寄食於亭長張良亡命於下邳管夷吾就囚郭子儀縲絏之數子者皆抱命世之才懷王佐之略未遇其時辱身降志而不顧甚且悼一飽之無時而安陵則以嬖倖而擅楚趙高則以刑餘而專權鄧通則賜銅山於漢文趙括則秉

斧鉞於趙國貴賤命也窮通時也烏在其奮發耶今僕曾無姜傅韓管之才得竊升斗之粟以資祿養亦已幸矣敢妄希渝拔哉况當今

聖主御極賢才輔政治具畢張德洋恩普凡四海內外靡有遐邇罔不涵濡乎滋澤雖唐虞三代無以過此故休徵丕應萬國從風雖有賢才無所用其救弊補偏之術豪傑無從施其推鋒鬬士之功非如春秋戰國時羣雄角逐征伐頻仍士得展其末技也且僕亦嘗側聞君子之餘論矣君子樂天知命不以遠而肆志不以窮而易操出則行其道處則善其身遺逸而不怨位卑而不辭故孔子嘗爲委

吏老聃爲柱史若夫淮陰恥連放而胥遁龐士元小百里
而曠職蓋見道之末眞知命之未審也孔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又烏在其奮發耶至若走高門趨貴介卑躬矯
嚬姁媮求容者又豈所以望於僕哉方當
都俞在上求賢孔亟凡巖穴之士靡不彈冠延佇願足下
以道自重則僕幸甚

雲巖吉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吉氏諱景怡字端選尹吉甫之後也世居丹徒代有聞人祖某明永樂間起家里長戍祖在燕邸時偉其狀貌薦擢邵武太守多惠政至十六世生曦暉誥授資政大夫曦暉生夢賚乾隆甲子舉於鄉任黟山教諭次夢熊登某科進士第累官通政使立朝敢言殁崇祀鄉賢次夢蘭仕終侍讀夢賚生禮庭癸酉舉明經即先生王父也先生幼聰穎岐嶷絕俗頭角巉然通政嘗謂所親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弱冠即補博士弟子員受知於彭芸楣謝金圃先生名噪士林咸以著作才期之然屢躓名場遂絕意進取

性嗜書博通經史多所發明尤長於制藝家居講學名動公卿往來士大夫多禮於其閭鄰郡學者及貴遊子弟聞先生高風負笈立雪不遠千里而來執經請業者戶外屨常滿先生設絳帳擁皐比為之剖析講解抉隱探奧折衷漢晉唐宋諸家之說而執其中雖祁寒溽暑未嘗見其有倦容故多所造就凡經其指授者靡不饜心而去故受業於先生之門掇巍科登顯宦者後先輝映接武廟廊通政公再督學閩中知先生學養有素遂召致幕下故一時所得士稱極盛焉嘉慶甲戌丹陽歲凶邑宰欲勸賑知先生為物望所歸必能集事遂造廬達意先生即毅然請行策

杖徒跣至足繭履穿不以爲勞邑里富室巨賈聞先生履聲所至感樂捐其餘甫浹旬得穀萬餘斛全活甚眾事大孺人以孝稱家不中貲然色奉志養甘旨常充以歲例貢成均選某邑訓導以母老不就太孺人歿以哀毀過情未半歲亦卒享年六十先生之卒也邑中賢士大夫耆舊諸生不期而會者千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門人私謚曰端肅著有練塘課草雲巖文集若干卷娶同邑貢氏全椒教諭名渭濱女例封孺人幼嫻姆訓通女誡內則工帖括年十九歸先生事舅姑克盡孝道鄉里稱之設女塾訓兩子及諸弟皆成名先生得以肆力講學無內顧之憂

者皆孺人之力也年八十二始卒子二伯光輔國子學錄仲光字字仲暉歲貢生皆有時譽女三人長適同郡庠生沈氏次適太學生周氏次適趙佩之學使猶子某仲暉與余善先生卒後之四十六年余二子受業於仲暉之門仲暉告余曰先君子行純德脩宜有銘以垂後世玆敢以請愈再辭弗獲乃爲之銘曰

矯矯先生溫其如玉示璞三獻傷哉刖足不爲廷珍乃韞諸櫝先生欣然如蘭在谷以誨以教以絃以讀嘯歌自得貧忘啜菽樂天知命仰事俯育鬱鬱佳城焦山之麓不有其躬嗣人是福

瀘水辯

武侯南征渡瀘水今人多指瀘州之瀘江按瀘州春秋戰國時爲巴國地東漢曰江陽有水曰汶江梁始改爲瀘州江曰瀘江豈是時已誤汶江爲瀘水故因以名州耶瀘州乃西蜀名區沃壤數百里山川秀麗泉甘而土腴周尹吉甫之故里也豈至蜀漢時反有惡水之患乎後世附會其事者又謂敘州有武侯塔傳爲侯誓蠻處何其謬也考三國志後主時雍闓以越巂牂牁益州永昌四郡叛武侯由臨邛雅州踰邛郲涉大渡進討越巂旬日可到若倍道兼程則七八日已臨其境使取道敘瀘則須五十餘日兵貫

神速侯用兵如神豈有舍開道而遠涉敘瀘者予遊蜀二十餘年爲會理從事者又十有餘年馬足所經幾徧蜀土越巂道往反者數矣所到輒求侯故蹟過大相嶺有侯廟在焉嶺卽邛郲山也土人因侯駐師於此故呼爲相嶺其南又有小相嶺故以大別之亦由召伯之甘棠牂牁之吳山思其人而旌之耳嶺高六十餘里延袤五百餘里九折坂下臨萬仭蓋天所以限南北也自司馬長卿開通西南夷始達中國唐書謂大渡之戍不守則全蜀騷動故蘇子瞻譏長卿逼無用之夜郞徒苦父母之邦謂其不仁蓋南夷之爲患自長卿啟之踰大相嶺南六十里有淇流橫截

南扎浩渺洶涌者卽大渡河也所謂瀘水者是也何以知之廣輿志載瀘水東有武侯城與土人之言合也今城址宛然尙存水深廣湍急夏秋時黃流漲溢怒濤翻空奔流激射尤爲險絕渡水而南行二百餘里卽今越巂廳治崇山複嶺鳥道回折較棧道尤險又南二百餘里至寧遠卽古越巂郡也孟獲城啞泉武侯過轍碑皆在焉其南三百餘里爲會理州自州至永昌纔兼旬耳州城西南數里有越嶲山卽三擒孟獲處州人爲予言之甚詳予任事之明年偶過九蓮寺見銅鼓一四耳而束腰土繡斑駁質精而製古乃農民墾田掘土得之者以今尺度之高七寸五分

面廣一尺三寸五分足廣一尺三寸二分鼓面約紋十有五作雲雷聯珠蕉葉紋四圍乳三十有二約紋十有一亦作雲雷紋衡之重二十一斤厚兩錢許乃武侯所鑄也是則武侯征孟獲進兵越嶲之明證也瀘州之訛自梁始梁之訛蓋失於考據云

兵書峽記

世稱武侯兵書寶劍峽者凡三一在蜀之夔州夔有巫峽歸峽瞿唐峽古稱爲三峽綿亙七百餘里屹嶺峻山崇崖複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宵中不見日月傳爲杜宇所鑿巫峽北峭壁萬仞距水面百丈許石罅中有木篋形方正寬廣尺餘其色黝然而完好如新余過其下舟子指謂余曰此武侯藏書劍物也人皆呼爲兵書寶劍峽余哂其妄一在楚之東安袁簡齋嘗有詩譏其謬一在常德置篋處乃一小石巖高廣可數尺上規下平類人工者然篋方長三尺有奇當巖之中距江面亦約數十丈皆非人跡所至咸

咄咄稱怪余意堯時洪水泛濫波浪滔空巫峽東安常德皆在萬山中山東江隘故水勢益高是儀殆當時被水居民所藏耳曷足怪乎不然武侯兵書寶劍何若是其多也猱玃所不能到而侯能到之益何其神也一爲之不已而又三爲之又何其好名若斯也侯必不爾也

陳一巖詩集序

余喜文學士所至輒物色之而又擇其操履端潔內外完好者而交焉從事建南旣締交楊養田吳桂亭王雪樵後十三年又得鹽源陳君一巖四君文章行誼均有本源能拔戟自成一隊鼎足而峙未肯相讓余並重之一巖爲人靜默寡言胸無渣滓愼舍納非其分雖一介而莫取與人交久而不渝見人不甚款曲訥訥若不能出諸其口然爲歌詩有敏捷才下筆如風雨驟至數百言立就壯歲舉於鄉三試禮部見黜於有司昔人謂詩人多窮而少達其洵然耶不然錦心繡口之士困頓風塵者何可勝數也以唐

人論之孟襄陽李長吉温飛卿陸龜蒙王子安駱賓王諸子皆未掇一第卽李供奉杜拾遺王右丞柳柳州諸公雖仕而不顯轗軻終其身嗟乎斯言其洵然耶何一巖亦困於公車也然而一巖達者也乙未下第遂幡然歸曰丈夫生世舍功名事業詎無足傳者耶於是隱居牛山閉關講學益肆力於詩所著有某集若干卷北遊草若干卷凡千有餘篇蓋君屢躡邛郲太華嵩嶽太行之雲泛岷江渭水黃河漳江之波歷劍閣殽函虎牢之險覩關中燕都
皇居之雄遊覽既廣胷次益闊當馬蹄所至或懷古而興歌或登高而作賦或觸景而懷人或感遇而攄臆興之所

至輒援筆隨之日累月積遂成卷帙如是其富也君詩擷百家之菁華吸六籍之膏腴鐫劖萬類劌肝嘔心而行以宕逸之氣出以清靈之筆蓋俎豆李杜韓三家而時泛濫於陸務觀楊誠齋諸家之閫可謂得所宗矣君詩自能傳固無待鄙言而交誼既篤今於其歸牛山也不能自已於言輒弁數語於卷端以質海內君子

存誠齋文集卷五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瓌琮璿珂同校

言邊事上寶相國書

近者暎吉利逞其狂悖以逆犯順再寇粵越復擾閩吳七郡縣淪陷肆其毒螫焚殺無厭海濱生靈受其塗炭號呼流徙天下驛騷罔有安處

朝廷震怒

命大將軍奮揚威武用彰

天討將士觀望不戰致逆夷久稽兩觀之誅每覽邸鈔輒爲眦裂伏惟暎夷乃西北一小國耳豈有經天緯地之學

戰勝攻取之能不過恃其貲財行其黠詐以招致中國無業流民爲之羽翼故所在內應前者定海寧波餘姚鎮海上海寶山諸城相繼失守如以石投卵所向無堅城豈寇衆兵利智勇絕人力足以致此哉乃以漢攻漢耳中國守土將吏生逢昇平養望處優韜畧之書未讀戰守之策未究勵士之法未諳水陸器具之宜未備兵不聽令將不知兵故每至臨陣退縮不戰自潰夫以中國地土之大人民之衆智勇之廣當百倍於暎寇而數城不守者以才能之士皆潛踪草野下位之中守土者未稱其職故也前者

朝廷雖屢下

綸音欲求豪傑之士而終無一至者何也以
朝廷素重科甲尚名位論資格此等人或不得志於場屋或恥於自獻或自負其能不屑小就故多隱伏巖穴待時而出或雖已仕位賤職卑乏景監之薦無由自達於
九重豈堂堂天朝果無人哉爲今日計
國家之亟務有六曰招賢能募死士重賞罰捐爵祿嚴紀律備戰具則
天威可振醜類可殲矣招致天下賢能莫若開軼羣絕倫科無論韋帶之士卑末之員有精孫吳之術及奇才異能者郡縣訪察舉而上薦令尅期赴都先試兵部然後

臨軒親策勿拘以文法其可者
召令廷對擇其尤者倣古行拜將禮畀以旄鉞之任次則參謀帷幄因其才而器使之結以恩信重其威權懸五等之封以待之如果實符其言卽超遷不次則天下守珍懷璞之士當必于于然彈冠投筆而至矣夫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漢高祖所以滅項籍而一天下也領將謀士既得人矣若無勁旅以畀之難責成功某生長海濱頗識外夷情僞夷人別無長技惟習於水戰中國如廣東福建浙江等省非無水師但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戰艦不修炮械未備雖有歲操大

閱之合皆視爲具文將惰卒驕技藝生澀專閫大臣若參劾稍嚴怨聲四起以某所見兵額多以老弱充數遇大閱之期旋以餘丁代之事畢復故每遇徵符一下營員遴選士卒惶顧比及登程婦子號涕故臨敵多有顧惜身家性命之心絕少修戈同仇之志是以所向無功此兵威所以不振也惟鄉勇素未受

國恩少加賞賚卽知感奮故廣東自用兵以來將及兩載徵兵二萬餘未聞有急

國家之難奮不顧身効死疆埸者反多藉勢擄掠廣民受兵之害尤甚於夷寇讀廣民訴文可爲之流涕廣民以兵

不能禦寇而禍反甚於寇於是七鄉義勇持白梃執殳鋤振袂而起衆志成城遂四戰而四克連敗逆寇於白鵞潭斬其梟將伯麥困其渠帥義律於西炮臺賊尸横野流血漂舟窮寇鼠竄羊城解嚴以是觀之鄉勇之勝於兵亦可見矣韓昌黎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一千蓋鄉勇生長是邦山川險夷素所熟習且自衛其鄉里父詔兄勉其出力當十倍於外調之師若能撫以殊恩餌以爵賞必能衝鋒鏑蹈白刃爲上効死與其徒縻 天庾而究無益於用孰若將軍餉徵調之資就近招募既節沿途夫馬之費復一呼可至某謂當令濱海各省懸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以備

陸路又募海中壯勇漁丁以爲水軍漁丁生長波濤習知
水性水中伎倆與夷寇同又募善泅者以備遣使水陸俱
備腹背夾擊此萬全之策也且海濱窮民被賊蹂躪必至
失業窮民失業室家凍餒無以自全而寇又誘之以重貲
故多流爲漢奸我若輕貨財爵祿以招之彼豈肯舍父母
妻孥淪身醜類爲賊用哉是我多一鄉勇則賊少一漢奸
此策之至善者也水陸丁壯既備若無術以馭之賞罰以
勸懲之是烏合之衆未足恃也當明懸號令有功者重賞
有罪者重刑賞必信罰必果則人莫不戴德畏威雖赴湯
蹈火惟上所命矣古來名將未有不信賞罰而後能立功

者若有罪不罰有功不賞誰肯捐軀命出萬死入一生哉素書曰善惡同則功臣倦此之謂也賞罰雖明而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使不滿其欲亦難期盡其長故絳灌之徒雖身經百戰位不過封侯何者漢高祖知其志小也以爲是可以滿其欲也若淮陰黥彭輩則捐齊越豫章而王之以爲非是則三人不爲我用也故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朝廷誠能懸萬戶一封千金之賚則智者利其爵愚者貪其財有不戮力効死之有也紀律者用兵之政令也如梓人之有規矩非是不可以成方圓市肆之有量衡非是不足以昭畫一法曰治眾

如治寡分數是也行兵若無紀律金鼓不明進退無章旌旗散亂士卒驕橫雖有百萬之衆賁育之勇奚益於用王將之道務當三令五申教以坐作進退之法營陣變化之方親上死長之義嚴隊伍整旗幟絕喧譁禁擄掠有犯者殺無赦紀律既明然後可以與之死與之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矣器用者軍中之大命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藝事猶然況强敵在前社稷之安危三軍之死生係之乎八卦六花海鰌艨艟蜈蚣諸船劈山虎蹲佛郎機火磚火彈火罐牛皮帳喞筒皆水師之所必須擡炮擋牌强弓勁弩連環鎗拒馬槍天潢飛江環利

通索鐵蒺藜火牛火馬地雷此陸地之至要若火箭噴筒毒煙毬則水陸並利亟宜如法製造務須精良雖糜 天帑亦不得已也至於攻守之具名目繁多此則責諸在事有司按圖預寘語曰要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若夫運籌制勝行無窮之變須當體察山川地勢臨事決機未可預擬某少事舉業見黜於有司因潛心孫吳之書古來言兵者百家爭鳴乃搜羅博綜窮其蘊奧自維祖宗以來食毛踐土涵濡

聖朝德澤者二百年每欲効犬馬致力疆埸少建功業得名垂汗青庶幾上答

君父之恩下酬少壯之志不謂命蹇時乖沉淪末秩自道光五年得邀一命而待罪邊鄙者十有八年歷六考之班資悼一遷之無分今年届半百兩鬢蒼然幸壯心之尙在或奮翼其有時如蒙　垂聽卽祈轉奏或小有裨於軍國卽重獲譴呵非所顧惜倘蒙畀以馳驅之任誓當盡瘁矢石之間伏候

鈞裁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重修會理城垣記

堯舜之世以仁義爲城郭以禮樂爲樓櫓是時之民薰沐德化紀綱修彛倫敘四海於變萬邦協和內患不生外患不作故雖無城郭之恃而天下已固於金湯矣城池之制守禦之備自夏禹始而後世賴之非禹德不及堯舜殆時勢使然大禹因時制宜以爲民捍患耳及周道衰王室削外則四夷搆難內則諸侯侵陵故始有朔方之築繼有東方之城至百雉之制益以雄峻以爲非此不足以禦侮也楚之攻宋智伯之攻趙微城郭之衛則宋盡南其畝而晉陽悉爲波臣矣或曰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之城非不崇且

堅也池非不廣且深也卒爲秦滅者何也秦咸陽之城池非不更崇堅廣深於六國也而旋卽爲沛公有者何也豈非以政教不修崇深者未足恃歟余曰斯言然也仁義者政之本樹之幹也城池者政之末樹之枝也爲政之道不可治末而廢本亦不可恃本而棄末有枝無幹固不可以言樹有幹無枝亦不得爲完樹也文事武備未可偏廢也是以後世城池之修未敢後也會邑地處邊徼

國朝康熙間始建州城屢圮屢修道光庚子城東西北三隅爲霖雨所傾工巨費繁權刺史事家明府壽泉履任之後三日遍歷城垣余以修築爲言明府毅然曰是固刺史

事也世有以暫時綰符誘而不爲者或雖知其當爲卒畏而不肯爲者或慮物議因循而苟安者是皆不以國事爲事久遠爲慮者也余敢有所謝繼而思曰予五日京兆恐未能卒事也且需民財怨謗易起也余曰會邑雖偏小民頗急公且公賦其財者欲衛其財也勞其民者欲安其民也烏乎怨刺史於是召耆老而謀之咸輸將恐後不賦民而用自足不發丁而力有餘卽經始於是年十月之吉鳩瓦木石之材約金錢三百餘萬計工一萬二千有奇萬杵雷動民不告勞甫半載而蕆事余謂刺史之不辭艱巨重國事民命也不愧民社之任者也士民輕貲樂輸急公慕

義也不負
朝廷德澤澍濡者也是皆不可泯也因記之以爲來者風
焉

孝女廖盼傳

孝女廖盼者南海廖太翁某側室葉姬之女也少聰慧讀書過目成誦後母某媪授以女誡內則讀數過卽朗誦如流翁復爲剖析文義女曰女子之道當如是矣髮方覆額卽有至性事父及諸母克盡孝道鄉里訓閨闈每以女爲法及笄翁教以易數遂精管郭術占卜恒有奇驗翁媪由是益憐之世家名閥問名者履舄交錯於門翁欲得快壻未肯輕以字人葉疾劇女數禱於神願以身代而疾弗瘳女晨夕侍湯藥臥不貼席衣不解帶者十閱月亡何葉疾革女誓以身殉潛市鴆藏之家人不知也及葉歿女哀毀

不食一慟幾絕翁媼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若何自苦乃爾而女痛母死志卒不回遂乘間仰藥翁媼覺而救之女曰兒不孝不能終事阿父阿母報罔極恩然諸兄若姊在足以侍晨昏承色笑兒母孤魂孰與承歡兒將追侍於地下矣願無以兒爲念也言訖而逝當是時搢紳先生及鄉里戚黨無貴賤少長莫不高女之孝而哀其志云

贊曰余每讀曹娥碑輒爲歔欷嗟悼潸然出涕以爲一弱女子目不覩聖賢經傳之訓心不期後世嘉褒之譽沿江七日作秦庭之哭投身洪濤卒抱父屍而出非其精誠動天則盱不果江魚之腹哉茲孝女廖盼生既不愧女箴及

痛其母沒慨然以身殉雖其佩服於女誡孝經者深盡亦
天性純孝使然也觀其臨終數語何其就義從容所謂殺
身成仁者非歟當與曹娥並傳不朽矣

交說

地有五行金水木火土是也而土恆彌縫於四者之間德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而信恆彌縫於四者之間何以知之春爲木主仁夏爲火主義秋爲金主禮冬爲水主智土主信無所專屬而運行於四時之季是以知之人有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朋友恆彌縫於四者之間何以知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情或障塞而不通朋友能通之或離間而不合朋友能合之是以知之然則朋友者濟四倫之所不及者也故列五倫而並重伐木之章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詩人已詠

之矣自古及今有無兄弟夫婦之人斷無無君臣父子之人亦斷無無朋友之人無無朋友之人即無不交朋友之人然而人之品不齊所交之道亦不齊夫以道德相摩仁義相勵有善則極辭褒嘉使益進乎善有過則正色規諷使無貳其過以聖賢期其身亦以聖賢望於人苟際時變則託妻寄孤質諸鬼神而無愧義之所在扶危拯顛輕身家而不顧此道義之交賢者以之交以道接以禮不念舊怨不苟然諾困窘相卹疾痛相關窮達一致貧富不移雖起死者於九泉此心可掬以相示此生死之交君子以之悃愊無華肝膈如鐵言質而直不爲容悅平居若庸庸無

奇然言行出乎血性其感遇報恩樽前一諾則身爲知巳用雖蹈刃赴火刳腹碎身慨然不辭其所爲雖未盡合乎道然其行足以駭世愧俗使千載負心之倫聞之而顏赭此肝膽之交烈士以之若夫以名譽相慕悅以才華相馳騁投李報瓊刻燭擊鉢覽勝懷古文酒娛歡促膝班荊忘形爾汝雖未能指囷相濟亦斷不至雲雨翻覆鬼蜮含沙凶終隙末此則騷人墨客交以文字者也其或誼屬同舟邂逅萍水命駕懷刺縞紵往還時則雞黍相餉迭爲主賓但道或不同意氣未孚情契未洽雖晏晏言笑而對面不啻河山異暱盡屬虛文贈答亦多情僞斯乃庸夫俗子交

之泛泛者也至於市道之交利競錐刀較及毫芒覩饋遺之隆殺爲報施之厚薄等商賈之互販視仁義爲弁髦友誼淪喪可慨也已更有勢利之交利盡則交疎勢傾則情移彼此反面若不相識或爵位相埒則競寵爭權每至媒孽瑕疵排擠傾陷甚且掩蓋下石不遺餘力故致刺於谷風興嗟乎河上吁可悲哉此翟廷尉所以有死生貴賤之慨朱公叔所以有絕交之論也乎然余謂二子皆竊世過激之辭非吾儒躬自厚之道也昔鄭使子濯孺子侵衛庾公之斯追之孺子始曰吾死繼曰吾生蓋以已所與者知之也卒如其所料焉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使我而賢則

所與者必賢而賢者自以類至使我而不肖則所與者必不肖而不肖者亦以類至人當自患不能省躬克己嚴自糾繩使身入於聖賢之域及不能善其擇耳世豈乏賢人君子哉故孟子謂逢蒙殺羿羿惡得無罪蓋責其不能如子濯孺子之擇交耳此聖人反己之道也焉可盡責諸人哉

游崖子寺記

寺在會理州治西北十里地偏途險游人罕至己丑孟冬余偕劉雙橋樊仙槎二子聯騎而往初三四里路猶坦夷至六七里則踰山越澗亂石犖埆側徑崴嵬征馬屢蹶又里許草木覭髳忽迷所往迺呼樵者導而進時雖初冬適日妍風鈍氣候猶不甚寒於是緩轡徐行遥望紅葉滿山高下棊布如綺縎繡錯然林中山鳥鉤輈更唱迭和又數十步溪流參差濺潏吞道間作潺湲聲幽韻鏗鏘如鳴琴筑又三四里寺已在望山益高路益峻遂舍騎步行雙足踸踔迺蚰行猨引而登凡十餘憩息始至山半有涼亭一

亭左卉木蕤雜陰翳轇轕微風時來韻動巖谷亭右列長松六直幹干霄大者高十餘丈挺然特出黛色如染小者亦六七丈峭然角立如張翠蓋圍皆合抱枝葉毵毵秀色可愛因與二子坐綠陰下撫翫久之復賈勇而上不數百步遂至寺寺依巖結構危巖厜㕒如厂若剖甑贅之半寺藏其中舍宇雖不甚華敞然凭欄遼望蒼莽空曠雲煙開闔頃刻異狀羣山雜遝如朝如揖如馳如伏如赴鬬如拱立如傴僂如箕踞皆効技於几席之間俯瞰遠水瀠洄若鋪疋練極目南眺城郭隱隱可辨余與二子顧而樂之遂把酒斟酌怡然忘返少焉紅日西傾白雲歸岫煙霧迷離

儋烏投林暝色蒼然自遠而至乃整驂言旋雙橋賦詩紀勝余既和之復援筆爲之記

易號說

予持子垂頭矮屋食貧居賤二十有二載始而恬然既而赧然年逾不惑二毛已生常抱郎署之歎曩號曰雲谷因自尤其號曰夫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固霖雨之資也然第徘徊於幽谷之間與芝蘭而並處借木石而爲伍安望其不崇朝而澤及天下乎客曰胡不易谷爲墅曰別業也隱淪之所棲善其身矣烏用是客曰其易墅爲畦曰菜圃也或曰十二畝也或曰五十畝也所及者隘也客又曰其在臯與畬乎曰臯岸也澤坎也所及者仍不普也畬二歲田也仍有町畦也客曰大哉志乎無已其野乎曰廣矣普

矣美則美矣猶未善也夫九畹之田極於宇內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余雖不敏請從事斯語矣因易號曰雲畹又從爲之說以文其陋

存誠齋文集卷六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瓚琮瑚珂同校

遊白雲寺記

予嘗讀王凝齋秋燈叢話言建昌某寺寺中石壁有穴二一出米一出油僧徒無衆寡適供一日之用無餘亦無歉後主者欲因緣爲利鑿而大之油米頓竭予聞之欲得一觀其勝然以蜀道險遥無因而至道光乙未予授會理法曹會理固建昌屬邑也竊喜前願可酬及抵州終未暇一往也明年夏以事過白雲寺適烈日燒空炎威灼體馬煩人殆喜其幽閴遂憩焉寺依山傍崖林木蓊鬱西向正殿

一上傑閣兩層迴環星日南北翼以兩廊殿前一池繚以石欄方廣可數丈漣漪澄澈深二尺許水中藻荇交橫中有金鯽數百頭出沒藻荇間投以餌則羣紛聚唼以手揮之則悠然而逝南廊之南有小園圜東石壁峭立修竹千竿嘉木美箭蒙茸搖曳有泉東南來汩汩沿崖腳鳴清鑑毫芒因臨流趺坐以手掬而飲之甘芳郁洌寒沁心脾神氣爲之清曠兩腋間覺習習風生不復知天時之爲溽暑也出南廊繞池而東北蒼崖插天怪石林立苔蘚斑斕嶝道迴折乃猱緣而登可丈許石壁中有穴二大僅容指其一下彷彿有漏痕僧指穴謂予曰此勝蹟也前朝時二穴

嘗出米油以供僧衆僧無託鉢之勞後以婪故鑿之油米遂不復出予因憶秋燈叢話所載與僧言符始知疇昔欲得一覽其勝者玆已身至其地誠非偶然也然細觀二穴殆無斧鑿痕以是知書誌所載及世俗傳聞多以耳爲目文人好奇又從而附會之以聳觀聽若非身歷其境不爲古人所欺者幾希矣或曰二穴在建昌城東之瀘山二說未知孰是姑並誌之以俟異日登覽焉

許由洗耳說

高士傳有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而洗耳此隱者誣堯以自高之說耳夫九五之位何位也治平之事何事也堯雖有讓賢之志然以舜之大聖交薦於四岳堯曰我其試哉始館之貳室歷試三十載至五典從百揆敘賓四門而萬國悅際天變而不改其常始薦於天而授之以位何其慎且重也蓋以天子者九州之大父母四海所環待仰以爲命者也得其人則寰宇蒙其福非其人則寰宇受其禍故不敢不慎也使由居其位雖無禍天下之事亦必非治天下之才堯豈以其能外名利淡嗜欲即以治平之才許

之遠以天下之重讓之耶必無是事也乃隱者之流作爲
侈言誇說誣堯以自高耳事不見於經傳烏足信哉

答陳介人書

介人足下九月二日書來知權晏州適值軍興過境獨上避債之臺某聞之甚喜以為此佳消息也官貧民必安矣敢為晏州士庶賀至以逋負為憂竊以為足下過慮足下平日抱負何如為參軍時矮屋簷下隨流逐隊居恆鬱鬱蓋以位卑權輕不得展平生所學耳今得宰百里社稷人民畀在足以有所建白士元雖非百里才然未始不可少展驥足愚謂足下所當憂者政令未修教化未行風俗未厚黎庶未安耳至於貧窶憂焉且足下素以耿介自命作吏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有寒士所不堪者足下

處之晏如某方私語曰當今狂瀾莫挽之際陳君介然中立不趨勢不營利所謂學道之君子者非耶微斯人吾誰與歸蓋傾心足下者久矣若茲云云者豈信道不篤歟抑樂官卑而責輕也某甚不解也願足下勉爲之以慰故人之望幸甚承詢近狀未足爲知己告某倔強成性所負者氣節所安者天命運雖蹇滯砥礪益堅果其遇合有時固不辜夙昔之志如其不然將歸落霞之麓結旋馬之廬布衣幅巾與世無求樵山漁水足以自樂閉戶著書足以自娛時或竹帽欆鞋二三野老攜斗酒坐綠陰占蒲卜杏問雨課晴當酒酣耳熱援筆而賦以歌詠太平爲唐虞逸民

未始爲失計也韓退之述李愿之言謂利澤施勳業建內
則論道廟廊外則秉鉞抗旄此遇時者所爲也窮居閒處
胸次超然理亂黜陟不知不聞此不遇時者所爲也二者
將必有得焉足下其許之乎愈謹白

王雪樵詩集序

西蜀詩派陳伯玉倡其先而李青蓮以絕世之才崛起而繼之遂爲風雅宗工厥後蘇子瞻文與可陳希元楊升菴諸君子復後先輝映代有偉人

國朝則李雨村張船山亦稱一時之傑吁足盛矣余生也晚不及與雨村船山二公樽酒促膝常欲得如雨村船山者而交之卒未可得道光乙酉余授會理長史捧檄南來見邛郲崒然而雄峻小嶺挺然而森秀謂必有瑰奇磊落之士生於其間庶幾旦暮遇之及下車聞雪樵王君名因往訪焉見其襟懷朗徹倜儻不羈志節行誼落落有古人

風不覺爲之傾倒亟欲一觀其所作而雪樵不肯輕以示人時或見其一斑終以未覩全豹爲憾後十五年始出其拾餘集四卷凡三百餘篇語必求新不肯拾人牙慧而豪放逸宕之氣咄咄逼人方諸張李殆未肯多讓而抑鬱無聊之思一寄於詩蓋懷才不遇屢躓名場文章憎命古今同慨亦可哀也已造物不使雪樵遭際風雲登金馬步玉堂揚厲

國家二百年無前之盛烈而徒使老於山陬水涯春風秋月自鳴其不平何耶或將使動心忍性老其才而後用耶抑河魴熊蹯二者不可得兼耶然與其擁朱蓋駕駟馬弖

刀銮路衢粉黛物後庭狗馬玩好厭於目絲竹歌琯厭於耳及其同歸於盡名隨身滅孰與優遊巖壑閉戶著書文采彰於時淸聲垂於後之爲得也司馬子長謂屈原放逐秀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斯言尤信今雪樵年逮騎省而著作已自炳炳將來雨村船山當爲雪樵分一席也

圉人說

圉人某牧馬以自給凡其所牧輒博碩蕃遂故其索值數倍稍靳則掉臂而之他或叩其術曰吾惟遂其生樂其性別其才均其力而已無他術也暑吾以時浴之寒吾以時燠之勞吾息之佚吾役之才吾優之劣吾斥之饑吾秣之渴吾飲之又等其才力而哀益之夫鼷鼠飲河不過一勺巴蛇吞象始饜充腹馬之駿者其食或兼其常或數倍其常吾則益其芻豆如其量而與之及其使之也駿者責以千里駑者責以百里察其才而使之不責難不窮力是以吾馬博碩蕃遂各効其能者遂其生樂其性別其才均其

力故也若不辨其優劣而差等其芻豆則良者羸瘠而不能展其長駑者痞滿而致疾矣不遠近其任則良者未竟其用必且踶齧哮嘶踴促櫪下矣劣者弗勝其任則必躓蹶顛踣僵仆道途甚且人亦有折臂斷足碎體喪生之患矣夫馬固有能否養之用之之道亦有異同在察其微情而已或曰養之用之之道旣聞命矣其駿劣奚從而別之耶曰善哉問乎世有伯樂而後良馬出良馬不恆得而伯樂尤不易得夫馬之駿者其骨相意氣步驟飲噉自與常殊吾更馳而試之其任重若輕赴遠若近風飈電逝移晷百里而神氣自若者駿足也舉足重滯數十里則息喘汗

汪或蹶或逸此劣騎也至於皮毛則無以異也夫綠駬白㵝飛兎駮象騕褭騊駼乘黃駃騠其行則超景遺風奔霄逐電然而兩耳而四蹄彔鬣而修尾固猶乎馬也非必虎文鹿角麟臆鳳膺而後爲駿物也使按圖而索求之於皮毛之間幾何其不委頓於鹽車之下哉何子曰吁吾於圉人而得知人任人之道焉

甘瘋子傳

甘瘋子江蘇上元人逸其名有神勇力能鬬虎踰高絶遠捷疾如飛淡嗜欲不事家人生產遨遊名山足跡半天下性任俠道遇不平輒爲人排難解紛故人以瘋子名之嘗遊報國寺坦卧簷際適故人至瘋子佯寐不與語故人倦亦鼾睡柱下瘋子乃以右手抱柱起鎭髮其中遂出少頃卧者醒不能轉側曰必甘瘋子所爲也日且晡瘋子始至故人詈曰何惡作劇亟出我瘋子仍以手挾柱殿屋皆震故人乃得起而瘋子色自若見者皆驚遊黃山喜其幽邃雖人跡所不至肆意冥搜必窮歷乃已至蓮花峰峰高數

丈四面陡削如壁上平如砥瘋子遂飛身登其巔見梵宇一區類落成者瘋子喜以爲斯峰猨狖所不到必非人居自詫爲武陵之遇遂整衣入殿宇雖不甚華藻而幽敞精潔花木蕭騷鳥聲上下落英糝徑草碧無塵迥異人世步至禪房見牀帳几案陳設煥爛頗怪之乃偃息榻上見帳隅懸小木魚一戲擊之俄聞門聲呀然二麗人自屋後出修眉皓齒霧鬢雲鬟見瘋子驚顧錯愕卻行欲避瘋子趨前揖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意唐突幸示迷途二女曰君何人烏得至此具告之女曰余本良家子被惡僧擄至此同難十餘人皆幽閉窟室中已數年矣不能自脫故強顏

偷生憫君孤旅宜速行遲則齏粉矣瘋子詰其故女曰賊膂力絶倫猛獸不敢近朝出暮歸上下如隼行且至矣君宜速行瘋子哂曰某雖駑若欲歸請爲若除之女曰君得毋誇乎倘能相救是起死而肉骨也雖然事若不濟是禍君也曰若無我慮賊往來徑路若爲我告之某自能辨女乃引瘋子出指峭崖曰賊往來皆道此君當愼之勿視爲等閑也遂退瘋子乃翳身叢薄間凝神以俟少焉紅日銜山杳無踪兆潛探首下視遥見一人緣溪而來行且近諦視之僧也熊腰虎體軀幹修偉背負一囊步履如飛及崖下乃緊帶撩衣聳身而上瘋子出其不意騰足踼其胷僧

顛略一喘息乃解其囊復賈勇而登立未定瘋子又飛足蹴之僧以手力格僧顛而瘋子亦仆有頃瘋子起僧亦抖擻躍上瘋子俟其甫登竭力踹之僧兩手握其足二人遂俱墜崖下僧傷已重而互相挽結猶獸鬬山足瘋子墜時幸僧爲之墊傷稍輕乃乘間擊其要害僧瞋目曰某稱雄數十年未逢其敵今遇子命也乃三躍而卒瘋子復躍而上爲女賀曰幸不辱命賊已斃矣於是盡出窟中女子燔其舍宇縋諸女子下訊其里居一一送之歸自玆瘋子之名益震至嶺南有巨室某富甲一郡劇盜數十輩謀往劫之瘋子適至微聞其事漏初下乃先登巨室屋隱身潛伏

夜未半忽聞門外人馬沸騰火光竟天巨室舉家驚惶不知所措瘋子知盜已至屏息俟之少焉有盜飛立屋簷瘋子礮之繼至者十餘輩皆擊墜庭中羣盜見屋內寂然無敢復登天將曙羣盜相謂曰入者吉凶未卜孰往探之一盜應聲起倏登牆際見先登者尸相枕藉仰見一人踞坐樓脊知爲異人哀之曰某等唐突自貽伊戚自茲已往不復相犯矣瘋子曰若知悔且舍若羣盜遂鼠竄東方既明瘋子乃下巨室跽謝曰與君素昧生平忽蒙高義拯某於厄敢以家貲之半爲謝瘋子不答拂衣而行巨室挽之曰君義士也既不受謝而死者纍纍奈何瘋子曰來偕詣邑

宰白其事遂飄然而去其排難解紛多類此嘗乘驢渡河水深沒腹驢不能涉乃褰裳挾驢而過其子某亦有父風瘋子慮其及於禍一日召子至以手撫其頂背遂僂子跪泣請教瘋子曰與其勇而危孰若無勇而安今若體雖殘禍其免矣後年八十餘而卒或曰瘋子本儒生曾登進士第任某邑令緣事賜帛東市夜半而甦遂匿其名隱於黃冠云

會理建文墖記

術家地理之說經傳所不載聖人所不道然周公營洛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此地理所由濫觴歟或謂八宅之說始於黃帝暨於周公或曰黃石授書三卷於子房上卷言天中卷言人下卷言地八宅卽地道之書後世無傳焉惟存乾六天五八句元空裝卦四句而已餘皆後人所作後世則盛傳靑烏之術然書亦罕遘楊筠松賴布衣之徒出各著書立說其道遂盛行於是言天星地神五行八卦者紛然聚訟曰某者爲八煞九星某者爲三吉六秀某者爲生剋制化某者爲東西動靜曰六十四卦曰二十四山向

曰抽爻換象曰穿宮僊官曰砂水曰理氣名目繁碎旨趣閎深不可淺窺而大要總不外五行八卦五行八卦之義實本於河圖洛書庖犧因而畫卦作易文王復演爲後天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著十翼其理奧而神然皆言趨吉避凶未及五行五行之說豈始於黃帝八宅耶抑黃石地篇耶不得而考矣然庖犧氏以木德王神農氏以土德王已見於古籍是則五行之說已在黃帝前矣余初不信術家言以爲荒誕無稽嗣稍稍涉獵其書並驗之人事多若合符節即一花一木吉凶皆應如影響宋晦菴大儒也亦嘗論中國大勢關中形勝矣其仕閩時嘗視訟者所爭

地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是晦菴已篤信其說矣余從事會理有年閒閱州乘歷代登膴仕者惟有明三百餘載始得一劉瓚仕至雲南左布政耳我朝振興文教右文崇學州屬好古窮經之士頗不乏人然登通籍者無聞焉心竊怪之因徧覽山川俯察形勢卒多缺陷此科甲所以不振耶吉鄰畦刺史牧會理時嘗與余倡建巽方文墖之議耆老疑信相半適鄰畦刺史引疾歸事遂中寢道光庚子州城東西爲暴雨所圮會家壽泉明府權刺史事與余醵金修城次年工竣頗存贏餘余因復倡建墖之議邑中紳耆等皆篤信余說壽泉刺史因合孝

廉鄒秉鈞康正榜二君董其役遂於是歲孟秋之吉脩甓鳩工於某年月落成壇基廣二丈四尺高七丈六尺有奇文峰巍然聳立雲表行看人文蔚起科甲雲仍佩金魚步

玉堂爲

國家作柱礎余將企而俟之鄒君喜其訖工問敘於余余亦欣前願之能酬爰書數語俾勒貞珉且爲州人慶焉

募建掩骼社引

天地間之最可憐者四曰鰥寡孤獨故仁人在上養老之外於是四者尤殷殷加意焉誠以四者世間之窮民疾苦自諳飢寒誰語非長民者痌瘝在抱隨時體察矜之恤之何以濟天地所不及而上答

朝廷設官牧民之意哉我

朝天下郡縣悉設立養濟院所以加惠窮黎者亦至矣然而是四者生固可矜及其歿後或荒壟無主爲狐狸窟宅或殘骸暴露快狠犬之齒牙不尤可憫乎昔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無主矣曰吾即若主也遂葬以衣

衾夫有天下者王天下有一國者主一國即守一郡令一邑亦郡邑之主也周時特設掩骼之官後世則無耑吏蓋責在有司矣會邑提封千里四方流亡所聚某自道光已酉佐理茲土領事後巡視郊原見荒塚纍纍半已傾頹白骨磷磷每多狼藉諒皆鰥寡孤獨之塋而牛羊樵牧又從而蹂躪之心甚愍焉廼捐俸掩瘞歲春秋行視二次卒以爲常又自念宦轍馳驅萍蹤漂泊懼瓜代後暴露者如故因籌所以垂久之策以爲非捐貲立社置社長司之小權子母歲以所入爲培墡之費不可以垂永久然自顧官卑祿薄一狐之腋不足以成裘一椽之材不足以成屋籌畫

數年未逢其會事遂寢甲午張惺門刺史來牧是邦下車後訊利弊求民隱抑豪强翦狐鼠中刑罰潔已愛民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不求赫赫之名地方以治某因躍而起曰曩所謂未逢其會者此其時矣因以其事商之刺史欣然曰此余素志也遂慨然捐俸錢五萬某捐錢二萬然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且邑中紳耆素多好義詎乏同心必且指囷舍舟共成善舉是所厚望焉嶺南某謹引

存誠齋文集卷七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瓌瑔瑄珂同校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楊忠武公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遇春其先世居麻城後徙居四川之崇慶州世系無所考五世祖明當明季之亂避地寧番衛娶穆氏生星祈字君愛君愛生宗顯宗顯生梅字占魁占魁生廷棟字艮臣艮臣娶李氏生公及弟逢春先世多隱德君愛於

國朝康熙間復返崇慶時天下初定殘骸滿野君愛日荷

脊竭盡痤之高原占魁性慷慨好施與里人負兵糈繫累者數百占魁惻然爲之傾囊代償免數百人於獄良臣亦豪邁尙氣節賙急濟困無少恪緣是家中落公誕之夕太夫人夢得金色鯉旦而生公幼沈默寡言大父鍾愛之常口授之讀年十七去而學劍善騎射乾隆巳亥

恩科以武勇舉於鄉爲蜀帥材官膽力過人甲辰甘肅回民煽亂公隨福文襄公往討以功補靑雲把總丁未復隨文襄征林爽文於福建遷千總辛亥從征廓爾喀陞守備乙卯二月貴州苗民逆命文襄疏請公偕往公至卽解臭腦之圍嗣以三千人由間道進出其不意賊皆驚怖狼顧

公諭以

朝廷威德兵不血刃降其衆數千人事聞進都司

賞勁勇巴圖魯號秋九月擒首逆吳半生擢遊擊嘉慶元年丙辰額侯勒登保被圍於補項寨公率壯士潰圍而入圍遂解十一月苗疆平授副將而教匪已蔓延三省矣覃家耀林之華張漢潮齊王氏等叛楚北王三槐徐天德冷天祿冉天元苟聞名等叛西川李全張正倫高均德等叛秦中額侯奉

命移苗疆之師徑征湖北丁巳春兵次黃金嶂公單騎往探得賊虛實遂與侍衞豐紳率兵三千直搗賊巢斬獲三

千餘級追北數十里賊遂竄復隨都統倫布春敗賊於帽子山林之華敗死餘賊走中堡塞四面壁立惟一徑可通相持數月不能下戊午正月公潛募死士夜半猱援而登寨遂破賊墜崖死者不可勝計覃家耀張漢潮皆就縛齊王氏遁入陝西公隨額侯追之與賊李全張正論戰於興安斬二千餘級賊走投高均德且謀入川與王三槐合公沿江轉殺復屢敗之賊遂星散鼠竄而楚北張漢潮之黨張正潮復嘯聚數萬人欲窺荊門額侯與公復趨荊門時兵不滿萬及與賊接公奮戈直進賊皆披靡軍士亦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一晝夜斬首數千賊入漳水死者無算

餘寇走犯陝西公隨額侯躡其後賊聞風四散公適丁父憂聞訃呼搶欲徒跣奔喪額侯奏請奪情墨絰從軍公感上知遇益奮不顧身是年冬羅其淸及張漢潮之子張正隆次第被俘奏公功第一遷西甯鎮總兵己未春正月公追徐天德至廣安伺賊半渡擊之殲賊千餘獲其黨嚴大林等七十餘人天德率殘寇與王光祖合賊黨蕭占國張長庚自閶中來援公邀之於黃土牆克之再戰於譚家山蕭占國張長庚王光祖悉就縛餘黨奔附冷天祿天祿於諸賊中驍悍稱最聞大軍至悉衆來迎部署甚整公率健銳衝之賊大亂冷天祿中箭死援固原提督是役也賊延

蔓三省蹂躪數千里旋滅旋起自辛亥迄乙丑凡十五稔始奏凱班師論功以公爲最雖曰智勇絶倫亦其忠義素積以身許國所以能然也丙寅甯陝鎮兵變公領兵至子午谷川陝各鎮兵亦至共攻賊於平牟敗之追北二十里遇伏各鎮兵皆潰公獨收集數百人退保柴關賊復至中有蒲大芳等數人乃公帳下舊將望見公輒下馬羅拜公諭以利害設計降之吏議以公處寘失宜左遷甯陝鎮公卽攜家屬往是時反側初安人心未定咸爲公危而公推誠馭下措置有方軍中帖然戊辰入覲

睿廟霽顏遇之

温語嘉褒賜予甚厚仍提督固原兼權漢南鎮事已始
赴固原任先是營務廢弛公至爲之申明禁約賞功罰惰
遴材黜濫得選士千二百人日訓以技藝將士頗以爲苦
公徐諭之曰我馳驅數十年豈不欲暫就逸豫但久歴戰
陣每見技藝嫻熟者便殺賊立功致身通顯生疎者徒殞
軀命勤勞乃汝等富貴之資也於是一軍皆悅固原之師
稱爲天下勁旅後以戰功顯者甚衆癸酉秋河南盜牛亮
臣反殺滑縣官吏據其城
詔公與温撫軍承惠討之公聞
命卽率部下健兒八十餘人馳往滑縣適遇賊百餘抄掠

近村公盡俘斬之是時溫公統豫眾數千觀望不進
上乃改
命直隸總督那公彥成掛經略印代其任而大兵亦絡繹
雲集公手揮旱旗破賊於道口斃者萬餘賊遂堅守滑城
其黨李文成自長垣來援桃源賊復遙爲之聲勢公分兵
禦之殲其外援賊遂窮蹙困守孤城冬十二月用地雷破
之公率眾冒煙入經略亦率壯士登南城殺賊萬餘俘獲
二千有奇擒僞帥牛亮臣徐安國檻送京師三帀月而蕆
事奏上以功高封二等男
紫禁城騎馬公方擬進京復

命遽聞陜西南山民變賊皆以白旗素巾爲號公復奉
命與長制軍齡會勦公卽由滑率勁旅六百倍道疾馳九
日而抵盩厔與長帥議破寇之策適固原兵亦至公於是
率大軍趨隴州距賊二十里而陣公潛召心腹佯投賊爲
內應漏初下又令健將數十人假賊裝束徑往賊營舉火
其先投者從內應之賊大亂自相疑貳故兩閱月殲捕無
餘晉爵一等男
陛見之日
天顏溫霽慰勞備至
賜予有加庚辰秋八月

睿廟升遐
今上登極
温旨嘉公忠誠貫日勳勞懋著加太子少保銜
賞戴雙眼花翎
恩遇益隆乙酉卽有總督陝甘之命蓋殊恩也公自以武
人不習吏事疏辭
詔不許公感
上恩愈加淬礪於民生吏治加意整飭一以培養元氣爲
先丙戌夏六月回疆張格爾叛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巴彥
伯克圖副都統烏爾恭額音登額先後被害

上命伊犁將軍長公齡爲揚威將軍總理軍務公與山東
巡撫武隆阿爲參贊大臣
命下公卽馳抵阿克蘇而喀什噶爾和闐英吉沙爾葉爾
羌四城已先後淪陷丁亥春正月大兵始集三帥會議分
三路進發揚威將軍由中路進公由葉爾羌進武參贊由
烏什進仍會於中路師至洋阿巴爾特適與賊遇三軍合
擣殺賊數萬人逐北三十里復生擒二千餘人奪獲幟械
堆積如阜復戰於渾水河先出奇兵繞其後斬獲過半餘
寇尚數萬據阿瓦巴特官軍銜枚疾馳乘夜潛進甫曙三
面環攻出賊不意復大破之斬首二萬級凡三戰三克遂

復喀什噶爾城公晉太子太保銜寇退守噶爾河公率死士數百人直前渡河擊之賊驚潰遂復英吉沙爾葉爾羌亦降而楊軍門芳亦恢復和闐矣前後收復四城纔四十餘日耳惟首逆張格爾領殘寇遁卡外時値大雪因屯兵固守

詔以首逆未獲措置乖方鐫公太子太保銜並

召公回途次即復之公甫抵京而揚威將軍巳生擒張格爾獻俘

闕下回疆遂平

上嘉在事文武勳陞擢有差並

命繪功臣像於
紫光閣公與焉
御筆親爲之贊仍督陝甘如故乙未春公以年力就衰疏
乞骸骨
上亦念公驅馳數十載年近八旬思得歸休勉
允其請然猶
優詔慰勞且
御製詩以寵榮之前後
賜予無算
恩眷莫二一時人榮之公自結髮從軍大小百戰未嘗不在

行間公偉軀修髯每戰輒結鬢揮刀大呼陷陣身先士卒故所向有功性嚴毅治家有法然交友馭下則謙退溫和不以爵驕人不以功自伐故朝野無間言撫循士卒以恩甘苦與共酬功任能一秉至公故人樂爲之死眞近世名將也道光十七年以疾薨於里第時年七十有八

朝廷震悼卹典特優

恩賜世襲一等侯謚忠武夫人田氏端莊賢淑事舅姑馭臧獲皆足爲閨範公得以致力疆場無內顧之憂者夫人之力也

誥封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丈夫子二長國佐仕至

參將加副將銜次國楨某科舉人歷任河南山西巡撫陞閩浙總督予告歸里世襲侯爵孫五煦熙皆州附生熙例廕刑部主事杰援例得遊擊炘烜幼曾孫五瑶環瑜珥皆國器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銘曰　維古蜀州篤生偉人仗策從戎肝膽輪囷疆場百戰爲國忘身巍巍峻烈赫赫虎臣宣力兩朝持節三秦民頌申伯來宣來旬屹然柱石默契　楓宸荷　國殊眷恩寵莫倫爵以列侯形繪麒麟蜀岡業業妥公之神貞珉峩峩銘公之勳吁嗟公乎孰繼淸塵

書碩農明府六十雙壽序

箕疇五福首曰壽蓋以富貴福澤非壽不足以享之又非壽不足以盡之此壽之所以首重也然而昔人有云無名不可以言壽使德澤不及於當時聲稱不聞於後世雖童頭兒齒鮐髮龐眉者世亦豈少哉必使言行足以不朽事業昭於來兹以此言壽壽斯可矣但二者恒不得兼收焉碩農明府乃不期而獲之人每羨明府之能兼斯二者而不知所以致之者有本也某忝與明府同舟雖未能備悉其世家德望然交既久能略道其梗概明府先世本姓甘氏

國朝順治初以從龍功
賜籍漢軍世有隱德故掇巍科登膴仕者雲仍蟬聯而起
明府幼而穎異讀書兩行俱下為文操筆立就名噪京師
而賦性孝友入事庭闈承顏養志塤篪之間友愛甚篤韓
子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故弱冠即領
鄉薦壬午登進士第剖符西蜀始宰冕甯以神明稱旋調
西昌歷權蒼溪三台簡州巴州越巂諸邑郡事皆有惠政
著賢能聲其為政以端士習鋤強暴為本不事姑息雖素
稱繁劇而所至豪猾屏息桴鼓無聲其決獄也耳聽目察
口折手批案牘累累頃刻立盡而訟者亦莫不心服而去

其所涖於西昌爲最久西昌爲甯遠郡首邑郡城之南河水歲爲民患道光某年暴雨傾注河水宵漲廬舍漂沒南城亦圮明府親問疾苦捐俸賑䘏民賴以安是歲秋明府議築隄防以絶禍本乃捐俸錢爲士民倡士民德公之爲已捍患也皆不召而集其輸金錢若干明府卽相度地勢築石堤數十丈自是河患遂息更以其餘脩築城垣崇墉巀嵲遂爲西南保障方伯監司廉君才能以卓異薦人疑其循聲籍籍謂必載月披星不遑晏息而君初若無事者然簿書之餘輒手一篇商搉古今博通六籍或尋章摘句循書生故習日與寮友輩拄笏看山分題刻燭稿纔脫輒

爲士林傳誦甘恬淡不事浮華敝車羸馬有東京循吏之風德配劉孺人幼讀內則長奉姆訓上事舅姑甘旨無缺羹湯非其手調不敢以進內相夫子彔嘉淑愼周南之關雎樛木召南之采蘩鵲巢吾嘗爲孺人詠焉今仲秋望有旬日之吉爲明府暨孺人花甲初週之辰郡中同人將介祝嘏之觴寓書於余曰明府與某等誼屬寅恭且作文字緣者有年宜有言以爲明府壽余曰明府已自壽矣其世家德望孝友事功文章行誼如上所云者皆彪炳耳目凡人能知之能道之所謂足不朽昭來茲者非耶以此爲壽壽何若耶余復何言曷若即以明府自壽者壽之不亦可

乎夫有斯德者即有斯福明府與孺人既自壽而復壽人則天之所以壽明府與孺人者如川之方至如日之初升正未有艾也請誦南山之什以侑康爵

吕梅仙刺史四十初度序

言壽之文昜昉乎蓋昉乎華封之三祝洪範之五福以及頌岡陵行葦祈黃耇與夫春酒介眉君子偕老諸什之義而已是則獻觥祝嘏由來尚矣然人知壽於百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千百載者之壽之永也壽於一已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千萬人者之壽之大也如我梅仙刺史循聲卓著德配汪夫人芳徽足式所謂壽於千百載千萬人者非歟刺史以皖江碩彥作牧西川錚錚有聲歷權繁劇所在民樂所去民思愈耳其名久矣乙未夏授會理牧地當滇蜀接壤漢夷雜處提封五百餘里治不得其人則奸宄叢

生眩饕暴作刺史至條列地方十餘事榜諸通衢諄諄告誠城狐社鼠為之屏息每聽訟常自晌午至漏初下剖判如流治北六十里有天星橋為滇蜀通衢當大雨時行驚濤轉石弩激矢射故橋屢毀前權州牧張星門明府與愈捐俸重脩丙申夏淫雨浹旬山水暴至橋復圮行旅病涉愈建言以為非更開新道其患未已刺史欣然從之即捐俸召工鑿山開道工竣民去危就安無漂溺之虞與僚友接一本至誠或問何以持己則曰守謙也問何以待人則曰行恕也問何以端士習則曰培學校勤考課也問何以恤民隱則曰本虛衷理冤滯也牧會理期年詩有之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若刺史者其亦庶幾矣德配汪夫人與刺史同里明大義端莊賢淑聲溢里閈事舅姑以孝聞與刺史相敬如賓尤工女紅刺繡五文有鍼神之號治家務儉馭下以寬雖生長富貴家未嘗以驕矜之氣施於儕輩未聞有詬厲之聲施於臧獲蓋關雎之幽貞葛覃之勤儉樛木之慈惠采蘋之齋潔兼而有之古所稱母儀閫範者於斯見之迺知刺史之爲良吏固其天植而夫人之德適左右之故非刺史不足彰夫人之賢非夫人亦不足以成刺史之志也丙申仲冬爲刺史暨夫人四十覽揆之辰刺史德政循聲嘖嘖人口而夫人又內

助稱賢行見化行俗美考績報最爲國家作股肱而後知刺史之循聲垂千百載而無斁則合千百載之壽而爲壽矣刺史之德政被千萬人而無窮則合千萬人之壽而爲壽矣不亦永且大歟二三君子欲稱祝嘏之觥向僉徵言以授介者僉不佞不嫻於文詞尤不能爲侈言誇說酌西池之酒搴崑崙之霞以侑執爵謹次其所知所聞者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重修白雲寺碑

佛法之入中國也始於漢明盛於梁武厥後梵宮浮圖徧天下雖山陬海澨必極其崇宏而威靈亦時著故信奉者衆會理州治北十里有白雲寺創自有明歷今數百年歲不可考蓋邑之名勝也日久頹圮乾隆某年邑紳張贈君某慨故蹟之將湮捐貲修葺遂翬飛輪奐爲巨觀焉每當春秋佳日裙屐登臨者摩肩接踵道光七年丁亥春比鄰不戒燬於回祿廢爲荒邱刺史吉薌畦先生牧會理之明年過其故墟訪之耆老得其顛末浩然興歎以是寺爲數百年勝迹焉可令其一旦泯沒乃慨然捐錢五萬令張廣

文某董其役廣文張贈君今嗣也卽銳然自任曰是寺固先君子之所經營某雖不才敢不承先志而重方鈞命顧土木之工浩大非集腋不足以成裘刺史然之廣文於是醵金庀材卽於是年十月之吉鳩工至某年月日落成紺宇高聳崛岉嶒嵘巒窣赫燁彤碧熣煌嘉木翠竹環植左右嗚呼是寺屢廢屢興茲崛起於灰燼之餘吉刺史與有力焉而張君可謂克繼先志者矣夫佛老之教雖與吾儒異趣而其欲人爲善之心則未始不同也況聖人以神道設教天下愚夫愚婦梗頑難化者語以因果報應之說未嘗不悚然而懼是佛法者亦足以濟王化所不及者也茲

張君徵言於余不敢以固陋辭因次其事而書之並亂之
以偈偈曰
彤彤梵宇火宅大車相承寶絡座湧蓮華門開甘露普渡
恆沙日月燈光晝夜無差
空空法相自在牟尼天花不著果證辟支解脫三昧圓覺
四依娑婆香國誰與同歸

存誠齋文集卷八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褒琮瑄同校

錢蘅儂詩集序

余於陜西道中嘗見錢君蘅儂有題旅壁詩知爲績學風雅之士因亟載之退菴詩話中欲作簡齋之訪心餘謂雖未能旦暮遇當物色之嗣晤書碩農於西昌始知蘅儂寔新甯竊喜仕同邦萍蹤可合然山川阻修尺素猶未通也丙午夏余述職北旋適君亦回自裡塘得訂交錦里班荆促膝相得甚歡蘅儂出其裡塘雜紀一帙相示其中紀山川紀關隘紀風俗紀怪異紀營制大而邊防軍政小而魚

蟲草木無不備載約略數萬言議論宏偉動合機宜足補籌邊通志諸書之缺然後知蘅儂非徒博雅士乃經濟才也余益自信前者之傾倒爲非阿其所好也既而蘅儂復出其無毁我室詩集二冊受而讀之其鯉庭集熏香摘艷欬玉唾珠多胎息中晚唐人才氣直陵轢香山飛卿駿骨虎鬚鴞音蠶絲諸集則極似

國朝袁簡齋而時出入於齊梁昌黎諸家之間蓋取材既廣莫名一體如衮衣繡裳五色相宜也舜琴羲瑟五音相諧也尹牙烹調鹽梅相和也頗牧用兵將士用命也王阮亭所謂擲地金聲者蘅儂無愧焉兩浙詩人自沈休文倡

其先後則羅昭諫錢仲文賀季眞駱賓王孟東野陸務觀
趙子昂吳俊伯陳約之茅鹿門諸公先後樹幟而務觀獨
闢蹊徑不落唐人窠臼海內翕然宗之
國朝査初白袁簡齋亦相繼振袂而起各自名家嗚呼盛
矣蘅儂以沉博絕麗之才馳騁於其間余知諸公復起亦
當虛席以俟惜蘅儂悤悤言別未得朗誦百回他日再合
萍蹤未識武陵桃源許漁人重問津否也

勅封文林郎西昌大令書碩農家傳

書碩農綸字紫園碩農其號也漢軍正藍旗人本姓甘氏其先世於明永樂間以從征遼東功授瀋陽衛指揮使世其職後降襲千戸遂居瀋陽之鳳凰堡

國朝順治初其太高祖諱應春者從龍入關始隸旗籍以武功仕至福建漳州協副總兵高祖文煐蔭給事中累遷直隸按察使曾祖國璵太學生本生曾祖國廷由河南河內令歷官兵部武選司郎中祖仕鑑以

特恩選錄舊家子孫

授筆政本生祖仕鍠由太學生授州吏目補廣西金城寨

巡檢仕鑑無出以碩農太翁際華嗣由官學生考職縣丞借補直隸青縣主簿遷滄州判官生君兄弟四人伯恪敏仲卽碩農也叔恪仁季恪宗碩農少沉毅寡言笑孝友敦篤太翁及太夫人吳氏咸鍾愛之總角從父受書聰穎善記稍長精騎射以太翁遊宦故君遂廢學年十七始下帷發憤遂貫穿六籍登嘉慶戊辰賢書太翁常以正修齊治爲訓碩農亦慨然以經綸匡濟爲已任未幾而吳太夫人與太翁相繼逝碩農哀毀骨立以未克菽養爲痛聞者悲其志焉太翁居官素廉囊槖蕭然靑滄士民素感太翁惠政醵金相賻復得同僚麥舟之助碩農始得扶櫬回京卜

葬於先塋之次道光壬午成進士出宰西川補冕寧以廉能著旋調西昌歷權三臺蒼溪巴州簡州越巂司馬事長於治術政尚嚴而明燭覆盃故所至胠篋斂迹胥吏不敢仰視民鮮罹法其始治三臺卽平反程與國寃獄士民頌之臺邑文風久不振每課士輒爲講論文義飲以膏火學者感發摩厲自是領鄉薦者數人任蒼溪首修學校恤孤獨之無歸凡有便於民者以次舉行蒼俗婦女好輕生或姑婦勃谿或室家反目或鄰里角爭往往投繯而所親復藉以居奇婪索無厭盈谿壑而後已君爲嚴禁且作勿輕生論徧諭民間其風稍息故受替之日父老爲之霄涕其

任晁甯也甫下車廉知奸胥猾吏與鄉豪比黨肉視里閭莫敢訟理君按驗得實寘數人於法一縣肅然邑故多蝗損民禾稼民以祟訴君哂其妄乃禁毆獵時樵採患遂已大府察君能調西昌爲甯郡附郭首邑接壤晁甯民素聞君嚴明莫敢以身試法雖夜不閉戶晏如也先是郡城東河常爲患每遇山水驟漲阡陌廬舍悉成巨浸城東南隅圮君至卽繕城浚河又築隄捍禦民免漂溺再莅巴州也故刺史魏君以憂去是時値州境大旱饑民萬餘胠食富室莫能禁人情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大府知君能檄往涖事多爲君危君至卽榜示曰若皆吾赤子迫於饑饉故假

貸富民今吾粒若其悉來毋擾鄉曲卽啟倉發粟餽民知
君之果粒之也遂散而就賑君又自捐俸並勸諭紳民及
富商巨賈輸粟相助存活甚眾闔境以安當碩農之發粟
也咸謂當先請於方伯監司候可乃行碩農哂曰若俟牘
請往返彌月則亂成矣否則求民於枯魚之肆矣聞者歎
服越巂爲西蜀邊徼古巂蒙詔地萬山環繞延袤五百餘
里皆與番夷連畛數十年來酋長花甲石鱉常出巢爲患
殺掠人畜不可勝計邊民苦之雖屢經官軍剿捕而軍至
則負嵎自固軍退復擾故師屢出無功君捧檄撫茲土也
親按視邊境體察地勢謂利濟梅子營等處左右崇山夾

峙下臨深溪路處其陷如鼠行穴中道旁叢薄蓊翳寇每潛伏其中以俟商旅前後邀截欲逃無所故爲其擄因繪圖上之建議改路於高阜寇旣失從高視下之利又無叢薄之障地高路曠一望數十里寇之衆寡瞭然在目商賈可禦則行否則退而避之又當於扼要處所增置營堡聲勢聯絡則寇必不能爲患大府然其議會君及瓜王司馬受事固能吏也如君言遷道建營三十里間斥候繼屬王司馬復誘石鱉至城而扃鐍之豐其飲饌與之約曰境內安則若生否則死石鱉唯唯暗諭其衆毋得擾邊甯逺王太守復購花甲之首以千金花甲知怨家多遂埋首巢穴

自是越境無邊患君與有力焉大府以卓異薦而碩農歸道山矣享年六十有四屈處百里未竟其用識者惜之有人倫鑑甲午分校蜀闈得士七人皆知名士族姪甘守素需次蜀中疾卒於錦里碩農遣僕視含斂助其喪葬恤其家室未幾守素母又卒又葬之嫁其女於吳氏鞠其嫠孤其好義又如此尤長於詩文著有古文二卷重脩晃甯邑誌若干卷建南風俗略一卷有益書房詩集四卷聽理得閒卽循書生結習與余及山左王雪嶠大梁李紅樵餘杭吳音木江左趙竹菴蜀人潘紫垣郵遞唱酬爲人虛佇不立崖岸人有佳句則稱道不置詩胎息魏晉瓣香子美得

風雅正宗余與碩農訂交十載碩農常嗟余不遇余亦悲碩農之未展其驥足也屢欲次其行誼政績以未得其顛末而止丙午夏君弟恪宗以縣丞需次江南不遠數千里致余書並君生平事略一帙曰先仲兄與君交深知已莫如君相得亦莫如君敢以家傳請余不敢以不文辭因秉採訪輿論次第其事而書之以備太史氏他日之采云爾

贊曰昔武侯治蜀以嚴而蜀治碩農法之而所至亦治國氏有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若猛故有水懦火烈之喻斯言旨哉碩農蓋奉斯言以周旋故歷著循聲至其再涖巴州拯饑民於垂斃弭禍患於片言亦能矣哉

慶夔錫都督詩集敘

古來扛鼎拔山之雄有力如虎勳 蓋寰宇名垂汗青者不可勝紀然求其識一丁字已戛戛乎其難矣況拔戟騷壇自成一隊乎雖郤縠敦詩說禮祭遵雅歌投壺見稱於書傳後世仰其風流然無文字可傳至曹景宗以競病見稱於梁史而所傳不過二十字耳人已奇之惟岳忠武既以功烈冠古今其篇章流傳者皆可被諸金石播諸管絃有絳灌之武兼隨陸之文於斯爲盛至於我

朝以文道化成崇儒尚學雖棫樸兔罝咸知絃誦祈父叔田亦解謳吟於是挽兩石弓者直欲手握龍梭與士林爭

衡彬彬儒雅幾欲突過前代其最著者則岳威信公馬跡所至每多題詠其著作卓卓可傳誠不愧忠武象賢也余曾祖行文登副都督逸泉公大父行浙江軍門靜軒公及同里之盧玉峯總戎均起家武甲科而軍府之餘手殘編弄柔翰吟詠自適裒然成帙余曾得其一鱗片甲載於退菴詩話中此外以武事進未登膴仕而放浪於山巔水涯間以詩自鳴者殆不可臚列嗚呼盛矣余筮仕西蜀始締交長小泉總戎時相唱和已心焉折之及庚戌秋余歸自西藏得晤慶夢錫遊戎於鑪城登其堂見書畫滿壁素琴橫案知非蹶張者流取琴視之工楠製古拂之鏗鏘瀏亮

迴非凡響訊之始知夢錫善琴此乃夢錫物色良材而自製者也贊嘆久之及接談恂恂如書生尙論千古滔滔若決江河然後知夢錫不獨非蹶張者流乃博雅士也夢錫旋訪余於旅邸抵掌而談偶及詩文議論皆中窾竅予爲之傾倒然後知夢錫非獨博雅士乃詩人也彼此相得甚歡次日夢錫折簡相招樽酒傾懷忘形爾汝酒半酣爲余援琴彈落雁履霜數操予雖不甚解琴而雅好琴音聽指下冷冷如微風入松天籟于喁如石上流泉幽韻淸越四載塞上緇塵卅年胸中磊塊已被琴聲盪滌於無何有之鄉矣復出其詩集一冊屬余訂定余受而讀之其生平蹤

跡遺際性情襟期一寓於詩寄託遥深詞旨溫厚深得雅頌之遺若徒賞其詞華猶其末焉者蓋夢錫本操舉子業綺歲即列膠庠文名藉甚緣數困場屋家復不中貲不得已而就職武途欲得薄祿以代養玆雖以武功顯非其素志也故其詩多壹鬱感慨之作勤習得閒輒彈琴賦詩不以名利動其心玩好泊其志覩敦詩說禮雅歌投壺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辨

天居冥冥之上巍然者其高蒼然者其色穹然者其體燦然者其文人得而仰之日月星辰隨之而轉周流不息人亦得而見之似若可測者然而聖如周孔多識多聞如周孔所言惟修齊治平之道子臣弟友之職日用彝倫之理而已於天則未嘗一語及之卽爾雅一書亦祇道其常未嘗涉於怪誕而後世之談天者娓娓然若數掌上紋其亦不自量也已夫罔人以不可知不可見者易罔人以可知可見者難玉歷通政經曰天體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里距地八萬里春秋元命苞曰陽極於九故天九九八十一

萬里廣雅曰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五千七里二十五步東西四步而殺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有奇張衡靈憲曰自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三百五十里洛書甄曜曰天去地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徐整三五歷紀曰天去地九萬里無稽之談人異而說不同此則罔人以所不知不見其爲辭也易至若天與日月五星之運行自東徂西此則人之所共知共見雖欲造爲巧譬奇論以欺世不亦難乎晉書天文志之言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謂天旁轉如推磨日月東行天西旋牽之而西如蟻在磨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 明太祖嘗以問羣臣傳

藻以蔡氏左旋說對太祖曰朕嘗與善步者於天氣淸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在是宿之西夜竟則太陰漸過而東由此觀之當是右旋蓋膠於晉書之說也夫天行疾而月遲月始西而後東者非月東也乃天遡行而西遺月於東而實非東也今有兩馬於此一駿一劣劣者先馳駿者後發轉瞬則駿者突前而劣者在後矣謂劣緩可也謂劣退行則不可也天與日月五星奚以異於是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者也余亦嘗於晴霽之夜植表庭中初則參宿與月俱在表之東少焉則皆過表而西漏將盡則參宿西沒月亦與之俱沒月但行稍緩耳此天與日月五星皆

左旋之明證也且按諸書日月五星各有其道未嘗附麗於天非如蟻之在磨者比天又奚從牽之而行耶論衡曰日月五行隨天而西移行遲於天斯言可信晉書之說蘇子瞻日喻所謂聞鐘揣籥之說也其強辭奪理足以惑世豈公孫龍之苗裔耶

客答

客有謂今人不如古人者予曰古人不及今人遠甚客怪其言請畢其說予曰上古荒渺難稽姑勿具論自唐虞以來遥遥四千餘年人物備載典冊亦無俟縷陳試以一二言之周公大聖人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又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孔子爲之心折者至矣而周公相成王三握三吐以待天下士是聖如周公才如周公猶有待於天下士也孔子大聖人也不以聖自居曰予學不厭教不倦云爾或云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以生知如孔子才如孔子猶未嘗自足也呂牙輔武王一戎衣而有天

下所著六韜陰符後世兵家祖之而王翼篇謂為將之道須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是才如尚父猶欲羅眾彥以自助也武侯相昭烈用兵如神典午氏歎為天下奇才杜子美稱其伯仲伊呂朱晦庵謂為三代下一人而每臨大敵雖智具老謀必咨詢羣僚集思廣益擇其善者而用之以期精益求精慎之至也故平南之役用馬謖攻心之策南紀又安者二百餘年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詢及芻蕘則謀無遺策而後得出萬全奇勳可奏今也則不然居廟廊之上處軍府之中一身之外無餘才一己之外無餘謀是聖過於周公孔子韜略愈於尚父武侯也且處優

養尊穆然之色凜然之威拒人於萬里之外使百僚箝口羣下皆瘖豈不大過古人哉客為搤腕久之曰子言是也吾無以難子也

禮先樂後論

先王制禮作樂者何夫禮者理也樂者樂也所以定民志樂民情也二者相須而並重然而禮爲先周子有言禮先而樂後深得聖人制作之意蓋禮樂者先王馭世之微權也何者垓埏之大廣輪之眾擾擾攘攘飽食而逸居非有禮以範之則人倫乖而亂作矣夫上無禮則暴下無禮則亂尊無禮則陵幼無禮則犯富無禮則肆貧無禮則濫聖人憂之乃制禮以教之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彝倫敘綱常明而天下平矣升降揖讓之文饋遺晏享之節特其小焉者耳民既知禮矣天

下既治矣聖人又憂之憂其苦於束縛而禮終於壞也俯察天地間之有音者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焉於是製爲鐘磬琴瑟管絃笙鼓塤篪柷敔之屬以爲樂又察陰陽造化之妙寒暑節候之宜分爲六呂六律而以宮商角徵羽統之奏之聲和律諧入其耳感其心微妙通神百獸爲之率舞鳳凰爲之來儀風雨調而鬼神享故五帝三王之世莫不家絃而戸歌熙熙然皡皡然民氣和且樂也而鄭衛之音後世之樂不與焉昔夫子聞韶於齊有不圖爲樂至於斯之歎故禮樂並重教及門也則先禮而後樂趨庭之訓則諄諄於詩禮而未及於樂蓋樂可一日無而禮

則不可須臾廢也周子窺破此肯是以有禮先樂後之說也乎

存誠齋文集卷九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瓌瑔瑄同校

程雨琴集唐詩冊序

聯句始於漢武然柏梁一篇惟漢武自具帝王氣象餘子多餖飣成章意不聯屬如老衲衣百綴而成中亦多俚語蓋君臣一時唱和才有優劣故也後世效其體者殆冥過之惟質樸不及耳集句始自晉人太僕傅咸嘗集七經句爲詩此集句之濫觴也至北宋始有集律句者石延年爲最著而工則遜於王荊公孔毅父亦嘗集古句贈東坡然昔人不過一時興會偶爾操觚未有裒然成集者至

國朝而始盛戚鶴泉集唐宋句至數百篇然鶴泉善集不善作殊使文人短氣予友程雨琴以名進士宰西蜀所至循聲卓著人知其長於吏事未始知其爲詩豪也雨琴宰新繁時予權篆新都二邑畎壤相接雞狗相聞因常得樽酒論文其所著　詩集予嘗爲評騭歌行元氣淋漓陶冶萬類嶙峋奇詭直登昌黎之堂律詩憲章唐賢而別出機杼不落前人窠臼咸豐甲寅秋予以內艱交替馬湖篆因吳楚寇盜充斥道路梗塞讀禮錦城適雨琴亦自僰溪來僑寓省垣復示余妙香軒集唐一帙並屬予作序受而讀之喜其信手拈來盡屬天成如五銖仙裳迥非人工

莊叟所謂庖丁解牛技而進於神者矣或謂作難而集易予曰二者爲均蓋欲獨樹一幟與往哲角逐馳騁則作難運用隨心不縛於成語則作易因材於古無事開鑪鑄戟則集易求天然湊泊恰與題稱則集難茲妙香軒所集百餘篇化陳爲新杼柚如出一手且蘊藉含蓄味在言外是集也何異乎作固可以文人遊戲三昧目之耶當與延年荆公並驅爭衡可也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佚事

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者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遼征奢崇明復重慶屢敗張獻忠羅汝才于紅崖觀音寺青山徼諸大梟蜀賊底定征播之役一日連破金筑等七寨爲南川路功第一累遷至都督總兵及張獻忠犯重慶玉獻策請保十三隘撫臣邵捷春不聽又請盡起溪洞兵懇給廩餼捷春與陳士奇皆不許獻忠遂長驅大進全蜀遂陷明史已大書特書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詳余宦蜀年久嘗求其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砫志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

概焉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義嘗蒿歷時盜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與玉曰汝雖弱女子盍亦習兵無徒為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韜略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繖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砫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葵許之于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砫界楚黔之交

不可無備且男兒當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為千乘然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為禪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覰萬歷二十八年正月一日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於軍中曰有解甲韜戈者斬夜半寇大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捍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耶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儀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王征戰者崇明之圍成都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齎重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

我耶遂斬使焚書以其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吕公車會玉兵至斬獲無算崇明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玉之奉命援遼也杏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没玉獨完師還初玉入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稟美之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馭軍嚴秋毫無犯至今京都虎坊橋西迤北都人呼爲四川營以玉得名也獻忠之未入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蜀

提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蜀陷且屠矣子婦張鳳儀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於侯家莊援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節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眞吾兒其書今尙存玉既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哀經望闕大慟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砫避難於其境者皆藉保全每聞慘殺狀輒痛憤不勝歎當道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歷四年也葬城東之迴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惟石砫完以我

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庤糗糧軍備於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譚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壽山幸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眾納款賜勅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裔傳宗大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光裁爲嗣乾隆初以不謹降職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撫有境土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照耀庭中廳丞某涎之與幕賓劣生數人豫事籍其家未盡者爲族子光緒乾沒而馬氏家藏罄矣亡何某丞晝見女將金甲腰弓矢

怒目視曰汝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胃而仆幕賓劣生亦相
繼暴卒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既盡唯存御賜鳞玉一品
服今尚燦然如新云後爲盜竊至此右官詰知爲上賜玉
物齎還其家玉用法嚴有犯雖親族不少貸料敵如神緣
見沮於當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游嗣昌
捷春士奇不得辭其咎矣於戲玉生而忠勇歿猶靈異子
若媳皆慷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眞近代奇女子也陳
鶴亭又言石砫志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
太傅字於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未書永歷
四年某月日葬云攷明史無封侯及加宫銜事豈永歷追

贈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兄邦屏亦殁於陣贈都督僉事賜世蔭弟民屏都司僉事晉副總兵葵嘗戒諸子曰汝曹皆能荷戈不忠於明者非吾子孫也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遺老當萬歷之時天下尚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干城一家馳驅王路以紓國難女爲奇女子男爲烈丈夫忠義出於一門彪炳史策葵實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之以補史傳之闕

王命續論

鱗族龍爲之王能上下天地興雲雷霖雨蒼生其形德才迥與凡鱗殊羽族鳳爲之王戴仁揭義身備五德非聖人在位不至其形德才迥與衆禽殊毛族麟爲之王歲星之精足不踐生物行中規矩其形德才迥與百獸殊夫三者物類耳一稱之曰王其異已若斯況帝皇乎一命之榮亦有數存況天位乎自五帝以降叛逆代興干戈侵尋班彪因作王命論爲覬覦神器者戒已足發聾震瞶暮鼓晨鐘矣曷續爲竊念班論出而後世奸雄草昧自三代以迄於今不可勝舉欲得暢言眞僞禍福庶幾覺悟愚頑以消窺

竊之心夫帝王者天之所生使作生民主父天母地兄日
姊月衆懷萬國統馭四方得其人則天下樂安非其人則
四海塗炭天之所以慎其選者當何如類皆上聖列宿誕
降其生也必有異徵儀表亦迥與凡異亦猶龍鳳麟之殊
乎鱗羽毛也自古及今可得而言夫軒轅孕二十五月而
生生而能言高辛駢齒堯眉八彩鬚長七尺二寸足履翼
宿舜目重瞳母感大虹而生禹虎準龍頜耳有三漏首戴
鉤鈐胸有玉斗此皆大聖人也無論矣湯生兆元鳥之祥
臂有四肘身長九尺耤有國之資行仁布義者數十年網
開三面澤及禽獸萬國傾心復因夏桀射天虐民始與師

伐暴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民望之若大旱之盼霖雨賈者
耕者不變其常所至簞食壺漿以迎之爲救民於水火之
中耳周武之先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仁者數世三分有
二文王猶北面稱臣至武王而紂惡益稔刳剔孕婦剖賢
人心斮朝涉脛燔炙忠良黎民倒懸始伐暴救民孟津之
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有白魚入舟之祥事定而朝野不
改其列夫二王者天與人歸豈偶然哉向使桀紂不至毒
痡天下納諫進賢遷善修德則湯武之終守臣節子孫永
永稱藩也必矣豈後世簒弑者所可同年語哉故孔子無
貶辭若嬴秦乃伯益之後累世功在王室穆公登進賢良

興滅繼絶救災恤鄰爲春秋賢君又兆碧雞金馬之祥故始皇能滅六國一海宇然亦戰爭數百年而後得其難如此而始皇不知逆取順守坑儒焚書罪浮桀紂旋得旋失子孫屠戮陵亦發掘究何益哉是皆身爲諸侯有所憑藉而然至於提三尺劍起草莽匹夫而膺九五益難如梯天矣自漢迄今千有餘年漢高明祖而已高祖生而隆準龍顔左股黑子七十二微時嘗斬巨蛇有夜見老嫗哭於蛇旁者問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蛇當道爲赤帝子所斬是以哭嘗匿芒碭山中呂后常求得之詢其故曰季所在上常有雲氣故知之又嘗爲羽所敗夜遁迷途忽見白光引

道遂得脫蜀漢昭烈帝雖起自民間實天潢之裔兩耳及肩手長至膝復得伏龍鳳雛爲之佐猛將爲之戰檀溪之脫神實相之然龍戰數十年僅得鼎足六朝時宋祖劉裕小名寄奴未遇時亦有斬蛇之異夜過其處聞草莽間有杵臼聲叱之見一媪搗藥問何爲曰吾子化蛇當道爲寄奴所傷搗藥敷之耳曰何不殺之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唐太宗當隋煬之世英雄競起有虬髯者異人也亦欲舉事聞太宗英雄過人狀貌殊異疑爲眞人是時有楊花落李花開之謠而太宗姓復應圖讖未敢妄動因邀善相者往訪之相者與劉文靜方對奕太宗裼裘而來顧盼偉如滿

坐風生相者一見慘然即斂碁曰此局全負矣於此失卻局哉遂出語虬髯曰李郎龍行虎步天日之表他日太平天子也此世界非公有宜別圖虬髯見太宗心亦死遂以所收天下郡縣冊籍贈李衛公遁於海外而立業焉宋太祖之生於夾馬營也紅光照耀異香滿營彌月不散三輔有紅羅浮至太后取以浴之周世宗嘗於書叢得簡帖書曰檢點作天子遂以太祖爲都檢點陳橋之役將士推戴以黃袍加其身奉爲天子固辭弗克明太祖生有異徵長具奇表余嘗見所賜鍾山王徐達御容日角龍頷豐顴隆準大耳方頤鬚髯如戟面上紅痣八十一眞創業英主也

少失怙恃家貧多疾遂舍身皇覺寺爲僧當是時豈有耆念乎然天命眞主豈容蟲蟄外紀所載頗多神怪辭雖不經而神實啟之異人張三丰左右之故屢瀕於危卒晏然無恙鄱陽之戰太祖乘巨艦劉伯溫忽請急易舟舟甫易艦已爲巨礮齏粉矣豈非天乎此數君者或兆異徵或生有奇表或人心推戴或百神効靈皆天也豈人力所能致哉然尙龍爭虎鬬或七八年或十餘年或百數十年出百死入一生始成大業豈尋常凡庸所可擬議哉閒嘗瞶覽史策古來豪傑緣一念之妄而膺奇禍遺臭萬年豈不哀哉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競起者八九國終爲漢滅而

高祖幾死者亦屢矣以曹孟德之才智晉爵魏王撫有北方之地尚終身不敢僭尊號袁術僭稱之不旋踵而國破家亡公孫述王莽不數年而滅陳友諒帶甲數十萬僭帝號即滅張士誠僭王號亦滅明玉珍踞西蜀滅尤速至如南北朝五代諸僭竊不可勝計均等泡漚瞥眼皆滅苟覬覦非分曷異鰍鱓之欲爲龍鴟鴉之思變鳳犬兔之望作麒麟哉且有甚焉夫鰍鱓鴟鴉犬兔之妄思爲龍鳳麒麟雖不得爲龍鳳麒麟仍不失爲鰍鱓鴟鴉犬兔也若夫臣民一經輕舉即干畔逆之條必致建寘極典父母妻子爲戮且禍延宗親噬臍奚及雖欲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是豈

不知王者天之所命帝王自有眞徒自貽伊戚悲夫此余

續王命論所以作也

彭香谷雜紀跋

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蓋山川無地無之而靈秀之氣亦無山川無之其氣磅礴鬱積則發爲人文聖哲天民雖未易多得而名儒循吏忠臣孝子騷人名士義夫節婦固無地無之其間或顯或晦則如花飛茵溷各隨因緣有抱負非常寂寞空谷不見知於世徒與摽梅隰苓之思者何可勝數屛邑爲西蜀僻壤地處邊隅輪廣數百里崇巒屹嶂怒濤洶涌山有錦屛之奇水有龍湖之異前明楊中丞楷白侍御圭皆正色立朝隱然爲一代名臣攷之邑乘仕宦科甲孝子悌弟亦代不乏人且向稱樂土自道光丁酉

馬邊雷波峩邊猓夷出擾焚殺剽掠老君山萬全營一帶
爹鞠爲茂草雖增設營汛歲糜國帑而患如故癸丑冬余
權篆是邑下車後問疾苦察形勢知漢奸爲患捕獲數人
嚴繩以法稍稍斂跡然非行李悝箭社法及團練精壯廣
建碉堡使眾志成城戰守兼施其患未已邑紳彭香谷深
以爲然正擬次第舉行而甫兩匝月事未竟予卽以艱去
耆老深惜予行謂天不欲埽除腥穢登此方於袵席也予
亦以政未成爲憾初予捧檄來屛山州刺史金薌谷謂余
曰邑有彭茂才香谷者端人也通達世務夷人情僞道里
險夷尤所深悉盍往訪[illegible]是以下車伊始卽造其廬抵掌

而談相得甚歡稍及夷情滔滔若決江河言多中肯蓋香谷留饒典籍遊幕蜀中者數十年金鄭谷沙鑑泉二君宰屏時嘗羅致幕中贊勷籌畫動合機宜地方稍治二君得其力居多予交替後因公小有句留香谷每夕必過予寓齋無炎涼態香谷長於兵事善屬文因出予所輯武備精要及存誠齋文集示之香谷亦爽其所撰紀事數卷示予其中山川風俗鬼神怪異水旱鳥獸時事靡不記載約數萬言於本邑事辨論尤精確可補邑乘之缺其他雜紀亦信而有徵非侈談怪異者同日語也異時積成卷帙梓以問世當拭目俟之茲行將別矣謹跋數言聊作飛鴻爪印

云爾

增建恤嫠育嬰所序

記曰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王制曰恤孤獨以逮不足無逸曰惠鮮鰥寡詩曰哀此惸獨又曰哀此鰥寡自古發政施仁未有不先斯五者蓋以五者迺天壤間之窮而無告者也非有仁人君子矜而恤之其不轉於溝壑者幾希

我

朝以仁道治天下德洋恩溥遐邇罔遺是以天下郡縣皆設立養濟院育嬰堂鰥孤老獨廢疾莫不飽食暖衣老者安矣少者懷矣咸豐元年辛亥今

上御極親親仁民普天率土盡涵濡濊澤猶慮一夫失所

慶
詔追省養老恤疾舉報節孝雖唐虞夏商之隆曷以加諸
愈忝膺民社躬逢其盛敢弗思盡厥職岳邑百廢具舉無
事增飾惟闕育嬰之典耳愈履任之明年於勤政課士除
弊剔奸之餘慨然思補前宰之闕議建立育嬰堂且欲推
廣
朝廷德意並添設恤嫠所庶鰥寡孤獨廢疾無或向隅商
之紳耆僉曰此盛舉也某等敢不共勸厥事愈因捐俸為
之倡孝廉方正羅宗秩慨然捐白金二百愈猶慮一狐之
腋未足成裘且下車甫數閱月信義未孚事尤難集適是

歲吳楚妖氛未靖奉檄勸捐助餉益當先籌軍需更未遑及此而各鄉紳民於踴躍捐輸之外買其餘勇復醵金二千九百有奇曰請成公志余曰噫是何風俗之淳且厚也其樂輸助餉急公奉上與國同仇也指囷不吝其勸善舉嘗仁好義也於是飭董事謝克志等購腴田百五十畝計歲入穀三百餘石買屋一區共三十餘間可住百人額曰恤嫠育嬰合院使寡婦貧而無屋者居之有拋棄嬰兒令住院嫠婦之無子者撫爲己子是孺子無母而有母嫠婦無子而有子也且嫠婦得子節操可期其益堅一舉而三善備焉嗚呼鰥寡孤獨自茲皆有養矣向隅之泣其庶幾

免乎所有應任應恤條規備書於左永垂勿朽。

存誠齋文集卷十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瓌琮珂同校

治河策上

良醫治疾兼治其本若徒治末而舍本則寡效而疾終難瘳今有患肝氣於此若徒用柴連尅伐之劑肝未始不暫瘥其復發也可計日而待至良醫則並滋水以養之涼血以解之則疾自已又有患脾虛於此若徒用苓朮以補之脾非不足以暫彊苟飲食稍失調其復弱也可計月而待至良醫既培養之必且補火以生之則脾自健治河之道亦然夫黃河之爲害自古已然春秋戰國時修隄防自固

以鄰國爲壑者無論矣後世天下一家四海皆吾赤子又以何國爲壑乎自漢迄今惟以築隄束水爲良策時或疏濬以納之開沱以殺之或增壩墩以禦之或引歸故道以復之或疏減水河以分之或修涵洞以疏之或浚淵渠以洩之或設牐以盈虛之歷代治河及所陳方略均不出此至漢賈讓三策上策謂勿與河爭地宜徙冀民以避之其說尤謬蓋是時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考黎陽卽今濬縣東郡白馬卽今滑縣冀州境也當水之衝濬滑爲最故有是論河遷徙靡常其經豫冀兗徐凡數千里郡邑以數百使決他州亦將徙他州之民耶是徙之不可勝徙矣

且徙數千萬戶之民取之公則不能給責諸民則力絀此
誠不達事理之論惟漢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歷晉
唐數百年惟唐元宗時魏州一決耳然史祇言其修渠築
隄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一水門鑿德
棣支河入以分下流之溜雖費以百億萬計而能致數百
年之安治河之功禹後一人而已胡渭惜其未求禹故道
余則惜其不更疏龍門以上之上流也至五代及宋始復
爲患明嘉靖間凡六決命潘季馴治之季馴亦治河之能
臣其議不過謂逼漕於河治漕即所以治河導河於海治
河即所以治海考元明皆運漕於河亦當時故事非有奇

謀異論也其意亦曰當浚河堅堤而已矣仍事其末耳歷朝紛紜聚訟終鮮長策故患終不止治彼則此決治此則彼決自明及

國朝爲患益頻或十餘年而決或七八年而決或五六年而決或三兩年而決甚至前工甫竣而又決每決費水衡以億萬計致度支爲之告罄元氣爲之潛消當其決也數百里居民盡爲波臣廬舍膏腴盡爲斥鹵道光壬寅之役汴城不沒者三板居民果蛟龍之腹者不可勝紀蓋未能探河患之原兼治其本而徒從事於末亦猶醫者之治肝脾而徒用柴連苓朮也患烏能已余少讀歷代治河諸書

亦因悉病之所由以爲大禹疏鑿而後歷虞夏安流順軌者四百九十餘年商五遷都以避水患始稍萌然爲禍未烈至周定王河徙礫硆始失故道自是泛濫南北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以迄於今爲患已成故事亦付之天災而已伏思我

朝康熙二十七年靳文襄曾設爬沙船以疏淤塞使沙隨流入海亦治末之良策也至康熙二十九年于勤恪廢之而河旋決盡黃河水濁亦如涇河之水一石而泥數斗以千百年積澱之河用庸劣不職之員而疏之非爬沙船之寡效乃任非其人而賞罰不行也故當秋汛盛漲河不能

容所以橫流衍溢議者咎船而不咎人遽爾廢之殊可惜也又常閱邸鈔秋汛安瀾河員畢賀始以為夏多暴雨秋多淫霖故治河使者以防秋為急務意亦謂雨多則水漲河易決溢亦天時然耳迨道光丙午余于役西藏深入不毛者八千餘里沿途皆崇山岈嶫鳥道盤空無尺寸坦途天復嚴寒五月猶雪但不及地耳至八九月雪便積而不消深山大壑中有深至盈丈者人馬失足墜雪窖中須臾無迹其雪至次年六七月始融溝壑成河奔流潰下萬派悉滙於藏河或入黃河或注金沙江余始憬然悟中國河患及防秋之故夫以甘陝及西方諸國廣袤萬餘里山億

萬重一歲所積之雪當六七月融化盡入於千餘年積淤之黃河欲其容受其可得乎此河決之由也尚幸西藏金川打箭爐占對滇之麗江巴蜀五屯方萬里之地其雪融則入金沙江大渡河青衣江咸注於岷江滙而入大江東趨入海分河流之半不然雖有三黃河弗能容也堯時洪水滔天使鯀治之鯀盜帝息壤以塞橫流無功卽後世築隄壅水之說也舜復舉禹而治之禹知其然故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以分下流之漲治其末也又窮本溯源逾鳥鼠越三危導河積石及於崑崙弱水分上流而殺其勢治其本也治其末則河無獨任

之艱治其本則無萬派下潰之虞禹跡徧九州四海百州無不疏瀹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勤勞況瘁者三十年然後狂瀾平而山川奠民始得安居粒食遂成萬古之奇功至於周患復作近代益加劇焉然則將如之何而可亦曰師禹而已矣師禹之跡徧九州疏百川既乏禹之聖與神勢有所不能當師其治本治末之萬一可期百數十年之安如王景而已矣即偶有橫溢其患亦輕宜於陝西歷城郃陽朝邑甘肅之蘭州河州鞏昌洮州臨洮甯夏等處擇黃河之所經審察地勢於平衍廣野及卑窪原隰開支河十餘又於支河開渠淵溝洫數百支河所以殺上

流之勢溝洫所以消支河之溢亦足灌溉田畮上流之勢旣分則漲流入河者寡秋汛可保無虞而甘肅新疆數千萬頃之阡陌且盡成膏腴秋成足以供軍儲免挽運之勞且西鄰諸國多騎善馳突利平曠今平曠悉變稻田卽或胡窺伺之心其長技不能逞是一舉而三利備焉慮下流之不能消納也於孟津以東豫冀青兗之境疏支河以洩之凡黃河入海所經計地分汛汛懲五十里各置爬沙船二分左右道而行順溜由左則泝流由右船設文武各一員水手八名颿二櫓二艙後懸爬沙耙略如耕耙狀橫六尺排鐵鉤齒長五六寸者四十枚枚重三兩連爬共重不

得逾三百斤使勢輕而船易行責令上下往來梭織無停晷船行耙隨耙爬沙起隨流而下其已成洲灘者則施以鋤鍤隨而爬梳之行之一年則河自深通無壅塞之患此治末之說也上下流既鑿支河以殺其勢復爬沙以梳其淤則河患可已其舊日之隄則責成河督歲一小修勿使坍圮以防盛漲毋許浮冒有名無實濫糜國帑者罪之慮員弁之虛應故事也則設賞罰以鼓勵之其需次者終歲勤奮爬梳積滯河深通若干尺予以儘先委署優缺一次實缺則對調善地二年勤奮河又深通若干尺秋汛安瀾需次則予以儘先前補用實缺則予以陞銜三年勤奮不

懈又深通若干尺秋汛因之安瀾需次則予以陞銜實缺則儘先陞用先換頂戴若一年曠職需次者停委一次實缺者撤任二年曠職需次者摘頂實缺者鐫一階三年曠職需次實缺均落職文武皆同三載一更替至察勤惰辨深淺别功過則在大吏之留心體察務在破除情面無枉無濫而已如賞罰明黜陟公當無不奮勉自効仍如前之虛設無功者未之有也此治河本末兼治之上策也余於嘉慶年間趨庭東豫過河者屢矣是時河已壅遏而廣尙可二三里中無沙渚迨道光乙巳以獲盜入覲復渡黃河寬僅及前之半中多洲隆起茂草芃芃然隔

二十餘年間淤積若斯無怪其決之頻也此爬沙船之所以不可少也有難余者曰爬沙船事簡而易行至開支河出自創始所費不貲誠恐財已竭於司農而功難成於邊鄙將若之何余應之曰昔岷江爲患巴蜀半成澤國禹於岷江之東鑿沱以分其流濬巴漢而納之江岷患遂息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至漢時輒復爲患蜀郡太守李冰復鑿離堆而深之疏沱流之下爲三以避沫岷之水且引以灌田成都遂成沃野千里至今利賴之岷患遂息此支河之效也且往者河決數矣

國家開衡工土方豫東東河諸例天下踴躍急公費帑無

多而事已集如開支河盡亦倣此有挑河若干丈或數十百丈深濶如制者即酌給官階翎枝其土著之民有挖若干丈或數十丈百丈者量給佃官地若干畝免租若干年皆酌其効工多寡以酬其勞如溝洫所在有利其阡陌者則責令田戸自濬若干丈毋使坐享成利曩者林則徐所墾新疆田畝亦可一律開支河溝洫即酌調就近駐防兵丁以助工其助工者秋粒所入增其糧糈利能及已怨必不生且勇於趨事若是則所費有限即有所費較之數歲一湮塞洪流所費以億萬計則已少矣以數十年間所塞不知凡幾所費不知億千萬計則尤少矣有不以余說爲

廷潤奏而行之則河患其少息乎豫冀兗揚之民亦庶幾
獲衽席之安矣

治河策下

余上策既本末兼治矣而河道亦當籌其盡善攷故道有二自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遷以東入海之故道自周定王時徙礫砱遂棄故道後更遷徙靡常冀豫兗青徐之間咸受其患勢不可臆測胡渭謂河本隨西山東下北去後世欲求故道而不得歐陽修亦謂大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漢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多謂合禹治舊道惜其策未行王橫亦議徙河沿西山足乘高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故道適際哀平之世國祚阽危皆寢未行宋之北流實行其導河入海之路孫禁則議決平

原金隄合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亦一道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即明商決口之別派也胡渭又謂事當於理雖爲人所格天必從之故事機之善未有善於宋之東北二流者也此胡渭深是賈孫之議者也而余則善賈讓王橫之策雖未必卽與禹道合而其理與勢固善矣孫禁之論則未盡然也攷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朝澶濮滑館陶棗强原武温縣滎澤頓邱曹濟屢決矣皆北道也孫禁說未足憑也惟王景治河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以入海蓋河分流遂從漯川導至東陽武與王莽故道合卒致數百年之安雖非禹河故道而後之

治河者皆當北面師事之夫水性趨下無分南北東西惟下是趨天下之勢亦利河北行吳玠王亞胡渭亦極言北流之利余亦甚以爲然蓋由北入海道近而隄防工用之費節且所經之郡邑不及南行之半縱偶有漫溢不過偏災南入海則道遠隄防工用奚啻倍蓰而所經之郡邑亦倍北道賈讓王橫之議若行更於下流挑浚河以分其漲堅隄以束其流更於上流甘肅新疆開支河溝洫以殺其萬派潰下之勢則數百年可保無虞次則循王景所治故道自滎陽東至千乘以入海此則已收成效於前爲可憑也次則

國朝孫嘉淦疏請開減河引入大清河使北趨入海其言曰自宋熙甯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即臣所言之大清河也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廉訪尚文言相度地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勿塞爲便有司卒塞之蒲口復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元至正初決金隄等處丞相脫脫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者亦導之北行未嘗使南也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

道遂淤正統決張秋景泰復決張秋東入於海宏治又決金龍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書張秋者以黃河北決必經張秋以潰運道史以運道爲要故書張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即東阿之山山下即大淸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淸河以入海史有詳略有書有不書也自昂始消金龍決口塞決口三十六河遂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淸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是晝開減河以入大淸河古人已行之非臣創爲此言也我

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腳故其道亙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無害亦足徵矣孫嘉淦之建是議也亦據白昂之舊非臆說此亦河道之又其次者也又有難之者曰河道所宜子引古援今而斟酌之似有據而可信惟上策爬沙船之議余猶疑之

余曰君疑其始設而復廢乎夫始設者康熙二十七年靳
文襄也考其制沙耙與混江龍二者約重千觔祗以四水
手駕兩櫓其行故緩于勤恪以其鈍滯也奏請廢之船廢
南河卽壞當時中外士大夫暨河壖吏民咸歸咎之後黨
同伐異者又强爲之解謂巨艦乘風鐵錨一下卽止不行
今爬沙耙重倍於鐵錨船安能動乎誠聾言也夫米麥菽
粟養人者也一日不食則飢旬日不食則死有飽食而致
疾者遂謂米麥菽粟能致疾而廢之乎靳文襄之製吾未
得而見之混江龍沙耙未必不可用其不善在過重船無
帆蓬四水手駕兩櫓耳且傳聞當時劣員黠夫攬載商貨

其重滯也固宜因其重滯而廢之亦猶飽食得疾而咎米麥菽粟而欲辟穀絕粒也豈不謬哉今製船形如海鰌首尾窄而身長則靈便爬沙耙重不得過三百觔船用兩帆水手八名駕二櫓乘風順溜行即駛即泝流而上有帆與櫓行亦必不稍滯豈可因其法未盡善而廢之乎又觀河防書海客謝某所陳方略云憶昔年航海常遇拋錨纜並無風浪船忽然移動舟人亦不解其何故今始悟海口潮溜潮小則面溜底平潮大則徹底奔流要知錨齒插入沙中則錨柄錨纜皆能激水下趨沖開海底泥沙則錨齒露出因而移動勢然也方今河底溜勢平緩不能挾沙入海

可否即照激水沖沙之意用船千艘舵尾皆掛一拔水板兩邊再加鑲板闊數尺長數丈以外洋堅木爲之加以石墜使一頭沉入水中其式如削瓜之錄其板下製車輪一道離水底一二尺輪在河底轉動水從板下激出注沖河底再掛鐵篦箕於船腰且篦且汕自下而上逐節疏通船隻衆多乘風而上順溜而下使河底沙水刻不停緩冀可挾沙入海或亦節省人工之一法歟觀此說與爬沙船意同而所用拔板鑲板鐵篦箕車輪石墜較沙耙且重數倍其法亦繁瑣難製又言呂宋英吉利疏浚海口淤淺用機紐轉盤鶯架播箕其法尤繁而難行費亦甚鉅外夷且不

憚而爲之彼老於江海者言如此則爬沙船之可用亦可知矣夫復奚疑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 璟瓌 琛瑺珂 同校

介子推論

介子推古之介者也從晉文出亡周旋患難間者十九年寒暑饑渴風雨雪霜十九年中辛勤備嘗矣公嘗飢不得食推且刲肉啖公矣在旁觀者必謂推功且不堪將來酬庸懋賞當如何矣迨公反國徧賞從亡而推不及推亦不言祿且無怨詞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耳天實寘之二三子以爲己功乎遂奉母隱於綿山盡藎勤而不居功若此可謂賢矣豈獨介哉而公忘患難相從之績爲不情食

人之肉以充腹而忘其忠爲不義焚山以求爲不仁晉文烏得辭其咎哉然當聞龍蛇之歌悟而求之悔心已萌欲自補過矣亦可出矣而推不出似近於懟及求而不得焚山以逼之更可出矣縱浮雲富貴出而辭祿仍不失爲介也即不然負母而逃隨麋鹿而處其介尤足稱也乃抱樹就焚輕父母之遺體使母老失養可謂孝乎未審推有後否也使似續尙虛身死嗣絕致若祖若父荒壟餒鬼乏紙錢麥飯之獻可謂孝乎當焚山烈澤時未知其母已逃否也使逃而獲免則返哺者何人若母亦與其難而身求介名致母不考其終則不孝孰大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

鴻毫者取義成仁死忠死孝重於泰山也不合於仁義則鴻毫而已耳推之死於鴻毫不亦五雀六燕乎余曩常欲論之久矣以高其介而悲其遇未嘗不爲之搤腕太息而責晉文之憒憒不忍下筆然有傷子道如彼其介也得勿矯乎且與聖人教子之道刺謬甚爲推惜春秋責賢者備是以終論之爲好名忍親者晨鐘焉然視後世鄙夫求榮固寵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則又不啻霄壤矣

敕封文林郎晉贈奉政大夫畢君雪傭墓誌銘

咸豐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前貴州畢節縣知縣

敕授文林郎晉封奉政大夫畢君卒享壽六十有四君諱楚珍字士珩雪傭其別字也畢公高之裔世居江蘇之太倉州春秋時畢萬者仕晉爲大夫有功封於魏戰國時畢戰者仕滕爲大夫晉畢卓官吏部郎南北朝畢元賓累功封須昌侯畢諴仕李唐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畢再遇事趙宋爲武信軍節度使贈大尉謚忠毅爲當時名將畢仕安仕終參知畢享事明爲應天府尹代有聞人

國朝弇山六宗伯諱沅乾隆庚辰大魁天下以兵部尙書

總督兩湖君之從祖也祖諱瀧兵部車駕司郎中皇考硯山公諱繼曾河南黃沁同知妣陸太宜人君兄弟五人長毓珍候選從九品次文玉弱冠入泮有名士之目屢試未第齎志以沒次卽君次文翰太學生次嘉珍邑庠生君少沉默於伯仲中尤篤學綺歲卽知名稍長硯山公陸太宜人相繼逝君扶櫬歸里喪葬盡禮旋以家徒四壁孑然一身復游大梁遇考城令吳楓亭詢悉家世憮然曰故人之子也招爲記室以君謹厚學有本源深重之以女歸焉卽淑配吳宜人也君自是益發憤力學遂登嘉慶戊寅

恩科賢書旋考取景山學教習道光辛卯選贛榆教諭贛

邑文風久不振登鄉薦者寥寥君毅然曰作育人才吾輩事也余敢以閒曹視之於是課諸生甚嚴並選秀民子弟聚而教之訓課講解寒暑無間邑人士以君善誘不倦咸樂從之游而執經請業者履舃交錯於庭矣未幾汪元愷龍方幹等相繼登甲科鄰邑沭陽洊饑海州牧廉君才且任事不苟檄司賑事君徒步稽覈分别等差民咸沾實惠存活甚眾時方隆冬君衣弊裘吏有以珍裘獻者君曰此百口待哺之資也郤之緣是人不敢干以私次年沭陽蝗州牧復檄君往捕沐雨櫛風晝夜宣勞币月而蝗蝻盡歲賴有秋秩滿以卓異薦赴都之日祖餞者繦屬於道二十

里不絕有戀戀泣下者癸卯君出宰貴州權綏陽縣篆兼桐梓事綏陽故事里保繁重民病之君下車卽爲裁革民立生祠祀之旋署湄潭畢節皆有聲任畢節之次年值歲不登君請發常平倉以賑格於吏議君遂獨力任之先捐俸爲之倡復勸諭富民巨賈平糶與賑粟並施民免於溝壑者君之力也次年復疫君固精岐黃術日坐廳事診視施餌自夏徂秋所活無算畢民德之繪像以頌遺愛是時粵西盜洪秀泉反荔波與粵毗滄相接大府思得幹吏以堵其衝飛檄調令荔波以資保障君不敢顧戀身家星夜馳往繕城捕奸召募勇士賞罰信明咸思敵愾孤城卒保

無恙而君以馳驅瘴煙毒霧間勞筋焦思緣是得疾謝病歸行李蕭然囊無長物就養於嗣君庭璜灌縣尉任所甫三載疾復作遽返道山矣以吳楚盜賊蠭起道途梗塞遂以某年月日卜葬於灌縣青城之麓佶嗣四人曰庭琥候選從九品曰庭璜即灌縣尉也曰庭琮庭璋皆業儒女公子四人三均適宦族季幼待字孫三詒符詒穀詒穎俱幼孫女九長適呂氏餘未受聘銘曰

青城峙其西岷水環其東隆然中處者實爲君之宮

劉節婦傳

劉節婦者灌縣張國瑞之女同邑劉天林之妻也生長農家而貞靜成性曉大義年十九適劉氏翁早卒事姑以孝稱生子甫週齡而天林病歿婦年二十八矢志共姜而哀姑在堂家綦貧仰事俯畜無以爲生父母憫其零丁貧苦欲嫁之婦不可强之婦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所以不卽死者以白髮之姑待養黃口之兒待哺耳苟渝初心白髮黃口何所賴乎遂截髮自誓父母以其志堅事遂寢而家徒四壁饔飧操作悉賴一身幸夫在時佃大姓地數畝婦於是躬自耕耘辛苦備嘗雖歲收數斛麥而一家數口衣

食所需甘旨之奉僅給半歲之供乃佐以女紅盛暑不操扇隆冬無絮衣常自忍飢寒而高堂衣食無缺姑卒喪葬如禮子稍長無資就傅念母勤劬遂學稼以代母勞傭得值輒市肥甘奉母長娶於某氏咸豐三年婦七十六而卒[illegible]亦茹荼者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州里戚族莫不賢之當婦卒時其子先患疫將就痊奔及母歿一慟亦絕孫三人均稟遵祖訓勤儉力穡能自樹立家稱小康吁翦髮自矢志堅金石婦之節也奉養哀姑生盡力而死盡哀婦之孝也撫子成人使劉氏似續有賴婦之賢也余是時以讀禮閒居緣遭時變僑居濰邑聞劉易齋茂才爲之請旌道

其事甚詳余曰有是哉若婦者可以風矣因走筆疾書爲之敘次其事以俟他日修邑乘者采焉

送李伯龍序

川嶽靈淑之氣蘊蓄既久必發爲瓌偉卓犖非常之士故詩詠申甫則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孫子荆亦言曰其山崒崋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落而英多然則邁軼羣倫之士其爲山川孕育也奚疑是以恆嶽鍾靈而生堯塗山鍾靈而生禹華岐鍾靈而生文武周召泰岱鍾靈而生孔孟顏曾此其大焉者也次則班馬鍾於終南屈宋鍾於衡嶽二程司馬光鍾於嵩洛海剛峰邱瓊山鍾於五指張曲江鍾於庾嶺錢鏐鍾於天目所鍾之賢才大小雖各殊其爲山川所鍾則一也道光壬午余遊英德上登嵲

嶸下泝清流仰觀俯察見其高者則硉矹崛岉蔚然森秀窪者則浩淼汩潏泓然瑩潔晦明變幻朝暮異態氣象萬千不可名狀意其間必篤生偉人期得而旦暮遇次年得昭李子伯龍於羊城軀幹修偉異之因邀之旅邸沽酒對酌放論古今議論風發無所詘撓自是往還無間晨夕其文章宏深雄闊莫測涯際伯龍固英德人意者即鄉所謂卓犖瓌偉非常者耶然懷璞未售徒抱卞和之嘆吁人生知己抑何其難哉兹伯龍有齊魯之行將泝沅湘登嵩岱曠覽天下山川以抒其抑塞骯髒之氣余謂川嶽既育非常之士必有以位置之豈終宂落無偶徒友漁樵而伍麋

庶肆情於山水間已哉茲因其行欲廣其志故重之以辭

與某執事書

某頓首謹啟某官執事閣下牧令乃親民之官上應列宿官雖不甚尊然膺民社之責握生殺之柄喜賞怒刑得其人則百里蒙其澤否則百里受其殃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二千石與良有司耳閣下前涖某邑頗有蜚語曹好曹惡亦近日官場惡習始說者過當未足為閣下累今處繁劇嫉者益眾願謹之於始一洗浮言毋使聽者惑焉幸甚某某讀循吏傳見古之良牧令所至礪廉隅問疾苦同好惡布教化興學校鋤奸宄掖良善卹鰥寡正躬恤物革害興利為國家培元氣為風俗憂頹靡勞心焦思不遺餘力

而上官之喜怒身之黜陟子孫之田宅不介於胸中未嘗不為之掩卷三歎以為官無尊卑澤及生民則流芳百世所謂廉吏不可為而可為者此也若夫逢迎奔競附勢趨炎某官權要將如何以悅之某人當道將如何以結之中心營營膏以繼晷地方之利弊不知民間之疾苦不恤此俗吏之所為閣下當亦鄙之雖虎賁腴縻好爵未嘗不足以快一時而百年後自居何等視德業脩於身循績昭於時榮名垂於後者孰得而孰失知閣下必熟計而有以自處矣某何足為閣下慮閣下清門德胄治譜家傳素以良吏自期願將夙昔所學措而施之坐而言者起而行之某

將傾耳以俟知交有素言無忌諱且愚性戇直心欲有言如袁簡齋所云若骨鯁在喉必吐之而後快尚冀亮之某作吏數十年想愆尤叢雜亦欲借助他山願勤攻其短勉其所不逮使得寡過焉幸甚不宣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琮瑄珂同校

愛蘭說

人莫不有所愛林和靖愛梅以其鐵幹橫斜標格異也色香兼備冒雪而開如松柏後凋不以歲寒易節其實亦鼎鼐之所需賢臣高士倫也故宋廣平爲之賦愛之宜也周茂叔愛蓮作愛蓮說重其品也其花固可愛且出泥滓之中皭然自潔處塵壒之內纖埃不著君子之體也根葉遂實復有濟世之功君子之用也茂叔愛之亦宜也余於二花固愛之重之嘗屢詠及之矣而性尤愛蘭貴其品高而

德充也夫百卉多以色勝而寡香或香矣終未若蘭之清芬鮮匹故孔子贊爲王者香自衛反魯見蘭薇於蕭艾之蔡自傷不逢時援琴而作猗蘭之操顏師古亦以國香稱之黃魯直則謂似君子蓋蘭之見重於聖人賢士大夫久矣以其雖託根於深山窮谷高士屐齒所不及遊人足音所不至而芳菲自若馨芬孔揚如君子之德行脩於身不知不慍遯世無悶也德之充也園圃中紛紅駭紫莫不爭妍取憐嫵媚自衒而蘭素蘤碧穎不與凡卉競豔冶而氤氳馥郁無風自遠亦猶逸士之身無媚骨恬澹自守不以色悅人特立獨行不務奔競也品之高也百卉花時則士

女遊賞紛紛紜紜下自成蹊非不足自豪也而一經風雨飄落泥塗或過霜霰則葉隕枝空或莖摧條瘁無復佳觀矣蘭則不然旣曄於春秋足供幽人之佩卽使斂華弢芳而縹帶緗葉青翠四垂隨風搖曳其幽姿雅韻亦自可愛不同常卉之徒以花勝也質之美也具此德品賞之三美余故重之愛之此斯說之所以作不使蓮梅之獨擅千古也

守遷說

自古修建城池者所以備非常衛民生也然亦必須藉民力以為固何者蓋國家經費有常額兵無多以省會言之軍督提三標額兵不過五六千名郡城不過三四百名及二三百名守捍已形單弱至如州縣駐防者兵多不過十餘名少則數名而已城雖小而雉堞數千以數人站垜安在其能禦暴乎是以必借資民力民雖勞烏可已也況勞其力正所以保其身家子女玉帛也且守城之道未戰而決勝者有五寇遠涉而來足繭履穿筋力疲之我養其全鋒以逸待勞勝之之道一也仰攻者難俯擊者易寇雖有

炮火可恃我亦有炮火之利況我有城郭之衛寇無城郭之蔽我從高擊下以有蔽擊無蔽其損傷必多此勝之之道二也彼爲反叛之民以逆犯順我奉

天子威靈爲生民捍患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代

天行誅以順擊逆勝之之道三也兵法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彼跋涉山川負糧裹餱勢必無多其所恃者因糧於民我堅壁清野以俟之使擄掠無所安能枵腹而與我曠日相持此勝之之道四也我有高城深池之險我欲戰彼不知所守我欲守彼不得而戰操縱在我此勝之之道五也我有此勝道五何爲而不守乃播遷以避之乎或曰我

得此五勝可坐而勝敵耶抑更有策也曰善哉問乎雖有此五勝安可恃乎守城之法禦攻之具登壇必究武備全書洴澼百金方紀效新書鄉守輯要諸書言之已詳當先講求精熟始免臨時張皇而其大要尤在峙糧餉籌庫貯安輯貧窮搜詰奸宄召募壯士備器械修樓櫓嚴號合信賞罰激忠義一衆志搤險要多偵候謹防禦勤巡警禁諠譁與衆同甘苦隨機應變出奇制勝不爲詐誘不爲强怵毋輕出戰毋妄追襲非操必勝之算毋得輕舉妄動待其懈出奇兵以擊之斯乃守城之要策也糧足械備則民心固庫儲充則獎撫有資貧民安奸宄絕則無蕭牆之患號

令嚴賞罰信則衆用命忠義明衆志一則上下力并險要扼則寇有所顧忌偵候多則敵情預知防禦謹巡警勤則無倉卒之虞誼讙息則民志定甘苦共則士樂死應變出奇則足以破賊立功昔田單守卽墨趙襄子守晉陽劉錡守順昌朱爕元守成都皆以寡勝衆以弱破強胥是道也若聞警張皇各謀遷徙眞懦夫下愚也夫離百年之鄉土拋先人之壟墓客寄異鄉或舍城池之堅固而就鄉閭之砦堡紛紛逃竄捆載囊槖繦屬道途姦民見之而生心土匪乘間而刦掠是寇未至而先已被禍矣不聞安慶九江揚州鎭江鳳陽滁州諸郡紳民移徙者多爲土匪殺戮擄

奪乎此前車不遠亦足爲鑑已惟廣西桂林湖南長沙宦民一心相與[illegible]守卒皆保全又明季張李之亂毒徧天下所至坵墟盧忠烈備兵大名時教民築堡自衛保全甚衆嗣撫鄖陽教民併村立寨築守如前鄖民知大名之效踴躍奉行鄖屹然遂成巨鎮賊不敢犯夫一砦尚能自守況城池乎蓋寇本窮民耳非有賁育之勇孫吳之智戰勝攻取之能也彼能殺人我亦能殺彼何所畏而流離播遷以避之任其橫行而亟手乞命乎且我能往彼亦能往而賊偵知遷移所聚富戶必多子女玉帛益廣其亟涎力攻又必然之理也是欲避患而反招患也是則守與遷之利害

判然矣可不猛省城居者安於城鄉居者安於砦力圖守固衆志成城雖有强寇安能肆其毒螫矧兹烏合之衆哉果能各振懦弱之氣旣克保身家復得忠義豪傑之譽兼邀

朝廷爵賞之榮豈不美哉近聞成都士民聞有河南歸德之警攜家播遷者紛紛矣深悲其失策因作是說以破其惑如聽斯言修爾戈礪爾矛其敵愾同仇則西蜀地方幸甚西蜀生民幸甚

玉帳狐腋自序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古聖王戒之於是漸民以仁摩民以義飭之以禮和之以樂優而游之使自化之是以奸慝不生暴邪不作民無兵革之災野無戰爭之患故鳳凰鳴於庭麒麟遊於囿景星現慶雲出天下垂拱而治迄軒轅之世蚩尤作五兵兵始興於是風后作握奇經陣圖始濫觴矣及周呂牙作陰符著六韜用兵之法始講矣自兵法出而兵遂不可廢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至春秋戰國時黃石鬼谷孫武吳起穰苴之徒作而用兵之道精益求精卽武侯忠武志及諸家言兵者皆以諸子爲宗而武

侯增演陣圖十五究極蘊奧精微莫測未可淺窺君用失其將是以國與敵也將用失其道是以卒與敵也故用兵之法不得不究也余少習章句壯好韜略嘗讀留侯班定遠武侯傳竊慕其爲人以爲男兒生逢盛世不能建奇勳偉績書之竹帛傳之無窮徒爾沒世而名不稱甞亦丈夫所憾也於是搜羅諸家書伏讀有年揣摩小成然論兵凡數十家其最著者莫如登壇必究武備全書太白統宗兵鑑幾於充棟汗牛學者難究其微旨至虎鈐經洴澼百金方荆川武編紀效新書百戰篇鄉守緝要諸書卷帙雖不甚繁但不失於冗卽失於略因於暇時參訂諸書爰爲提

綱挈要嚼華咀精雜者刪之簡者詳之晦者顯之缺者補之彙括成章著爲二十一篇又採古陣圖及攻守水陸器械占候節略共作　卷名曰玉帳狐腋言簡而賅法備而約行笈既便於攜帶玉帳復易於翻閱未必非登壇之一助也歲次道光丁亥荷月上浣嶺南子持子自序

永康胡氏七烈合傳

永康胡氏浙之望族也

誥贈中議大夫崇祀鄉賢仁楷者與弟

誥贈武功將軍仁柳皆克敦孝友好善樂施見稱於鄉里而教子尤有義方中議贈君以子兵部員外郎候選道鳳丹貴武功贈君以子副將鳳鳴貴鳳鳴爲人英姿雄偉少讀書明大義通武略登咸豐壬子武進士

欽點侍衛咸豐三年逆賊洪秀全反陷踞金陵黨羽四出蹂躪偏天下浙密邇金陵鳳鳴念親年老頻警鳳鶴乞假歸省遂團練鄉壯爲捍衛桑梓計聞謁浙帥慷慨陳守禦

方略浙帥䞤之疏留在籍辦理團防是時賊陷皖鄂犯兗豫所至無堅城海內震動諸道戒嚴而甯國與浙毘連浙門戶也賊欲窺浙圖甯急浙帥遂檄鳳鳴隨鄧提軍紹良往防勦鳳鳴弟武生鳳雝膽勇過人亦欲殺賊立功遂與兄偕往未幾即克復甯國縣城兄弟論功居最鳳鳴擢遊擊

賞戴花翎兼協勇巴圖魯名號鳳雝授藍翎千總嗣以固守南陵相持數年與賊屢戰皆捷鳳鳴遷參將加副將銜鳳雝累陞遊擊

賞換花翎賊久涎浙以鳴雝兄弟搤其衝不得逞遂迂道

豫章欲由廣饒以入浙雖奉調赴援江西抵景德鎭破賊壘十餘每戰輒居前敵賊憤甚與僞王某等合蟻聚麕至鳳雛中飛礮歿於陣事上聞
古照參將例議恤自是賊勢益張浙中郡縣次第淪陷浙撫飛檄調鳳鳴回援杭城而金衢嚴俱已先失守道途梗塞鳳鳴乃取道壺鎭轉戰至台州賊圍之數重鳳鳴以孤軍血戰亦中礮陣歿其季弟鳳恩書生也奉母避匿山中聞兩兄耗拔刀斫地誓殺賊復仇因招集兄舊部得千人激以忠義禦賊於東陽鳳恩大呼陷陣憤不顧身部下亦殊死戰賊爲之屢卻相持數日賊詗知鳳恩無外援復大

至卒以眾寡不敵力竭亦歿於陣而武功將君三子俱與賊戰死矣咸豐八九年間金華郡縣相繼失守十一年永康城再陷中議贈君之六子鳳岡者由附生議敘選授鄞縣訓導以身際時艱遂不之任與從兄某團練分堵要隘眾倚為長城鄉村賴以保全未盡焚掠同治元年杭嘉湖均失守妖燄益熾勢成燎原力不能支旋被擄賊以其團練日久紀律嚴整愛其才欲降之不屈強授以偽職不受猶未忍殺之而監守頗嚴度不能自脫於是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強之食不食至昌化卒賊義而槀瘞之並書其姓字里居表於墓後二年其兄鳳丹銜恤歸里始求遺骸具

棺葬之其弟邑庠生鳳韶由議贈君七子鳳丹觀察弟也
當永康城再陷村落盡成坵墟鳳韶所居距城三十里自
知不免乃合男婦老幼各自爲謀吾軀羸不任奔走惟一
死以完吾節不墜先人家聲耳旣而賊至被執抗聲罵賊
賊及之罵益厲遂被殺其子宗壽侍見賊戕父亦潟泣詈
賊賊並殺之胡盧氏者中議贈君第五子鳳標妻也當賊
卒至自念逃將焉往不逃則被汚遂投水死賊退得其屍
面色如生其夫鳳標禮葬之中議贈君二子一媳一孫死
賊者凡四與從兄鳳鳴等死賊者共七人鳳丹觀察旣上
其事於大吏請旌恤於

朝余就養皖藩署得晤胡觀察為余道前事甚詳且請為之傳余以馬雨農學士李恕皆廉訪已先為作傳再辭不獲因自忘其不文次其事而書之且備太史氏他日之採云

贊曰洪逆之亂也蔓延十七省肆毒十三年死於賊者詎可勝數然有傳有不傳即幸獲旌恤傳矣而乏秉筆為之紀載事蹟不彰是傳仍與無傳同也若上邀
朝廷旌恤之典又得文人為之紀載其事使榮名垂於後忠烈顯於時不可不謂幸之又幸者也胡氏一門七烈或死忠或死義或死節見危授命所謂取義成仁者非耶然

鳳鳴鳳雛鳳岡受

國恩而死國事忠矣烈矣至鳳恩鳳韶未嘗委贄原可無死而一則爲兄復仇一則守節詈賊視死如歸宗壽隨父不離盧氏可避不避慨然子死父婦死節其義烈均有不可泯者雖皆天性使然而仁楷仁柳兩贈君平日義方之訓亦可見矣事定後又得其兄鳳丹爲之訪遺事求遺骸請旌恤又浼秉筆者爲之表揚嗚呼七烈者雖死猶生可以無憾矣

存誠齋後集卷十三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 瑄 珂 同校

欽差幫辦兩江軍務振威將軍江南提督巴圖魯勇號張

忠武公國樑家傳

公名國樑字殿臣廣東高要縣人祖以上皆力農父某早世家貧公負販養母性勇敢孔武有力道光甲辰咉吉利犯順廣州及附近郡縣皆戒嚴募勇防守公投營充健兒屢立戰功事定善後者處置乖方盡撤諸勇無所獎勵軍饟亦多帑欠諸勇以戮力數年入生出死功既不錄賞亦不及頗有怨言而公獨退歸農庚戌廣西盜洪秀泉楊秀

清馮雲山等反煽惑諸勇以爲羽翼附之者衆公爲衆所脅不得已而往旋聞有招撫之令是時向軍門榮駐師桂林遂拔身來歸偕者五人或疑其譎已斬者四矣及公桂林朱伯韓侍御謂其誠篤力主赦之向帥亦偉其狀貌使留營効力給經制外委銜每出師輒請居前敵大呼陷陣所向克捷每勝輒進一階稍稍遷至都守而洪秀泉等裹衆至十餘萬進攻長沙不克遂進陷武昌破安慶蹂揚州踞金陵所至無堅城而諸路紓民復起而附之衆至二十餘萬遂北犯豫晉兗冀勢張甚天下震動京師各直省皆戒嚴徐帥廣縉拏問

詔向帥充
欽差大臣督師進討是時賊氛正盛向帥重公膽勇倚爲
左右手每出師未嘗不在行間大小百戰斬馘無算
顯廟亦耳熟公名不數年由偏裨擢至提督
優詔褒嘉
賞戴花翎賊畏公如虎見公旗幟卽萬衆辟易向帥卒遂
有幫辦大江南北軍務之
命
賞穿黃馬褂並
賜雙眼花翎蓋異數也公感

上恩遇遂以滅賊爲己任大帥和公春亦自以爲不及軍務皆由公指揮公益自淬厲奮不顧身天下咸仰聲威朝廷亦倚爲長城於是統大軍及親軍三千兩次克復鎮江及丹陽金壇揚州溧水句容六合高淳等數十城又奪馬嶺雨花臺大勝關銅陵閘九洑洲諸要隘賊險阻盡失公遂進圍金陵而金陵乃明太祖建都之所堅峻甲於天下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大江環其三面東阻上新河賊復築天保城於鍾山濬內外濠城中死黨十餘萬據險固守粮糧山積公以二萬孤軍攻其一隅且無一旅之助故前後圍攻屢次未下聞某月日夜公左挽藤牌右握短刀四

鼓雋雲梯冒矢石登城隨者二百餘人惜無繼至之師城上賊知官軍登城風馳雲驟而來公寡不敵衆卒親軍下身亦重創於是築距堙斷賊糧道賊窘甚數出撲我壘輒擊走之是時黠賊僞忠王李秀成亦在城中謀解城圍因約外賊爲援欲腹背襲我軍公諜知之分兵設伏復兩敗之斬級數千賊屍枕藉內賊終不能出外賊亦不能入城中尚十餘萬至以草藥爲糧羅掘殆盡衆心驚惶李秀成與僞千王等謀曰蘇杭爲天下財賦之區若約外黨攻之張某必親援則金陵之圍解矣衆然其言遂令其悍黨攻杭州破外城杭州求援急公乃分兵遣總兵張玉良往玉

貝假公旗幟戝以爲公來遂棄杭走及偵知援兵非公也遂徑趨鎭江益以守鎭江者和帥公之主將也主將困料公必親援則事濟矣既而公聞和帥被圍果撤金陵之師間關數百里親援鎭江金陵賊見公兵退遂率衆尾其後公前後受敵幸賊畏公不敢逼而公因勞得疾及抵鎭城賊大至公欲扶病出戰左右力諫願出退賊允之及左右與賊戰我師少却公憤然曰固知非我不能也遂領親軍闢壁而出我軍復奮勇力戰賊見公出正欲奔北忽大帥某隊中有逆奴持洋鎗從後擊公鉛子透內公傷重墜馬萬衆屬目公親軍皆不戰而譁少頃公卽斃於是我軍皆

潰賊返旆逐我師賊恨公深喜其死羣攢剌之身被數十槍體無完膚某帥見公爲已左右所蔑恐獲重譴諱言公死故初奏謂公無下落旋思公之死三軍目覩慮難終秘獲罪且不測遂自戕或云退至滸關投繯自盡鎮郡復失蘇杭相繼淪陷不數月浙江郡縣亦皆失守巋然獨存者惟溫州一郡耳江蘇郡邑亦半沒於賊或謂賊擾三江兩湖者十餘年蘇杭爲天下名區而公未死蘇杭安如覆盂無狗吠之警及公陣沒未數月而蘇杭即沒於賊則公之生死實關蘇杭之安危即金陵之克復緣公策長圖斷其糧道賊勢始蹙克復之功公亦與有力焉初公之被害也

無不浩歎搤擊及歲餘

朝廷亦稍知公盡節事始

賜謚忠武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今上卽位嘉公功

賜祭一壇

恩命有加余是時在蜀公事蹟皆出自傳聞嗣就養皖江詢之皖人能稍道其功績及死節事然不甚詳後覽王子壽比部漆室吟有輓張軍門及咄嗟復咄嗟行二詩讀小敘言公被害事謂賊憚公不得逞故重賄某帥奴圖之云余在蜀時遇公帳下材官某於緜州旅邸言公脩幹挺挺

目若曙星紀律雖嚴而接下謙和平時未見其有怒容臨
陣能於馬上接飛矢每戰手提大刀立馬陣上先揮左右
軍出勝則麾親軍分兩翼衝入輒大勝如左右軍少却或
將潰下即卒親軍身先陷陣縱横盪决則萬衆披靡常以
此取勝甚深得李衛公遺法善於用奇故賊憚之見黑旗
輒避其所練親軍初不過三千嗣四圍金陵數且倍之所
向克敵又云賞罰公明微功必錄至其弟及親屬之在軍
者即有功保亦不及或以爲言不應大帥知之始得列名
薦章然左右以功保至提鎮者十餘人副叅遊者百十人
而其弟位不過都司性尤廉潔每破賊所得金帛盡散給

軍士錙銖無所取尤有難者營中無虛糧軍籍皆按名責實軍糈無虛縻且戒翼長隊長毋得扣剝故統兵十餘年身後無餘財斯則近世所未有者也被害時年未四十天下惜之嗚呼天不永公年使賊未盡滅中興之功未得身及其成悲夫

致王子壽比部書

子壽執事閣下某自道光乙巳入都於友人處得覩閣下歌行爲之擊節贊歎以爲嘉光詩人如閣下者能有幾哉嘗亟錄於退菴詩話中以識傾倒而是時閣下已乞假歸方謂班荆無緣然心交者已十餘稔矣至同治紀元某亦引疾歸本擬息影蓬廬匿蹟西樵白雲間伍魚樵而友泉石肅傲烟霞以適餘年適皃環有觀察盧鳳之命乞假繞道來省迎養情切未忍却其請復作出山之泉且補游江浙諸名勝計亦良得遂泛漢湘游皖鄂竊喜宮邇珂鄉藉兹把臂不意文旆訪舊漢江竟惠然左顧得覿

燭西窗傾懷竟夕不可謂非天假之緣三生石上一段夙因也本擬挐留行鷁作十日之歡而閣下堅意解纜匆匆返棹未得暢聆霏屑爲歉某於詩一道性雖好之而不常援筆自以春蛙秋蟬徒事聒耳隨手散軼者十之三少年之作亦十不存五前呈四冊本無足觀乃承賜以大序過蒙獎借何敢當然文之樸老古茂敘事是寫生手其氣味深醕則似六一波瀾動蕩又逼近玉局可謂極此中之能事末段有弩矢機弦之喻發人所未發誠千古篤論使有器無機縱挾莫敖之矢綦衞之箭而不遇烏號溍盧與骨骲鉛鏃何以異試觀一部廿二史懷利器而老於山巔水

涯者豈少哉讀閣下漆室吟歎閣下抱經濟才而未竟其用今亦將老於螺洲鶴澤間亦器之不遇機弦者也閣下爲某搤掔某於閣下亦然幾欲搔首問蒼天矣四月廿四日某謹白

百駿圖跋

古來以畫名家者代不乏人而山水花卉尤盛盖山水花卉隨手點染由我心造且易於應酬至以人物擅名自唐以來屈指可數盖繪物須肖其物態狀固屬百變而阿堵傳神尤須妙悟唐吳道子明仇十洲皆以畫仙佛稱而道子畫龍尤稱絕技余嘗於彰德天甯寺見所畫龍絹寬五六尺長丈餘中畫円龍蟠屈攫拏鱗爪閃爍飛舞似欲破壁飛去過歲旱寺僧輒懸掛禱雨頗有靈驗至有明一瓢道人出亦以畫龍擅名與道子方駕頡頏道子以工筆勝一瓢以水墨勝各極其妙余家藏一瓢六龍卷子騰拏上

下雲氣滃渤筆墨盡化爲烟雲化工筆也顧光寶以畫獅稱宋徽宗以畫鷹稱唐江都王緒曹霸宋趙子昂以畫鞍馬稱明宋旭張龍章亦善畫鞍馬兼工人物萬態千狀無不畢肖皆神品也此外以翎毛蟲魚得名者畫雖工未足與前諸大家抗顏行同治四年余遊皖王峰臣軍門出所藏百駿圖相示余展玩數日不忍釋手嘗極目力數之得百零三焉細視其三乃二騾一驢馬仍百也或獨馳或並馳或三五爲羣或六七爲羣或十餘爲羣有延頸嘶鳴者有垂頭齕草者有馳者有驟者有卧者有飲溪澗者有仰蹄而滾者有交頸相摩者有立而戲者有昂首顧視者有

以身相偎者有[齒戔][齒彡]相齕者有回首嚙背者有見首而不見尻者有見尻而不見首者有秪見尾者有秪見雙耳者有秪露四蹄者態狀百變各臻神妙其毛則五色相間連錢五花爛若霞錦其狀爲龍文爲鳳臆爲鷰頸魚目爲鼉尻虎脊耳如批竹蹄若踣鐵雄姿猛氣神駿磊落使觀者忘倦淡句而後歸之幷跋數行爲他日卧讀具也

剿撫西昌猓夷紀畧

西蜀猓夷凡百數十支支有酋長散處深山山長亘千餘里自雷波峩邊馬邊越嶲冕寧西昌直達滇南二十四寨皆猓夷巢穴衆約十餘萬嘉慶十六七年始出擾雷波峩邊馬邊三廳然猶間歲一出或歲一出出則擄掠牲畜焚殺人民有所得則歸巢守土者多畏葸不前俟其退而後出則寇蹤已遠未聞有能擊之者更未聞有敢入其巢者至道光年間歲暮輒出或一歲數出甚至月亦數出至咸豐改元始出無虛月或數日輒一出且擾及屏山越嶲冕寧西昌宜賓犍爲各郡縣雖屢命將出師徒糜 國帑兵

退則復出邊民肝腦塗地不堪殫述益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掌兵者以賞賚爲撻伐每出兵購譯者誘以重貨使具木刻便奏凱班師濫邀薦牘夷人以具木刻爲投誠其木刻非畏兵威而具故春欵而冬叛冬歸而春出皆緣未受懲創且復得重賞故出益頻越雋雷峩馬屏一帶受毒尤烈咸豐丙辰出熱甯遠府屬之冕甯越雋西昌等處數百里皆成瓦礫之場道途梗塞商旅不通建昌道鄂觀察惠占鎭軍泰督師會剿具木刻未數月秋復出巢大府復檄占鎭軍進剿并　奏委余叅謀戎幄余於歲除前五日抵營適西昌郡縣以民變告請師甚急鎭軍以方

剿晃夷勢難分兵未允其請而甯郡求援羽書絡繹鎭宜卽飭余往余曰此不過昌民受夷患欲得兵驅除耳非民變也且鎭軍自謂能分兵與某否抑令某徒手往也鎭軍語塞余曰余料昌民際玆歲除必回度歲郡城且安已而諜報果如予言丁巳春正月旬日昌民復數千赴城大譁郡守親來請兵鎭軍曰事急矣當屈君一行兵可緩則緩如果須兵力書來卽當調發余諾之遂於十四日馳抵甯郡而民已散訪察情形方與西昌大令王君在鎭標中營德遊戎處訊致亂之由忽縣役馳報某場民千餘戈矛相摩舁傷者至在署閧堂大令失色余曰必民求驗傷耳君

宜往驗賞以藥貧可無事王君猶默坐無言余速之回王君乃邀余同往余知其怯遂先行而王君命鹵簿導余前余止之數而執役等謂奉宰命不敢違余知王君意欲民之誤認余爲宰而誤余已後行以便抽身也遂卽前行及署民果以爲宰太譁及余至民知爲非宰也譁乃止余從容下輿謂衆曰若等何譁曰夷匪昨出寇舁傷者請驗並乞發兵爲民除害耳余曰是父母官之任也但爾府縣曾屢向鎮軍請兵奈鎮軍方剿晃甯未能分兵何因招王君爲之驗視訖且給養傷貧民不復譁余先入而刁劣生監十人隨王君入與王君言氣甚張無官民體余曉之曰宰

汝父母官若子民也子與父母言有若是猖狂者乎豈叛民乎一人憤然曰天下已大變叛卽叛矣何畏乎余哂曰若果能叛余能平若因詰其姓名衆皆不言且爲之請罪余曰鎭軍之發兵與否惟余剸辦夷匪亦惟余明日若等悉至余寓受訓令毋擾爾守宰次日至者九人惟稱叛者不至余訊諸衆言某悔已宵遁矣余因訊其請兵亟亟之故皆曰公久任會理循聲載道非獨會民猶懷去思卽某等鄰邑士民亦皆仰戴昨某生不知爲公是以出言無狀祈公恕之某等之所以亟於請兵者緣甯郡四屬皆以蟲樹爲命此公所知也茲蠍蟲將熟若夷匪不退民失十餘

萬緡貧富皆病且麥熟不能收秋禾不能植民且存饑轉
溝壑是以頻來請命非敢叛也余曰若等所云誠是冕甯
受毒尤深且大府所發兵爲剿冕夷而來自應先冕甯而
後西昌且汝等西昌夷禍多由自召平日欺凌夷民如豕
鹿然植其地沒其租使夷人顆粒無所得復據其地爲已
有又因夷有所需重利以盤剝之夷人訴諸官汝等交通
吏役多不直其詞使夷民窮迫無告受害不已故出巢强
獲甚至焚掠以洩其憤汝等復與之相讐互相殘殺患實
自取何能先汝西昌而後冕甯乎諸紳民顧懇益切繼以
哀泣余因致書鎭軍謂民情如此發兵之舉似難再緩鎭

軍於是發兵三百名浼余獨當一面余少之復調鎮標守兵二百名又募勇三百名共兵勇八百鎮軍檄中營遊擊德茂與余會剿余以遊擊位三品余五品耳且文武不相轄事權不一難期成功鎮軍然之遂檄遊戎以下悉受余指揮余與德遊戎於正月杪進兵遊戎初紮營山腰余曰山腰受敵當據龍頭居高視下有劈竹之勢又分兵三百於山下紮兩營以爲犄角且護汲道又於山後多張旗幟倍帳幕紮營甫定日猶未晡余曰山上卽夷巢也向來出兵無有入其巢者且吾兵卒至寇未之知若由山脇捷徑突然而上出其不意兵法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

閉目也必獲全勝且使寇膽落遊戎深以爲然余復令背孤向虛而出夷人不意官兵之敢至且突然而至也弓不及弦手不及刃盡獸駭鳥散遂焚其窟穴取數十級全師而還夷既受創亦以數百人下山潛伏亦欲俟我師下出不意卒起以取勝余因帶守營勇百名拔旗下山以擊之且爲迎我師之計及將至伏無所見窮搜亦無跡益見余兵下已潛遁矣余因紮山下以待少頃我兵由大路回寇從後尾之德遊戎反旆以大砲轟之寇始遁是役也以五百人入夷巢破夷數千於是十七支皆懼剋期投誠而甯遠遊匪千餘以報復爲名勾結邑民夜入夷巢掠牛羊數

百下夷人疑附近鎮市修怨復下圍附近場鎮余遣兵數敗之且驅散遊匪並恤以兵威始盡行解散夷人知遊匪已散十七支俱具木刻匍匐詣營投誠許之與之條約十二章且諭以

朝廷威德毋自外生成又曉以物產所出漢夷互市兩不可廢而漢地所產夷民尤不能一日無漢夷憬悟頓首受教咸願恪遵條約夷人且請漢人復業漢人曰居無屋夷曰我山富林木惟汝伐漢人曰耕無粟夷民曰我汝貸余因諭漢民曰夷人具有天良曉仁義汝等當以負德為恥用其木酬其値貸其粟加息相償毋負德毋生釁衆皆唯

唯漢夷遂歃血以盟自茲永無相犯漢夷既安余復籌辦善後體察地勢移汛防築砦堡至今十餘載西昌四境帖然無狗吠之警而晁甯次年復擾如故矣恭未能使漢夷心服善後事宜亦未盡善守土者復有所扣剋賞罰亦不行防勇不用命故也

存誠齋後集卷十四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 瑄 珂 同校

崇明老人傳䟦

崇明老人一碌碌庸人耳曷傳爲傳其子若媳也其子媳曷傳爲傳其孝也老人生三子家貧不能自活盡鬻三子於大戶爲奴而三子皆忠誠幹能主人愛之歲酬其勞賞賚甚厚歷十餘年蓄積頗豐各自娶婦常念二親年迫桑榆不得依膝下食寢不安諸婦復賢欲得舅姑而養之三子不約而同各哀求其主謂二親年老奉養乏人乞贖身歸養其主賢之且以其服勞有年遂還其身券而郤其貲

三子感謝同歸侍養各置一肆凡老人衣服飲饌及意有所需皆取諸肆中而老人好葉子戲三子欲得老人歡因邀素所習者數人日與老人手譚且許負毋贏每日所負亦取諸肆中老人日得贏餘歡甚而客常得飲啖藉玆以消永晝亦甚相得也初三子之歸養也人奉養一月週而復始諸媳私議曰一月始得奉顏色爲日太疏於是共議半月一輪既而亦以爲疏旬日而一輪諸媳復以爲疏遂定議五日一迎養以爲常規子若媳承顏順色必得老人歡而後已嗚呼其子不怨父母之鬻身惟報罔極之是圖在其子有生身之恩能贖身養志已難能矣孝矣其諸媳

無生身鞠育之勞亦能盡孝若是誠賢婦也世間能有幾哉嗚呼若子若媳者誠可風矣余故曰老人曷傳傳其子若媳也

平會理州滇匪紀畧

咸豐七年丁巳余奉檄剿撫西昌猓夷既肅清西境復辦善後事宜甫藏事滇匪韓登鸞張正明曾一品等三大股又張藍鼻等五小股合八千餘人與甯遠府屬之會理州淌淌囘匪互相讐殺州境與滇南接壤之羅左洪門口一帶數十里被席捲一空且盡封民倉廩以爲賊糧又剋期攻城囘匪疑羅洪之民接濟冦糧復盡焚民居民遭二冦之虐如同倒懸署刺史王君與守將花泰戎羽書求援建昌占鎮軍與甯遠太守祥君甚恐而二公聞消息頗惡互相諉卸鎮軍鑑滇囘之禍謂辦理不善則蹈滇南覆轍譬

可以往援者因謂太守曰非何雲畡刺史不可君盍往浼之太守三至余適有豚魚之疾却之太守乃嗾鎭軍來鎭軍兩至余亦未見其中軍德遊戎曰何君平夷患辦善後功已不細保尚未及茲復以艱鉅浼之此所以疾辭也公若不負其勞何君爲人慷慨而任事必不辭鎭君因復至從者仍以疾辭鎭軍曰余此來正爲視疾遂直入余乃起坐鎭軍問疾已曰觀君容無病態何自憊也因言會理滇匪猖獗狀余與太守祥君皆有地方之責固當往但才不如君此行非君不可余不應許以躐保余亦不應鎭軍固善言徐曰以夷務故勞君已將及歲豈宜再勞但會理岡

君舊治也州民皆君之赤子數年來凡會邑紳民來郡者必頌君德政余聞之熟矣紳民既不忘君君能不念紳民乎盍往拯君之赤子於水火也余聞是言不覺振衣而起曰余豈畏艱鉅惜一勞乎聞寇壘已深非輕兵所能剿除公能畀我兵若何鎮軍曰鎮標兵無多現更籌剿焦脚分兵二百名與君可乎余曰焦脚夷務固須兵力而滇匪之勢更甚於焦脚稍不戢則寧遠五屬俱危五屬危則全蜀震動滇事可鑑也鎮軍曰余固知之但君素得會民心民見君至願效前驅者必衆無已州屬會川營尙存兵一百君其調用再募勇二百名成一旅矣余知不可以口舌爭

許之卽傳令募勇次日下較塲得勇二百名徒手無軍器又向鎮軍索取撥軍庫得刀矛八十餘事多不堪用又奏檯礮六以足百人械而餘百名猶掉臂遊行欲勿往則貽食言之譏遂毅然往揚言兵二千及抵會城四鄉黔黎聞余至聚觀者十餘里或曰何公猶未老也或曰較前稍老矣耆民有至余前盼望者有訴冤披猖者有起居者儼然如家庭父子焉余慰勞之且諭令安業無恐此來正爲汝等除害耳及接見紳耆咸云城內外皆伏奸細數百曰晡卽閉城夜皆登陴防守余曰余已至城門毋早閉夜毋登陴我自有策遂傳令三日內逐戶撥詰城內外如有容留

奸細者從軍法而夜密諭兵勇嚴裝以備迨至第三日晨起紳耆來謁謂城內外賊黨已盡逃矣余曰固知之所以閉城毋早者蓋與之間使自潛逃門若早閉則彼欲逃無由必且行險前下令三日內拏捕者僞也耆老曰善余偵知肘腋已淸於是遣五品軍功洪某父子賚榜文徑往賊營開示

朝廷威德曉禍福諭利害喝以虛聲懾以兵威予以自新許其解散同爲　盛朝良民毋致玉石俱焚噬臍無及諭到衆匪首隊伍迎洪洪固咽嚀之雄素以護烟幫爲生別號花豹子者也饒膽勇善詞令往來滇南保幫者十餘年

滇匪多知之余故賞以五品功牌子二皆賞六品功牌使
易轍自效洪復面陳禍福且言余在西昌以八百人深入
夷巢破夷萬眾餘皆詣轅投誠爲之殫述而余之將至會
理也府屬綠林投賊營者千人聞余至散且盡匪首等已
自疑恠今見告諭及洪軍功言因曰某等非叛民緣與徊
匪馬某有宿讐故率眾報復讐復卽散矣茲奉憲諭當具
稟下情希爲轉呈余於遣洪軍功之次日復令梅都閫坤
率兵二百距賊二十里而營多張旗幟戎帳嚴守備勿出
余率兵練三百隨發而會川營花泰戎力請代行余曰此
來正爲辦賊耳不出恐事難濟泰戎力請不已其意甚以

彼爲守土官不出恐爲士民羞故求往甚切余曰君既欲往亦率兵二百距梅都閫半里而營以便策應晝多旌旗夜嚴號火有警則謹守禦禁喧譁慎勿出戰泰戎曰諾而余使人潛尾之乃在距城三十里之姜州而駐距梅營猶五十里也乃遣飛騎速之進否仍回城居守毋僨事泰戎不得已始前進與梅營聯絡余以百人守城從中調度分派甫定韓登鸞真亦至稱與徊匪讐不共戴天報復即歸不敢擾州境余復發示諭之爲之解釋寃怨且暗授洪軍功方畧旋復具禀剋期而退及期猶未動余於是雷厲風行發嚴示以怵之張藍鼻等五小股遂退至金沙江對岸

卽滇地也而韓登鸞等三大股尚五千餘人仍未動余又發諭前往辭益嚴聲益厲又揚言調士兵擊其左檄團練攻其右自以大軍搗其中命狪民襲其後復命花梅兩軍進前十里而陣於是韓登鸞大懼請三日內盡數回滇并懇貸其死榜示通衢并諭沿途關津渡口毋許阻截以便退散余允之且諭令三日內盡數回滇毋許刻留且不許持械結隊而行七月十四日早示到是日天微雨韓登鸞等接讀書曰何公生我七千餘人果冒雨而行於十六日盡散回滇十六晚王刺史謂余曰君虛聲恐喝事恐無濟聞有數百人尚絷江壖似不如出兵之爲得也余曰孫子

云百戰百勝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又善者也嵩賊之麕聚羅左也衆七八千氣燄甚盛闔州震恐鎮筸太守均畏難而不敢往君與花泰戎亦不敢出城一步豈非以寇勢大乎而余以五百人至一百且徒手空拳賊十餘倍於我衆寡之勢不言而明且兵勇皆非平日恩撫訓練之士烏能望其以一擊十以寡勝衆哉如戰而不勝則州城危而一郡皆震動矣故用虛聲恐喝之法不費隻箭不損一卒使强寇怵威自退此用兵之上策也且寇氛正盛時吾以數紙而退之茲江壖數百人詎敢逞乎江澗船寡彼七八千人加以輜重器械須百往復始可盡渡今三日

之間未渡者僅數百可謂畏威奉法矣茲曰甫夕夜尚有六時君試偵之如五鼓不盡濟吾不信也迨次日巳刻探役回云賊於天未明盡過江矣余曰何如刺史無言少頃曰是必淪形山澤間耳余曰君既疑之盍往瞻之王君果自往及回黙無一言余曰無寇乎有寇乎亦不言余哂曰昨日未晡余已馳書花梅两公俟賊盡渡卽火其巢推墻塡濠已悉爲平地矣又密遣卒分投嚴索五十里內已無足跡矣君奚慮耶刺史黙黙而退余復囑花梅二君更駐紮旬日俟雞犬無聲然後撤師又狥匪二千餘衆猶麕聚淌淌余慮滇匪雖退而狥匪肆虐因募能赴狥巢開示禍

禍者有軍功自受采應募往余曰狪匪狡險兇悍甚於漢匪如有叵測無怨白曰小人與狪首馬某有故彼前開廠時小人嘗與之掌會計司出入者三年故能往也予因使賚示往狪首曰何公是否即從前任我州二十年之何青天耶白曰然狪曰是吾等恩主也道光十六年夏吾等羣居大橋同被水災田廬盡沒何公騎馬渡水賑吾等災又爲吾等疏通河道水不復爲患今猶戴德未忘來諭當令各鈔一紙謹遵訓令違者共誅之於是自滇來者回滇土著者各歸原處不敢擾害州境且具稟謝余接稟歎曰禮失而求諸野洵然前賑大橋災時余已忘之而馬某猶記

之爲政可不愼所施歟是役也以五百人退七八千之強寇纔二十餘日耳事蕆旋郡鎭軍迎勞而謝曰君退賊何神速乃爾且辦理甚善與制軍意合因出制軍檄示余葢制軍儆滇狪覆轍慮武弁邀功啟釁故五百里飛檄諭鎭軍善辦毋妄戰余曰制軍誠老成持重若果戰則兵連禍結徵調頻仍不知費度支數百萬克復未知何年耳鄙見不意與大府合幸未辱命也鎭軍曰當寇匪披猖未聞有舞雞鑿楫者今君功成攘功者紛起矣在在會營時一舉動一措置某皆知之運籌折衝檄文告諭皆君自爲之無有能爲君借箸者君宜通禀各憲勿徒爲他人作嫁盍花

叅戎稟稱殺賊數名賊始退王刺史則喉劣矜以退賊功歸己更有袖手郡城距賊五百餘里之吏太守者逸其名見余囘郡知賊盡散即欲秣駟前往余不知其爲攘功計也因曰州境旣肅淸道路崎嶇徒勞從者無益而太守銳然竟往探悉諸寇姓名返郡亦密稟攘功制府不能辨遣有移節雲貴之命悒悒不快功遂不敘惟剿辦西昌夷務余始保直隸州而營中肉食數公旣浮冒糧餉以飽私槖均花翎璀璨雁銜榮晉矣多有爲余不平者有告余者曰君若張大其事如毛君之防堵西陽數請益兵延其歲月使大府惶懼然後奏功則必邀優保今君奏功太速大府

疑爲癲癬疾故不敍功乃君不知巧宦耳余曰非不知張
大其事可以邀功但用兵有機機至而失則爲禍必大余
所以臧事之速者以賊未知余虛實徒聽聞者之虛喝亦
必自謂與其行險孰若善刀而藏故退若余存私玩寇數
月彼偵知余兵五百則必進攻州城州城兵單民寡守備
一無可恃必不能守而燎原之勢成矣余斯時也上爲國
謀下爲民謀未爲身謀也且顯晦命也咎余者曰善爲國
不求賞立功而忘名余等所遜謝不敏也

答朱耐菴少宗伯詢張刺史邦佐宦蹟書

耐菴少宗伯執事閣下書來以某與張惺門刺史同舟十餘年承詢其宦蹟有甚欲得其詳者某雖與惺門仕同邦交最善而宦輙分馳未盡悉其詳就所見聞爲執事陳之惺門固賢能吏也出守西蜀初權會理州篆潔已愛民下車卽問疾苦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其聽訟也虛心研鞫無枉無縱先是邑紳某好結交長吏賄賂公行惺門履任謝絕私謁非公不見有富室某孝廉者前刺史皆與之交厚惺門獨拒絕之其兄茂才某以言語威逼釀命欲以重賄求免勢力者多爲之緩頰惺門勿聽辦如律人服其公

有戶胥典鈇出其曹互競有以五千金求充者惺門拒之乃當堂論文考取不受錙銖人服其廉四鄉製匾頌德却之又服其不好名州城西北隅圮惺門謂城池所以衛民未可以昇平置之遂捐俸爲士民倡於是輸者恐後遂鳩工興築萬杵雷動逾月而工竣或謂時際太平無狗吠之聲徒勞民傷財爲無益迨咸豐七年有滇匪韓登鸞之警賊以城池完固未敢猝攻保全者不少然後知前日之工築非勞民也嗣權合江西昌彰明蘆山等縣事雖爲日未久皆有聲其補樂山令也地固西蜀膏腴多鹽井凡邑宰蒞任竈戶例饋二千金時節復有陋規惺門無所受或言

數百年成規一旦裁革既招後任之怨且邑東西孔道軒葢絡繹供帳夫馬生童膏火捕盜招解恤養孤老歲費不貲胡不儲爲辦公之用惺門亦以爲然遂悉儲外庫錙錢無所私咸豐三年廣西盜起楚蜀滇黔伏莽亦多蠢動惺門遂將此項修城池備樓櫓造器械築炮臺守備完固後二年滇匪李藍二逆屢次圍城卒賴以保全者惺門未雨綢繆之力也而祥方伯以其無暮夜之饋故任樂山八九年中撤省閒住及另署瘠地者過半焉及甫飭回任又檄令赴都引　見惺門知不見容遂引疾不復出然宦橐蕭然不能歸里有子九人食指數百遂僑寓峩眉而李藍二

逆是時勢益張被焚掠蹂躪者七十餘州縣九年藍逆以二萬衆圍攻峩眉城僅彈丸兵食一無所恃邑令秦君象曾書生也聞警驚惶一籌莫展惺門乃教以守禦方略幸秦君虛衷向之再拜一切號令調度皆聽主之已亦聽命焉惺門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咸使登埤守禦貧者計口授糧婦女供炊爨賞罰嚴明紳民亦皆用命寇圍攻數晝夜內薄未下氣稍怠惺門乃募死士餌以重賞得六十人漏四下令各飽食懷火彈火礮縋城而出抵賊營各以火磚火彈擲之賊方在寤寐中出不意焦頭爛額者不計其數又値黑暗未卜官兵衆寡自相踐踏死者相枕藉餘盡

夯扎圍遂解人慶更生是役也惺門以六十人破賊一萬衆而功不聞於上祇以捐助軍餉加知州銜殊堪擡腕耳惺門旋於咸豐十年卒於峩眉縣寓所子九人長子某四川候補未入以防酉陽功加六品銜餘俱業儒某所知者僅此執事如能掇冗爲之作家傳誠大惠也惺門死且不朽矣某謹白

跋

自來著作必兼三長曰才曰學曰識晚近世專工詞調貽一夫之目其於匡時經世名程概擲弗究非不欲究也才弱學膚涉獵卑狹雖欣然搦管不過取膾炙衆口者一二鴻篇襲其貌而未得其神摹其詞而未諳其法由來漸矣

雲垓先生質性聰穎無書不讀讀亦能尋其間少躓科第壯悠遊覽抱鬱鬱未伸之奇創鑿鑿不刊之論每接麈談心傾久之口若袖退庵存誠齋文稿三冊出以相質披賞數過茅塞頓開盡其論古也發先儒所未發而持衡甚允其評今也窺時賢所未窺而操觚有據典核詳贍記事

之審也情深文明紀勝之韻也爽和端慤酬贈之嚴也一種銳思偉見渾灝流轉之氣沈密包含之局間仿龍門意匠萃唐宋而集其成匪獨鞅掌中不數數覯持此而與鳳苑名流麟閣鉅公絜長較短巫之小大當必有分矧留心時務經畫有條措諸實用大堪庇社稷而利人民頗牧之畧寓於哦松賢集之英誰知寄閤詘也何如然

國家尊賢養士二百載矣劒氣珠光精不可遏藏器而沽當來善價吾固知天之不欲喪斯文也吾尤知天之必欲平治天下也謹書數言跋於編末爲　先生視且爲讀斯冊者幸

澤山陳鎣咸

香山　何雲晐丈示大著存誠齋文集十二卷友芝受讀畢謹選錄若干篇其邊事書深籌遠見握治安之要其綴邊策目擊手驗洞弭患之根其議治河必極本末之善其講武備必盡水陸之精皆言必可行行必有濟熟之在平日一旦艱鉅猝投直舉而措之耳其楊忠武誌書碩農甘風子傳等篇序事潔有史法其他書說記序靡不藹然截然自仁義流出此非博通古今一一得其實際決不能道隻字允愛諸史論紬繹再四未有不持事理人情之平而蹈文人逞筆墨爲軒輕者乃益以窺吾　丈之深也時方

多故抱濟世才如吾　丈良不數覯乃使浮沈薄宦雲黔之雲宜不崇朝而天下者僅僅垂蔭西南一鄉邑未必非世道之不幸然嗣君小宋駸駸以庭訓起甲科爲名詞臣爲良監司開濟之事行見一一恢而拓之以竟吾　丈未竟之志後之論者其必指斯集爲治譜無疑也

子偲莫友芝

昔人謂作詩必有關係方不徒作至於古文託體更尊尤不宜漫然操觚唐宋諸大家後以古文名世者林立大要不出議論才華二端　本朝間有以考據擅長者則古文之歧途矣惟桐城方望溪先生以謹嚴淡雅爲宗實爲古

文正執嗣後若姚姬傳惲子居皆宗之然非空疎者所能竊似丙寅三月客游皖江獲晤　雲畡先生並得讀所著存誠齋文集十二卷始歎文章淵源有自桐城典型猶未墜也　先生官蜀中垂四十年有循吏名善政不可枚舉詩文亦日富凡民生國計利弊所關與一切脩己接物之理皆於詩文寓之茲十二卷其一斑也持論不必動闢名教能使人讀之油然藹然其心漸入於善而不能已不自知豈徒作者耶又根柢經史不爲浮游無根之言可謂謹嚴淡雅者已年逾七旬神明純固喆嗣小宋方伯迎養來皖猶日以著述爲樂愛才若渴有一藝之長者皆蒙採錄

雖以章之譾陋亦承孜孜獎誘若將不及古稱衞武公耄
而好學近代若沈確士袁子才以文章德業負海內人望
膺禔福享大年　先生殆其人耶章得侍坐末親聞緒論
何其幸也而究以未讀　先生詩集爲憾異日當請業焉
稚楓胡志章

凡讀文莫不喜讀瑋文世之所謂瑋文者不過老師宿儒自矜鴻篇鉅作及讀數行輒目倦神昏掩帙還之矣必世有偉人然後能爲瑋文謂天下多偉人何以行年六十而未之見謂天下無偉人何以儼然在目而躬親遇之如雲眕邑侯者是矣　侯抱經世之學而久屈百里癸丑嘉平來權邑篆邑民受夷患者二十餘年遭焚殺剽掠不可勝計避而遷徙者十之四五百餘里多鞠爲茂草　侯下車知漢奸爲患設方略擒數人重法治之又諭民修建碉堡齊團以禦教民暗伏於寇往來之徑俟其至卒起而擊之戮一級賚萬錢又諭民得造火器呈官編號俾資捍禦

寇夜至數被劫又失漢奸爲鄉導遂斂跡先是宰斯邑者城外數里馬蹟卽不敢到寇至惟閉門自固　侯初至夜聞有警卽馳數騎出自登礮樓以侯之禁守卒炮毋妄燃俟寇近始擊之而寇探知　侯出卽退去自是亦不敢復至紆道而擾宜賓犍爲民稍得安枕　侯復偵知老君山寇出入必取道於此帶十餘騎親至其地山高數百仞滿山皆叢竹茂草深林密箐上通馬邊峩邊雷波皆夷巢穴人所不敢至　侯謂移新設萬全營於山趾築堡以處之則斷夷人咽喉之道夷患可已正擬禀行闔邑士民見侯胸富韜畧方擬遵　侯教多建礮齊團而未兩月　侯

卽以艱去邑人知不可留相與泣送謂天不欲除茲醜類使　侯功未竟而去也　侯尤好獎借士類初下車卽物色賢才而接禮之芳以草茅寒畯加造廬殊禮趨承之際先得讀所著玉帳狐腋再得存誠齋文集而讀之雖全豹未窺殆望而欲駭駭而汗茫乎不知其涯岸其沉博似韓閎遒似柳醇粹似歐議論似蘇機調似左公書法似龍門其他九流百氏盡筌賁而殺核之論兵尤爲卓絕合周秦漢唐宋明諸家言兵者皆咀其精而吮其華際斯時艱而不得大用於世老猶屈百里人皆惜之　侯身如松幹聲若洪鐘目光射人老而矍鑠轍蹟遍天下名譽滿川中居

官行政處已接人迴出風塵系本嶺南世族代有偉人尤盛於明東莞伯真仙洲太僕象岡相國皆一代名臣　太封君以名儒爲循吏宦蹟有傳遺愛有頌明德之後其實能繼嗣君復掇巍科入翰苑轉給諫侃侃立朝都中稱四直諫皆　侯教而成之簪纓金紫爲家常故物且　太恭人年近百齡婺星始暗祿位名壽皆得備而有之求之與朝世族其能有幾芳不幸見　侯也晚親承未久其初如對華嶽天外嵯峨可望而不可即繼如聽鈞天餘音遺響徒想像而溯洄蒼生有幸乎他日風雲際會盬冠則方召之資雷雨經綸長民則豹僑之惠即不然先生洋洋大文

之流傳不朽為韓[illegible]者公之後勁孫賢行多之新傳而以何憾乎[illegible]然慨歎流連聊可備我邑輿人之誦豈得以不文哂哉

香谷彭應芳

C51
1

21101000187841

慎思居存稿

同治壬申

秋七月栞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太常寺卿顯考敏齋府君行述

府君姓湯氏諱修字敏齋晚自號泔翁先世自青田遷蕭山河斗里二十一傳至　雲玉公始析居邑治西門爲西門湯氏　曾祖諱成德妣王夫人　華夫人　戴夫人　祖諱元裕國學生　妣來夫人贈封如　大父官隱行穆德鄉里稱慕　考諱金釗歷官至協辦大學士予謚文端以理學名臣爲海內所宗仰　妣來夫人誥封一品夫人　府君　文端公次子也少曾直至性過人確敬不妄言笑每侍　大父植立

不移咫尺　大父嘗言此子雖木訥然他日忠孝一流人也事　大母來夫人先意承志怡順之色傳於士類南歸中道聞　大母訃痛不及躬養侍疾日食糜粥寢於柩側者三月後每遇忌日輒端坐隱泣若深自懲艾者長游於吳江張先生履之門先生介持君子也於是究心古名臣言行書及宋明儒治心之言毅然身事之於外物無所動道光十九年己亥舉順天鄉試旋官內閣中書慨然以中外宿習小民積瘼爲已任時林文忠收繳英夷躉船鴉片朝野額

手稱慶皆謂醜夷不日可平　府君獨深憂文
忠事近急功恐爲忌者齮齕事終不濟反貽賢
者口實後果如　府君言咸豐元年辛亥遷典
籍轉侍讀時大學士祁公以耆臣碩望參贊機
務　府君時斷斷於廣坐諍之文端言
國家當以寬大爲政　府君言承平日久朝野習
爲寬大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
名宜大伸賞罰以肅綱紀嘗以議軍儲上書文
端文端歎爲國士以觝觸時忌未果行　府君
喟然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

己時廣東南海馮某有叛奴被酒倡言於市言其主不軌與道員某通逆狀爲番役所詗察文致成獄逮馮某下刑部大學士委　府君往鞫實卒無左驗　主是獄者堅欲置之死地　府君爭之力雖觸所忌不顧然終以是得直後馮某遣其子來謁謝　府君謝之出曰公事公行但期天下事是非明耳何謝爲三年記名以御史用四年授福建道監察御史轉掌雲南道幫辦東城風概懍懍不可干以私感時事至涕泣飲食爲之不怡每有陳奏必自責者始劾安徽

撫臣福濟以效力革員蒙混奏請署缺得
旨切責尋遷順天府府丞轉通政司使副使丁　大
父憂服闋授大理寺少卿擢太常寺卿奉
詔疏陳各直省團練利弊又疏請軍務省分開科以
厲士心而靜民氣均格議未行　府君深念承
世訓荷
國恩不十年由中書歷臺垣洊卿貳慨念時艱居常
累噓思得一當以報
國咸豐九年夏六月夷船以求款約爲辭駛至津沽
有所求請廷議紛紜張皇無措　府君疏陳戰

守之策以時方議撫不報至十年秋七月夷復內犯畿輔告警都人惶惶廷臣不知所措而左右遂有以巡幸之說進者　府君夜扃室禁家人窺牖戶竟夜聞筆硯聲手疏力爭言辭激烈

疏入

上不以爲忤而與當軸意旨不合於是

聖駕北巡和議成而　府君亦自是陳乞退矣先是

尙書肅順方貴盛用事　府君以議事與之忤肅順反屈意致殷勤意欲羅致　府君　府君嶽嶽不稍阿由是肅順益嗛　府君至是先後

建言卒賴
天子仁明與以優容　府君每感
文宗皇帝深知歎盛世易爲直臣未嘗不嗚咽流涕
也　府君陳乞後驅車走宛洛達荊襄時以東
南羣寇未平沿江壁壘相望瞻眺家園欲歸不
得羇迹長沙者六載凡遇國家施一政用一人
喜戚時形於色當
文宗皇帝升遐　府君大哭及見
新天子御極朝政一新又大喜曰
今上聖明若此天下不日太平矣或有以彈冠之說

請者　府君慨然曰小臣受
兩朝厚恩若奉
明詔雖裨以艱鉅赴湯蹈火亦當奮身圖報不則鼓
腹以歌詠昇平而已蓋府君惓惓愛國之忱雖
陳乞後未嘗一日少懟而卒不復出者則古大
臣難進易退之本懷所以自信特立者也晚居
吳下猶日讀古名臣奏議閭四方利弊輒色動
若身當者當道以治理諮詢言必盡其短長不
妄交際與陽湖惲次山撫部稱石交暇則課不
孝等以讀書制行之大營訓不孝紀侑曰轄苦

危難時立得定始見眞實學力要在靜得浮氣住耳急人難如已在水火丁卯冬扶疾爲人竟一事家人憂致劇以節勞請　府君曰代人作事分際在一代字代之而心與力有未盡直自負耳人無論出處專事務求自盡天下事烏有代人作者耶然以積勞時有小疾至辛未春正月感冬溫呻吟不可支有間疾者必令扶掖起言論溫溫謹畏如常時延至四月十八日暴下利不止二十二日晨疾革　府君以遺疏授不孝紀尙捫心以未報

國爲憾不孝以遺命請　府君大聲曰孝弟忠信做人根本語不及家事時加巳惲撫部來視疾府君與一握手而逝惲撫部哭之慟歎曰朋儕中未見如斯君子人也　府君生於嘉慶十七年辛未五月初十丑時卒年六十有一　元配葉夫人　海州直隸州知州定海葉公機女先府君卒　繼配周夫人　戶部給事中南昌周公春祺女子男子二長紀尙縣學優廪生知府用江蘇同知　周夫人出次學喬　庶母羅氏出後　府君數月卒女子子三長適毓慶宫行

走頭品頂戴戶部右侍郎翁同龢　葉夫人出
次適進士太湖趙曾重幼字同邑陳　皆庶母羅
氏出孫女子二　府君著有奏疏一卷襍文一
卷詩二卷隨筆四卷嗚呼痛哉不孝紀倘生也
晚當　府君服官政不孝穉蒙未有知稍長讀
府君奏議始粗窺　府君立朝本末與進退
大節其一言一行則稔記於過庭者上天降割
羅此閔凶心若有創未遑記述然傳有之有善
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謹質次大畧
要不敢緣飾爲美以誣　先人冀

知言君子亮其志焉不孝孤子紀倚泣述

子壻翁同龢謹填諱
趙曾重

誥授資政大夫太常寺卿蕭山湯公墓志銘

惟蕭山湯氏遠有代序二十餘傳潛德不耀先

師文端公始以理學文章經濟累踐大官洊躋

揆席肇開厥家而祗遹紹衣克繼其美者有若

太常公公諱修字敏齋晚自號泔翁曾祖成德

妣王華戴祖元裕妣來贈封並如文端公官考

文端公金釗歷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誥

授光祿大夫妣來 誥封一品夫人文端公二

子長陝西鳳翔府知府寬公其次也以道光十

九年舉京兆二十有三年例得內閣中書越三

年補闕咸豐二年轉典籍其明年升侍讀記名御史補福建道監察御史轉掌雲南道巡視東城尋遷順天府丞五年升通政司副使六年丁文端公憂變除補大理寺少卿擢太常寺卿無何以疾去職訪醫南行自長沙至蘇州遂僑居焉同治十年四月辛巳卒年六十有一　誥授資政大夫公少端重不輕言笑善事父母侍立逾時不遷跐文端公賢而愛之來夫人之卒也聞訃於南歸道中馳至慟絶寢饋柩側者三月急人之難爲人如爲巳嘗曰旣爲之則善惡皆

在已天下事豈有代人做者耶時以爲名言林文忠收繳躉船雅片一時稱誦謂煙患從此可絕公獨以不先講武備爲憂人服其遠見自政歸軍機內閣之屬涉筆占署而已公獨實事求是多所舉正見賞於祁文端公遂以議軍儲上書祁公不能用顧益重之廣東馮某叛奴過市揚言其主與道員某通賊爲邏卒所詗逮馮某等下獄且置諸死公以大學士檄與鞫無左驗竟白其冤馮某來謝公卻之去曰吾爲公事耳非有私於若奚謝爲在諫垣遇事敢言棘棘不

阿劾皖撫某以失守革員署闕奏
旨切責洎登卿寺疏陳各省團練事宜軍務各省變
通開科津沽戰守之策多格於部議最後庚申
之警有以北巡之說進者公聞之密疏力爭言
詞激烈時尚書某與親王某相比貴盛用事公
嘗忤尚書又屢建言遂積嗛公而
上終不以爲忤公語及
先帝知遇未嘗不歎
盛世易爲直臣嗚咽流涕也公自以大臣子由中
書不數年躋三品世受

國恩奮身圖報以疾不久於位養痾中聞四方安危治忽輒憂喜見辭色中道殂謝不盡其用朝野惜之疾革以遺疏授紀尙詑訓之曰孝弟忠信做人根本語不及他文端公之學訓詁宗漢儒窮理主敬以靜爲本則宗宋儒而歸宿在明體達用公實承之嘗謂惟靜則艱難危苦時脚跟立得定熟於古名臣言行書通知時務胚胎前光擩染典訓一變世俗貴介之習宋史稱司馬康云途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爲司馬相公子也都門之於公亦然此必有睟然根於

心生於色者豈惟是車馬服御之粗迹已哉箸述多散佚存者奏疏一卷古文一卷詩二卷隨筆四卷配定海葉氏　誥封夫人海州直隸州知州機女繼南昌周氏　誥封夫人戶科給事中春祺女遷室羅氏子二紀尙縣學優廩生知府用江蘇同知學喬後公數月卒女三長適頭品頂戴　弘德殿行走內閣學士翁同龢次適舉人趙曾重次未字孫女二一紀尙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以葉夫人祔禮也嘗己未歲余在都公以先師碑銘見屬匆匆南轅諾而未副追

今十餘年而以紀尙請泚筆銘公墓悲夫銘曰
公之系儒門相第一經引無替純仁得忠公其
繼公之學探本閩洛不黜毛伏惟古訓是淑維
庭詁是服公之德靈根茂植玉瑩不飭石堅不
泐不矜於艶不變於寂斯道惟則公之文漢賈
董之倫衡諸宋人匪葉伊陳卓乎經綸吉光彌
珍中年從政外柔內勁溫溫其敬嶽嶽其諍[illegible]
主知以正伎窮儉佞九遷臺省聲方盛待濟民艱圖
報稱長衢蹭蹬十年謝病憂時心獨柄謂公不
遇官六命謂公已遇施未竟幾周甲子歸雲鄉

潔齊萬善公之藏令聞孔臧奕世不忘我銘其

彰之

賜進士及第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銜詹事府

右春坊右中允臨帶加三級吳縣馮桂芬譔文

余以魯質承世訓荷

國恩惴惴以不克盡職爲懼所建言未必可行卽行未必有當獨此心不敢欺耳諸稿已棄失殆盡兒輩搜錄排次二卷姑存以示子孫蕭山湯修自題

愼思居存稾卷一

蕭山湯修

奏疏

特參效力革員遽請署缺請　旨查辦疏 咸豐四年

奏爲效力革員遽請署缺迹涉蒙混請
旨查辦事竊據安徽巡撫福濟片奏請將已革知縣
黃元吉委署定遠縣知縣閏七月初七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臣伏查已革知縣黃元吉前在署
鳳陽縣知縣任內因賊匪竄擾失守城池奉
旨革職責令効力贖罪後復因防堵巢縣與賊接仗

失利奉
旨交部議處各在案查革職人員例應離省況該革
員係因失守罷斥律以城亡與亡之義本非革職所
能蔽辜
皇上特因其與賊相持旬餘尙無退避情事加恩僅
予革職所降
諭旨惟令其留營效力並無留省委用字樣該革員
即能愧奮立功亦僅可以贖罪況派防巢縣又以失
機被議其才具於防堵已可見其無益該撫乃以防
堵吃緊人地相宜違例請將該革員委署定遠縣知

縣並不將從前革職原案詳細聲敘實屬語多蒙混
恭查本年閏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昨據雷以誠奏已革揚州府知府張廷瑞已革
江都縣知縣陸武曾均能勦賊出力請分別免罪減
等並留營效力業經降旨允准惟該革員等失守城
池罪名綦重僅予發遣已屬從寬若皆藉端保舉必
致紛紛瀆請濫開僥倖之門昨閱怡良奏報揚州失
守之時候補微員尚有全家殉難而該革員等責任
守土轉得偷息行間冀邀寬典何以慰死節而勵人
心陸武曾罪名經刑部議准減等改發新疆外張廷

瑞罪名亦著滅等改發軍臺效力贖罪著楊以增郎
行派員將該二員迅速押解起程毋再延玩等因欽
此欽遵在案煌煌
聖訓共仰見我
皇上嚴明法紀董正官方之至意該革員黃元吉其
失守城池之罪與已革江都令陸武曾無殊陸武曾
於勦匪出力之後僅能減等改發新疆而該革員以
未曾立功之人即可委署忝膺司牧賞罰之道似失
其平且恐各省效尤援以為例革員均可委署印務
更屬不成政體臣既有所聞理合參奏相應請

旨將黄元吉委署定遠縣知縣之處卽行撤銷並將
蒙混奏請之巡撫交部議處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軍務省分開科疏咸豐九年正月

旨飭議軍務省分鄉試事宜以期教澤覃敷事本年正月初二日奉

上諭所有大學士彭蘊章奏請察舉孝廉一摺並開列章程十條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再降諭旨欽此當經大學士臣瑞麟等齊集公所議得察舉孝廉易滋流弊既開恩科所請應毋庸議臣意見無異已隨同具奏惟尚有管見欲陳者謹具摺爲我

皇上言之伏思

國家戡亂必先固結民心所以固結民心首在振興
士氣艱虞之際奮武衞以治標尤當揆文教以正本
也查自廣西軍興以來暫停鄉試已閱數科之久延
及八省之多誠能尅期平賊秋間舉行
恩科自可普霑
聖澤而修理貢院尚不能應時集事如蕩平稍緩則
皇上雖格外敷恩而士子仍不能及時蒙澤恐安分
讀書者將心灰於力學而小才思逞者且計出於爲
非鄉試一端似無與於戡亂而維繫士心實所以消
患於無形而不可緩者也臣竊謂軍務省分鄉試與

其拘守常例屢次愆期不若稍事權宜可以勸士益合通省士子試之於省城則人數衆多場屋必須寬廣奸細或虞混雜惟有各府分試而後備辦稽查易臻妥協但辦理章程不能懸揣擬議如號舍可否借用府州縣考棚主考官可否分棚按試中額可否按各府縣學額多少酌量分派場規可否仿照歲科試辦理流寓士人可否隨在寄考府城雖未收復而所屬尚多完善者可否設法考校以及事務何以理弊端何以除之類必由該省督撫各據地方情形酌議方無窒礙誠以今日事勢非常例所能該各處情形

非成法所可概也
皇上嘉惠士林有加無已特開慶榜以廣旁求該督
撫等自當仰承
壽考作人之意悉心籌畫無稍畏難苟安以上副
聖天子恩施罔外之盛舉將士氣奮興而民心益形
固結於戡定亦大有裨益矣所有微臣愚昧之見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飭下該部及各省督撫體察地方情形速
酌議具奏謹
奏

敬陳制夷事宜疏　咸豐九年六月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戰守和三者事若相反而功實相成欲和而必戰乃能約束之維堅旣戰而仍和乃有餘威之可畏　臣聞諸道路知嘆夷來換和約竟欲搶毀海口木筏經僧格林沁督兵拒戰擊壞夷船多隻是夷人犬羊之性愈撫愈驕已可概見後來情形何似　臣未確有所聞若果連勝多陣夷艇遠颺則
皇威震疊足以懾夷情之桀驁而撫馭應稍易矣惟夷人心甚叵測奸細到處皆有當此敗退之餘自必

力圖報復廣行貨賄勾串匪人探聽機謀布置內應
或伺於統兵將帥之左右而乘間行凶或散於天津
府城之內外而設謀惑衆甚至輦轂之下亦難保其
必無且將邀結俄羅斯等夷助其譸張增其聲勢但
使官軍稍挫則其氣燄愈張 臣 所爲聞勝仗而愈切
憂危者也伏乞
皇上飭下該王及直隸督 臣 等益加小心務籌大畧
速須重賞以勵弁兵忠勇之氣選用良吏以結士民
敵愾之心添集糧餉兵勇以行出奇制勝之策一面
出示曉諭各處官紳兵民有能擒殺夷人一名者立

賞銀若干有能奪獲船隻者除礮械船隻交官應用外所有船中珍貨財物一並給與其人尤爲出力者特加奏獎卽盜賊之徒亦准一律辦理一面諭令各省海口暫停夷人貿易俟其兵船徹退和約已定再行照舊通商一面諭令廣東官紳激勸兵民奮勇勦殺收復省城奪回香港所有奪獲貨財卽行充賞擒獲男婦安爲監禁以傾夷人巢穴而使囘兵自救一面諭選辯士有膽畧識夷情者前往與夷人講解曉以利害折以義理令囘上海聽候辦理並令相機設法離間其用事諸漢奸示以

皇上恩信仍可內享其受官職并祈
飭令自津來京水陸各處及盛京沿海地方文武一
律準備以防鼠竄並
申諭在京旗營統領大臣認眞訓練各修武備精選
勁兵熟習抬鎗技藝以備不時調遣兵法云先爲其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誠用兵之要亦今日之急
務也 微臣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敬陳團練事宜疏 咸豐十年四月

奏爲遵

旨敬陳管見事咸豐十年四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軍興以來迭經諭令各直省督撫勸諭紳民舉行團練京外官紳果有諳悉戎機者亦屢經降旨令其在籍辦團藉資表率迄著有勞績經各督撫及各路統兵大臣奏聞亦無不立予恩施以示優異凡以官民聯爲一體卽盜賊無自生心正本清源莫要於是著在京籍隸江蘇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官員將如何團練隨同官兵助剿及防守等一切事宜

務須統籌全局尤不可自顧鄉閭須與官兵聯爲一氣庶於防剿方能得力其如何辦理之處著各據所見各舉所知迅速奏聞毋得虛言唐塞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宵旰憂勤集思廣益之至意竊惟民爲邦本本固邦安

聖諭所云官民聯爲一體盜賊無自而生正本淸源莫要於此者誠得乎千古戡亂之要矣然官兵之能聯爲一體者必非無道以致之也臣再三思繹考古驗今蓋必藉守令之賢有以得人心而後上下能合

亦賴將帥之方畧有以副衆望而後遐近不攜謹據
管見所及爲我
皇上條陳之
一民團不可招募外勇也承平日久營伍廢弛於是
募勇以承兵丁之乏然皆烏合之衆無家室以繫其
情狼子之心好淫掠以逞其欲今各處失事多係募
勇所爲況鄉里之間安可容留此輩故辦團之始必
應由各該地方官令各該處士民公舉才德勝任者
作爲團練董事即令董事各就其本城本鄉選派丁
壯乘便訓練平日各務行業有警其集巡防則人皆

相識無慮藏奸家自爲謀無虞坐視且各事其事各食其食平時不需豢養之資以親及親以友及友臨事自有相維之勢矣

一民團不可令供調遣也鄉曲蚩氓未經戎事勸令團練不過因其身家之念用其心力之齊若將隨兵調遣則技藝本不嫻熟人地又復生疎棄田廬而赴敵必非所甘畏餒糧而從軍更爲所畏非但無補於戎行且將有傷於政體在拘謹者必懼而思散賊來無可恃之防在刁悍者必抗而不遵官令有不行之處示民以弱易啟亂心强人所難更生他變故辦團

之始必剴切曉諭使民知團練之設祇期自保田園永不遠供征討則人有固志寇氛肆擾可堅守以待官軍將士飛追可截擊以襄兵力將見賊無所掠而易衰兵有所助而易勝矣

一民團爲賊所擾宜令官軍迅速救援也團丁未習武備村堡更異堅城賊匪零星尚可擒斬若遇大隊逼攻經旬抵禦則力不能繼勢自易危一處爲賊所殲他處卽爲之奪氣一人爲賊所脅他處必因之貳心甚且以官不策應而生怨望官無恩信而致乖離矣自宜諳諭各鄉團練互相保護以成首尾相應之

勢且懇
特降諭旨嚴飭各該就近官軍盡力救援俾無失陷其有救援不力者定將該將士軍法從事庶民心不懾而民氣益奮矣

一民團殺賊有功毋令官兵攘奪勞績也

國家遣將出師本所以安民衛境編氓既有賦稅殷戶復效捐輸皆所以供軍需也官兵不能刻期滅賊使百姓得享太平尚須勞苦百姓自為守禦已無以仰副
聖天子懷保小民之意乃於團練殺賊之功復攘竊

以私其將弁冀免失事之咎而邀獎賞之恩何怪民團之弱者灰心强者懷忿乎此種情弊各省恐不能免應請

旨嚴行禁止務隨時核實指名請獎官紳晉其品秩庶民免其錢糧則食毛踐土之倫既感生成而圖報更慕

恩寵而爭先矣

一選擇守令以固衆心也草野至賤廟堂至尊所賴以宣上德而達下情者非守令而何今日吏道雜而多端求其聽斷勤慎催科平允稍知留意民事者亦

已罕覯以武健為强能以窺伺為明察以聚斂為忠勤以鑽營為幹濟而昏庸闒冗者流更無論矣官之於民痛癢初不相關民之於官休戚誰能與共乎應

請

旨飭令疆臣嚴行甄別毋稍姑容則吏治清而民心睦矣然非督撫藩臬公正廉明整躬率屬則良吏不獲見知而劣員轉可邀幸此尤仰賴

聖主之慎簡大僚循名責實以端聯合官民之本也

一申明軍律以督成功也自粵西軍興以來迄今十有餘年若言力單則徵調之兵與召募之勇已不止

數十萬矣若言餉絀則部撥之銀與民捐之欵亦不下數千萬矣乃賊之遠者日近賊之少者日繁兵勇本以剿賊而通賊者兵勇居多兵勇本以衞民而擾民者兵勇更甚不知所統兵勇果係何人所費軍餉果作何用各該統兵大臣等如誠能甘苦與同賞罰必當機宜悉中畛域不分何以日久而功不能立弊且最生也豈非以

聖恩寬大故敢於玩愒乎我朝行軍紀律至密且嚴

應請

飭令該部查明雍正乾隆年間所定各條軍令抄錄

進呈頒發各營遵照并乞飭查債事大臣按軍律治
罪以昭炯戒恩先疏賤則人知勸罰先親貴則人知
懼乾綱一振迅奏膚功而民力可不久勞矣否則小
民雖懷忠義何能經年累月而不萌倦意不生異心
乎
以上六條皆統籌全局聯官民爲一體之道也誠以
各省情形地之夷險不一人之强弱不同團練章程
難於概論而非守令得人將帥得人則無以結民心
而副人望必不能强之使聯也欽惟我
皇上位在德元敬以作所獎直遠佞澄敘官方約已

裕民厚培邦本上繼
祖宗創業之心以消中外生民之禍自不難刻期蕩
寇普惠無疆矣 臣 尤伏願
皇上聖不自聖治益求治以光大業而迓
天庥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欽奉

上諭令在京大小官員各舉所知甚盛事也臣見聞

固陋於浙中官紳孰堪保舉無所知悉惟前年丁憂

回籍起服來京經過淸江數次因爲兵阻居住十餘

日聞淮徐士民無不稱頌前任淸河令現任署淮徐

道吳棠之循績而樂爲之用是其人才必有大過人

者現在淸江破殘之地善後非易且賊擾江南淮安

徐州一帶尤須控制得人今當奉

旨議裁河督另設大員若吳棠者臣雖未識其面而

地方士民旣深愛戴似可以備

採擇謹附片奏

聞伏候

聖裁

夷務緊急請阻巡幸木蘭疏 咸豐十年七月

奏為急陳管見仰祈

乾斷事竊臣頃聞人傳說夷務甚為緊急臣下有倡

為巡幸之說者不勝杞憂謹條陳管見為我

皇上直言之

一

聖心益宜鎮定也事之成敗皆由天命[redacted]

[redacted]況夷人深入不過數千京外官兵何止數萬

但能守禦有方京城自可無害若

聖駕偶有移動則城中必亂而道路且有衝突儀仗

之事惟求即日進宮以鎭人心而作士氣此第一要務也

一戰守機宜　查也夷人之必欲進京一則因中國和約屢有變更以爲

欽差大臣全不足憑故欲進京請

旨一則妄自尊大欲藉此以誇耀海外諸邦若必有幷吞之意則數千人深入亦何能爲乎浪戰不可不愼宜先堅守以待援兵諭詢夷人來意若止欲更換和約可令其將人馬兵仗留在通州准其頭目帶領十人進京奏訴一切若必須統帶兵馬進京即令僧

格淋沁瑞麟與城守官兵前後夾攻殺夷人一名賞
實銀五十兩
一請遣近支親郡王馳赴津郡號召士民也夷人深
入不過數千其大隊尚在天津若令士民奮勇剿殺
焚船夷人自必返顧然非有重賞不能激勸親郡王
位尊望重准其便宜行事號令更易得力除夷人所
有貨物即行充賞外准該王酌量賞給官職事平日
再行奏聞另派一王前往山東一王前往山海關一
體辦理
一請頒罪己詔書以固人心也夷人滋擾以來剿撫

或有乖方以及各省病民之事固皆由臣工奉行不善然禹湯罪己其興勃然我
皇上必不斥臣言爲妄也并祈飭令將捐輸抽釐等事即行停止則人心悅而
天心可知矣
以上四條皆今日急務臣於燈下手繕眼花手顫不能工楷謹密封呈進伏乞
皇上聖鑒
乾斷施行謹
奏

急陳時事疏咸豐十年八月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咸豐十年八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途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著名夷首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搶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貨財全行充賞等因欽此臣恭讀之餘不勝踴躍卽道路傳聞亦莫不喜形眉宇以此見

大聖人過化存神之道而
祖宗德澤之浹洽於人心者深也惟思
朝廷詔令非信不行
主上恩施惟速乃勸況久經議撫兵民之氣已頹決欲用兵犒賞之資宜裕倘兵民報驗首級而賞項不能應時發給則人心易生疑阻卽軍務大可憂危未知戶部諸臣已竟爲籌備請
旨施行否伏乞飭下該部迅速由庫儲銀兩內提數十萬兩卽行解交僧格淋沁瑞麟勝保軍營以及各該管衙門收存以備隨時發給務令官弁毋擾兵之

賞兵丁毋奪民之功則人知
朝廷恩信自必同仇敵愾奮勇爭先矣至天津府以
及沿海各省亦請飭下該督撫一面廣貼謄黃一面
設法籌欵立時賞給毋得逾時所有微臣愚昧之見
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行軍之道首在賞罰嚴明現蒙
皇上特頒賞格曉諭軍民自共思立功以邀賞矣惟
紀律不明則官軍或不免仍蹈故習畏死不前應請

飭下各統兵大臣嚴申軍令遇有臨陣退縮棄營逃避者毋論官弁兵丁立斬以徇則營中畏法甚於畏敵人皆有進而無退矣至於各處士民如有私通夷人接濟一切者亦應責成地方官嚴拏究辦以清內奸謹附片請

旨

力疾辭職疏 咸豐十年九月

奏爲病軀難以供職仰祈
天恩開缺調理事竊 臣 賦質庸愚受恩深重涓埃未
報衾影滋慚自咸豐六年 臣 父病故後哀毁餘生日
形憔悴扶柩歸葬途阻且長正當丹陽被兵齊河發
水跋涉艱險迥異恒常旰夕憂勞致成怔忡之症時
發時愈近因外夷屢擾內盜肆行睹時事之艱難更
焦思而莫釋雖間有規畫初無當於宸謨而時切圖
維轉足增於病勢復值逆夷內犯瀛恨方深忽傳
聖駕北巡驚憂益甚遂致舊症加劇食不甘味寢不

成眠肢體酸疲精神恍惚心跳欲出頭暈難支遇事驚疑聞聲震恐延醫調治服藥鮮功據醫者云病由思慮過度所致非靜養一半年不能全愈早思乞假以便醫調祇以軍務緊急正臣子所當效命之時是以不敢冒昧
奏請而日復一日實有不能支持之勢現在仰賴
皇上鴻福夷人悔悟撫議可成若徒株守京中委頓待斃何若訪醫境外而補救是圖惟有據實上陳仰
懇
天恩准臣開缺俾得出外就醫安心調理一俟病痊

即當馳赴行在泥首
宮門求賞差使兩世承
恩於
帝闕正愧疎庸一朝被挫於夷人不勝悲憤所有微
臣患病不能供職下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泣陳哀悃疏咸豐十一年八月

奏爲泣陳哀悃仰慰

聖懷事竊臣於去年因病

奏請開缺行至湖南就醫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湖南撫臣傳知欽奉

上諭一道臣伏讀之下驚悉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伏地哀號五中迸裂欽惟

大行皇帝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

勤政

愛民

道叶乾行

澤符坤厚

聖德昭垂於萬世深仁浹洽於兆民忽聞舜狩陟方

莫不創深痛鉅伏思

皇上大孝性成遠超千古亮陰恭默哀慟更深惟念

皇上寅承大統撫馭寰區所關於

宗

社蒼生者至重且鉅伏祈

聖躬善加保衛勉節哀思溯
世祖沖齡創造之宏謨繼
聖祖久道治平之大業上以慰
大行皇帝在天之靈而下以遂中外臣民之望臣父
湯金釗仰荷四朝知遇既備寵榮臣以菲材復蒙
大行皇帝恩施優渥於十年中由中書擢用至三品
卿受
恩至重圖報末由哀戀何窮追攀無自祇以病未痊
愈不克進京隨班哭臨并泥首宮門恭請
聖安以稍伸犬馬之忱悚惶何極理合恭摺泣陳哀

悃仰慰
聖懷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蕭山湯修

雜文

上祁相國論軍儲事書 時官內閣中書

修材畧鄙戇豈有尺寸足資帷幄然芻蕘之愚懷蓄已久今承令參議雖知無當於事情不可不爲
中堂畧陳之惟
中堂採擇焉竊惟聚人之道本於理財經國之猷先宜制用況當欃槍未掃帑藏先空可不未雨綢繆多方籌備乎然生財祇有此數取用每無窮期非必淫侈無度始足傷財但不豐儉因時已非節用其弊必

至損下而益上其害必至聚財而散民始以除盜賊
而籌餽饟之方終以籌餽餉而增盜賊之勢掌國計
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聖賢論政足食足兵民信三者
至必不得已時止有去法別無加法豈其智不若後
人哉良以非義取利勢必至失民心也易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古訓昭垂良可察也我

朝

聖

聖相承痌瘝在抱

皇上寬仁恭儉宮中府中服用俱有定式一游一豫
制度皆由舊章從無汰侈驕奢之事顧當經費支絀
而猶襲豐亨豫大之規則時絀舉贏必苦於不繼當
饋餉紛繁而不省泛常浮雜之費則出多入少必至
於不支蓋因循之久期於振興而振興之難同於創
造非法創造之顯謨無以建振興之大業苟以爲所
圖迂緩則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猶勝於不蓄也苟
以爲所得纖微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猶勝於不爲
也與其爲苟且一時之計以傷
國家元氣何如法

神聖萬年之道不失治世常經平條欵之詳未敢妄擬綱領之大畧可指陳一軍國之要需不可嗇宜核虛冒而動項必期於有功一中外之冗費不可留宜裁緣飾而用財惟主於所急一徵解宜年清年欵勿致影射舊虧轉增新欠一蠹弊宜漸消漸革勿任因循中飽暗損正供此則清理財用之出入而收效於數年之後者也至於目前應急之方則亦有說或責成糧臺核軍營浮消浪費或飭令將帥汰軍營疲卒冗員或轉運隨地制宜米麥布帛皆可利用不必拘泥用銀以免輾轉兌折之數至若發

內庫之積儲出
宮庭之金幣減
內廷之費用停
禁籞之工修則又
聖主憂勤天下克巳宏物之
盛德足以動臣民愧奮之心消盜賊怨憤之氣者也
若夫生財之大原在小民之樂業非察吏明則貪庸
得以便其私非恤吏周則循良無以展其用故令長
之賢視乎郡守郡守之賢視乎督撫督撫施措視乎
朝廷大臣而必本於主德之清心寡欲苟吏非其人

則章程雖密第以文具相欺法令稍乖必至侵漁無藝而又何財之可得至於選將才嚴軍令懲退怯恤饑勞寬結會之徒鋤爲逆之首守土者保完善之區使賊無所掠則自散統師者勉襲擊之策使賊無所據則自衰此其事若無與於籌餉而轉輸不至坐耗實爲籌餉之先務也自來論治者必責難於君而委重於大臣故宰治者苟懷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心而震動恪恭以迓天眷輔治者苟切飢由已飢溺由已溺之意而循名責實以勵羣才則庥祥自集功業自成此固振弊起衰之大本而理財亦不能外焉者

豈當此
明良喜起之時不還至而立有效也哉不此之務而
多爲名目別啟徑途巧言以動聖聽託說以剝民財
竊恐其患有不至於財匱者
祖宗謨訓具在
靈爽式憑自宜無有忍出於此者也忘分僭越謹陳
管見伏冀
鈞裁無任感激惶恐之至

致曾滌生制軍書 前啟佚

一皖省宜先肅清以固根本也江浙爲財賦之區賊蹤不淨則民生不安而漕米無從取給固宜汲汲從事也然從前金陵可克而不克蘇常可保而不保甯徽金衢可扼而不扼以致東南半壁盡付淪胥今惟恃

麾下渡江轉戰千里奔命無論勝負爲兵家之常未可豫必即令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賊以走而不守之勢與官軍迭爲出入互相後先刻期掃蕩果可決諸期月間乎

安慶爲駐節之地齊豫當
圻輔之衝而四境以內髮逆散據捻匪縱橫苗李心
事可見倘或變生不測則大帥無金湯可恃而烽烟
且直達甘泉矣兵無常形相時而動昔日之所急者
在南服今日之所急者在中原似宜厚集兵力密運
機緘將在北之髮逆捻匪及苗李等各營寨先行戡
定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受撫者必責令滅賊自效被
剿者必豫防散匪北投則
麾下尉腋既清得以專力東下且皖地荒蕪可屯田
以足軍食皖民强悍可選良以壯戎行而復令齊豫

夾攻以除多壘秦晉靜鎮以消伏戎
輦轂之下自益清平矣
聖天子一旦眷懷民瘼順時西巡講武敷文固足以
振軍威而定民志而且殽函之險旣遠海氛水陸之
饒足供
上用扈從簡而允食裁儀文省而浮費節肅清齊豫
控制襄樊撫綏秦隴本根旣固而後秉百勝之兵威
數道並進以削平東南寇盜此誠今日撥亂之大畧
也否則譬諸醫者治瘍瘍在頭治頭在足治足輾轉
日久瘍毒將入臟而攻心手足雖愈庸有益乎而况

其未必愈也

一江浙宜嚴防扼以杜回竄也修浙人也墳墓在蕭宗族在蕭詎不願指日掃除可以早圖歸計而為大局計實有不可不慎者今日髮逆已成流賊擇肥而噬食盡而遷現在甯紹淪亡富室厚貲俱為所掠鄉閭惡少並為其徒恐已有回竄豫章之意若遽令偏師直擣賊未必不望風而逃而竄入安徽則大營勢分竄入江右則糧臺被擾甚或流至淮揚武漢等處則震驚更遠是不可不豫慮者也竊謂

麾下宜部署各文武將賊竄他省之途嚴加控扼使

賊盜旋轉於巳經失陷之地而不得出賊如留戀江
浙[illegible][illegible]半年之久俟皖省一律肅清而後以全力搏
之竊意賊之幸者亦惟入海為盜耳浙中米糧不敷
民食向藉川湖臺灣等處商販接濟今川湖路阻米
不到浙若將臺運禁絕賊食無資久必自亂惟恐甯
郡夷人接濟若能設法斷之賊在浙中必難久據所
慮者肆竄之途控扼不易耳詎可進攻以速其出哉
一吏治急宜講求以清亂源也各省叛夫紛紛四起
其果有豪傑之才圖謀非分者乎抑惟獷悍者疾貧
困窮者走險皆由官吏之不善撫馭乎何民之化為

賊者日出不窮而賊之散爲民者移時復變也方今吏治益難言矣即所稱明幹者亦惟强禦搪克之才所號循良者大抵小廉曲謹之守間有徇國忘身愛民如子者否乎似宜精選守令重其事權文武統歸調度生殺悉准便宜久任以責其成嚴法以懲其玩使完固之區可以保守破殘之地可以輯綏良善之民可以安撫凶頑之類可以翦除解散之徒可以安插流離之子可以勞來則小民亦何樂乎爲賊哉若粤[illegible]梧山東沂兗及皖之潁鳳等處皆賊所自出之地文武畏難苟安會無莅任視事者則亂源何以

得清開國伊始草萊徧地虎兕入城數年而復成市井　無賢吏焦心勞力於其閒而自致豐綏也不是之務而惟恃師武臣力以俘馘爲功則良民無以安其生業莠民得以逞其奸謀無論誅之不可勝誅而兵日疲餉日絀且有不戢自焚之患卽今殄戮無遺而已傷天地之和而失司牧之職矣嗚呼弄兵赤子孰非

祖宗二百年來所休養生息而成者乃不思杜其惡機而開其生路乎

一軍律必宜明信以昭功罪也

國家惇大成裕自不屑以綜覈爲先然師出以律否臧則凶賞不當功非獨無以示勸且曠人立功之心罪有遺罰非獨無以明恩且啟人玩法之意近來守土者棄城率師者避寇往往得邀寬典甚至以受恩至重之大臣遠赴詔獄尚可藉故遷延設端解脫其將何以服人心而作士氣似宜申明軍律執法從事有功必賞微賤不遺而不可以假借也有罪必誅親貴不貸而不可以幸逃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古人豈好爲刻核哉誠以兵凶戰危非使人畏法甚於畏敵無以制勝也

石聽圖記

叔之客於長沙課子自適倦隱几而臥見老比邱披帷入叱曰何睡之濃迄今猶不覺耶予瞿然醒拍案曰子何人子何人乃入吾室攪我夢耶老比邱曰噫汝果不識老僧耶何一入塵寰性靈遂汨沒至斯耶以夢爲不夢而以不夢爲夢耶余熟視之跪以請曰上人豈即文殊師耶老比邱曰然子欲識子因緣乎我明告子子 自入夢以來幾何年矣生明族登賢書儤直薇垣揚華柏府出入禁闥驂騎容台朝必偕宴必與非所謂大丈夫得意時乎而聞子之志所償

者安在哉世人吾知之矣衣服之麗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便僻側媚之逢迎於前得一於此欣然忘死子之所志果若是耶果若是今亦足矣尚何仰而歎俯而噓昏然而寐耶余拂然曰汝速去汝非知我者毋溷我老比邱笑曰子無怒子能從我遊乎授以錫杖共騎上騰亂青雲跨大海飄然陡落四顧崇山幽谷間以琳宮琅宇鸞吟鳳舞龍擾虎馴突見頑石屹立當前老比邱趺坐作講經狀示予曰汝識此五台石兒乎 恍然悟泫然泣長跪捧老比邱足而言曰弟子冥頑更生五濁實昧前因惟我師明教我授我於

末路老此邱喟然曰世之成敗運實爲之人之顯晦
時[illegible][illegible]之惟聖知時惟聖承運或躍或潛豈有容心
汝在山中沐日月華餐霜露潤頑然蠢質妙契法華
氣積神生遽懷世業若臯若契若呂若周蕭曹扶輿
管樂救敗謂惟有志何憚無功心動神隨五旬墮落
今玆拂逆正汝津梁速返爾觀淨祛爾障黃花翠竹
所在如如毋昧前根承乘真諦語未畢醒起視晷影
纔過八磚靜坐思之若深有[illegible]倩畫者繪小影題曰
石聽圖并記之如此

朱石樵都轉團練事宜序

庚申修承乏奉常

詔廷臣各以團練利弊奏謹就管闚列六月上之其大指在選守令以結民心督將帥以副民望而已迂憨之論每自愧書生竊祿於

朝狹聞見淺閱歷言之無當於事情也其秋引疾去

京師來長沙晤先生於黃南坡先生所閱數日承枉顧不棄愚陋以所著團練事宜見示自是晨夕過從余每出酒餚與之共飲一日先生被酒大醉意氣勃然因偏刺當世事無所避忌究切利病指刺賢能得

失判決于前高下臚列於卮瀾而有本覈而不誣余益信先生爲天下才也先是粵寇未及楚先生先幾炳燭創爲團練後人踵而行之湘楚之夫遂雄視乎天下江羅諸偉人皆其所識拔而成就者先生所謂加人一等者耶退而細繹其所著始審當日修所奏雖未能曲暢事情要未甚悖乎理豈非修之大幸而稍足自信者歟

歐陽氏家廟碑跋

修歲昔趨庭聞　先君子稱坦齋年丈品詣心術往之庚申引疾出京擬歸里守墓抵鄂坦道阻勿獲辛酉漂泊長沙四易歲矣欣晤喆孫信甫於年丈硯學勵行承前啟後諸大端益詳悉今年春喆孫出其家廟記囑題盥誦數四其大義炳然足以型家範俗者已詳　先君子及諸名公題跋無可復贅而修竊於是有感焉

國家令典品官得立家廟　先君子嘗日考古今酌規制欲創建爲妥侑所以遊宦無定因循中止今修

勾留湘衡聞各路持節剿寇者尚未籌全局以殄滅爲志則浙水澄清正未可恃一溉松楸猶難卜日而況欲建祠以繼先志哉年丈際承平之世得從容以快所欲爲是固年丈之篤於孝敬而亦遭遇之盛使然耳景仰無已益深愴然矣

中議大夫候選道怡堂孫君墓志銘

君諱坦原名傑壎字睦庭別字怡堂姓孫氏浙江山陰人曾祖俊源例授登仕郎妣韓氏祖賢梓國學生妣沈氏父艮燧妣沈氏本生父艮烱妣李氏　封贈如君官　君生而穎異少孤家貧不獲卒舉子業依其戚來楚習申韓遨遊所至無不相知恨晚然公素負大志居幕中鬱鬱非所樂道光二十三年由國學生以貲授府經歷分發湖南二十九年署瀏陽縣丞甫下車新甯賊起隨楊觀察往剿有功咸豐二年擢知縣三年粵逆犯長沙省垣戒嚴邏者獲奸諜日不

絶委公鞫實屢出其疑似者雖觸上官怒不顧然亦以是見知次年權知辰谿事淸留獄建義倉軍需旁午民不爲困雲南叅將某統悍卒道出辰谿恣甚公劾之督趣逐捕不少慴自是兵行咸屏息黎庶乂安如堵題補保靖旋移署善化並辦鈔錢事解紛疏滯大府器之擢同知委司湘潭減漕事官民並利遂昇公以篆務當是時賊擾寶慶相距僅二百里吏民震動咸謂不可守公屹如山立銳意籌防董率團練修浚城隍儲偫什器募闞虓之士廣偵探之途賊聞遂無敢窺伺上官以課績稱最擢知府旋輸貲以道員

歸部銓注卸縣事復以歷辦捐輸濟鄰省兵食敘功
賜花翎加鹽運使司銜二年春今浙閩總督前撫
浙左公督師下浙江苦饟餫不繼思整浙西鹺政以
濟師屈指善理財者無出公右因檄調公典厥事公
當桑梓兵燹初復尋墜興廢芟蕪剔蠹不撓於親故
不倚於威劫月獲課金數萬軍以不饑民用不擾甫
五閱月遽攖時疾未觀厥成惜哉公篤於內行後大
宗歲時祭享必誠於父母生養死葬家之擔石儲積
館穀寄奉無或後時撫降服弟教以學業授以家室
爲弟之子輸貲得官昆仲志趣不同終曲衷盡其友

愛交友不分畦畛爲人謀必以實遇故舊之有惠者報之久彌篤儉於自奉其平生行誼類如此鄉人士共稱之辛酉余羈滯長沙始見君喜其肝膽有識畧晨夕過從客歲祖餞公余微尼之公慨然曰宦游湘中四十年先塋猶未葺祀田猶未置季弟恆產猶未立今幸浙水復清不及時歸里此願將終虛矣豈欲藉制軍一紙書以博進取耶歸里未幾所事俱無條緒竟於同治二年九月十有五日戌時卒於鹽茶公廨是公之所爲遺恨無窮者固不在功未立名未顯妻孥未在側也公天性明達果敢雖未致力於文學

而行誼實有隱合於道者宜其宣爲政蹟寬而有制
猛而不殘奸黠憚其威良善感其德也使天假之年
其所樹立豈止是哉公生於嘉慶十有二年十月二
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原配李淑人繼章淑人俱先
公卒無出繼馬淑人子二循丙循澧女三側室某氏
先是公孤以故鄉兵火初息營葬維艱權奉櫬來長
沙將卜吉於善化縣燕子嶺之晏家坡奉行狀乞納
壙之文於余余與君生同郡雖不文曷敢辭銘曰
家道之隆曰自君始惟其厚德施及孫子生返鏡湖
歿瘞湘水時實爲之夫豈公旨閟閟幽宮旣安且歸

肇遷發祥於千萬禩

王安生君配陳孺人析田碑記

湘洲王先生　先大父之姪而學子敘元公之女兄歸先伯考藜青公為元配則修於湘洲先生又外孫行也今敘元舅氏長子安正君之配陳孺人以其析田節畧涗夫從弟修翎笛人寓書於修請為之記其言曰余不天夫子早世學子不祿未亡人與妾哭煢煢霜雪中者有年今年已衰老繼學未立恐一旦溘逝因啟事端以違先世肅雍之教爰集房族公議將安生君所受分產內辰餘等字號田拾肆畝叁分壹釐貳毫作為安生君祭產入安公祭戶輸糧將未亡

人自買成列等字號田貳拾玖畝肆釐貳毫盡數捐入王氏宗祠作爲合族公產以供祀事入義祠戶輸糧將所餘分產內張往秋餘等字號田貳拾捌畝零陸釐叁毫留作膳田俟繼嗣存人即與繼子守業以供生養死葬之需嗚呼孺人青年矢志白首完貞天不憖遺螟蛉早隕曾是數區田壤尙不欲坐擁自娛必及早爲之區處蓋立祭田懼夫子血食之中缺也助祠產欲同宗孝享之益豐也以所餘作膳田慮暮年養贍之累人而嗣子之無依賴也其宅心也厚其處事也周其弭釁也豫孺人之用心不良苦歟昔先

君子掇王氏義田碑記豔稱其敦本收族之孅孺人一嫠婦耳今觀所爲乃淵達精詳若此此豈得以巾幗而少之於以歎王氏世澤之長而安生君爲不死矣修誼託葭莩丘亟修綸笛人之請故直書其事